



第十四卷　第十八期

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十日出版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劵之新聞紙)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二十六年二月一日重訂

1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41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71次 平津客車 三等慢車	305次 平浦特快 膳臥各等	21次 快車 膳車各等	23次 平唐特快 膳車各等	4次 平津特快 膳車各等	301次 平滬特快 膳臥各等	401次 平津客貨 平滬通貨	3次 平瀋特快 膳臥各等	73次 津唐客貨 三等慢車	75次 唐榆客貨 三等慢車	43次 唐榆慢車 各等	下行車	站名
6.00	6.30	6.45	8.00	10.00	13.00	16.00	18.00	20.15	21.00				開	北平前門
	6.48	7.27			13.16			21.28					開	永定門
6.23	7.03	8.40	8.26	10.26	13.32		18.25	23.00	21.26				開	豐台
	7.26	9.46			13.50			24.00	21.45				開	黃村
	8.16	12.40	9.20	11.25	14.39			1.35	22.33				開	郎房
	8.35	13.34			14.55			2.28	22.50				開	落垡
	9.03	14.58	9.59	12.05	15.23			3.37	23.12				開	楊村
8.02	9.39	16.46	10.24	12.32	15.57	17.53	20.16	4.53	23.38				開	天津總站
8.10	9.48	17.03	10.32	12.40	16.05	18.00	20.25	5.10	23.47				到	天津東站
8.20	10.00	停	11.05	12.55	16.20	停	20.50		24.00	7.10			開	天津東站
9.14	11.03		開	13.58	17.28		開		1.04	10.00			開	塘沽
10.07	12.29		往	15.06	18.33		往		2.09	12.52			開	蘆台
	12.59		浦	15.50	19.26		上		2.57	15.17			開	胥各莊
10.59	13.12		口	16.03	19.40		海		3.10	15.40			到	唐山
11.02	13.17			16.08	停				3.15	停	5.30	7.30	開	唐山
11.13	13.31			16.19							6.10	7.45	開	開平
11.37	14.04			16.44					4.02		7.20	8.14	開	古冶
12.09	14.56			17.18					4.53		9.45	9.07	開	灤縣
12.50	15.58			18.07					5.58		12.58	10.10	開	昌黎
	16.21			18.26					6.23		13.51	10.34	開	留守營
13.23	16.41			18.44					6.46		14.38	10.54	開	北戴河
13.42	17.08			19.07					7.16		15.46	11.23	開	秦皇島
14.00	17.30			19.25					7.40		16.25	11.45	到	山海關
14.35									8.20				開	山海關
21.40									15.35				到	瀋陽(南滿站)

站名	上行車	22次 快車 膳車各等	6次 津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2次 滬平快車 膳臥各等	72次 津平客車 三等慢車	42次 普通客車 中膳各等	4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24次 唐平特快 膳車各等	306次 浦平特快 膳臥各等	2次 瀋平特快 膳臥各等	402次 津平客貨 滬平通貨	74次 唐津客車 三等慢車	76次 榆唐客貨 三等慢車	44次 榆唐慢車 各等
北平前門	到	9.50	11.30	13.55	16.46	17.30	18.30	21.12	23.00	23.20	2.40			
永定門	開	9.35			16.13	17.13	18.15				2.13			
豐台	開	9.22		13.31	15.35	17.00	18.00	20.44	22.35	22.58	1.35			
黃村	開	9.03			13.51	16.33	17.41				0.08			
郎房	開	8.16			10.40	15.41	17.06	19.42	21.36		22.28			
落垡	開	8.01			9.36	15.21	16.43	19.32			20.48			
楊村	開	7.39			8.10	14.53	16.21	19.07			19.53			
天津總站	開	7.12	9.38	11.40	6.15	14.20	15.56	18.41	20.39	21.15	18.10			
天津東站	開	7.00	9.30	11.30	5.40	14.05	15.45	18.30	20.30	21.05	17.10	停		
天津東站	到	6.45		11.00		13.55	15.30	18.18	20.00	20.53		12.12		
塘沽	開	5.44		自		12.52	14.36	17.20	自	20.04		10.35		
蘆台	開	4.41		上		11.42	13.41	16.12	浦	19.09		7.55		
胥各莊	開	3.45		海		10.48	12.57	15.15	口			6.05		
唐山	開	3.30		開		10.30	12.43	15.00	開	18.15		5.00	停	停
唐山	到	3.25		來		10.25	12.38		來	18.1			22.35	17.15
開平	開					10.12	12.27			18.02			22.13	17.02
古冶	開	2.49				9.45	12.07			17.45			21.18	16.36
灤縣	開	1.52				8.45	11.20			17.04			18.22	15.43
昌黎	開	0.51				7.40	10.30			16.23			14.54	14.41
留守營	開	0.21				7.12	10.05						13.39	14.13
北戴河	開	0.02				6.54	9.50			15.53			12.57	13.56
秦皇島	開	23.29				6.25	9.23			15.30			11.30	13.27
山海關	開	23.00				6.00	9.00			15.10			10.25	13.00
山海關	到						8.15			14.30				
瀋陽(南滿站)	開						23.10			7.20				

北戴河海濱支綫

85次	87次	91次	93次	95次	97次	下行	站名	上行	86次	88次	92次	94次	96次	98次
7.00	9.50	13.30	16.00	18.50	0.05	開	北戴河	到	6.35	9.30	13.10	15.35	18.35	23.40
7.20	10.10	13.50	16.20	19.10	0.25	到	北戴河海濱	開	6.15	9.10	12.50	15.15	18.15	23.20

通縣支綫

501次 輕油車	503次 輕油車	81次 客貨車	505次 輕油車	507次 輕油車	53次 客車	509次 輕油車	55次 客車	511次 輕油車	513次 輕油車	83次 客貨車	下行	站名	上行	502次 輕油車	504次 輕油車	82次 客貨車	506次 輕油車	508次 輕油車	54次 客車	510次 輕油車	56次 客車	512次 輕油車	514次 輕油車	84次 客貨車
7.30	8.30	9.30	10.45	11.15	12.50	14.00	15.30	16.30	7.50	18.40	開	北平前門	到	9.15	10.25	12.10	12.40	13.40	14.48	15.29	17.20	18.37	20.05	21.25
7.35	8.35	9.38	10.50	11.20	12.56	14.05	15.36	16.35	17.55	18.48	到	東便門	開	9.10	10.20	12.02	12.35	13.35	14.40	15.24	17.14	18.32	20.00	21.17
7.36	8.36	9.40	19.51	11.21	12.57	14.06	15.39	16.36	17.56	18.50	開	東便門	到	9.09	10.18	12.00	12.34	13.33	14.40	15.23	17.1	18.30	19.58	21.15
7.52	8.52	9.59	11.07	11.37	13.14	14.22	15.56	16.53	18.12	19.09	到	雙橋	開	8.53	10.02	11.41	12.18	13.17	14.23	15.07	16.55	18.13	19.42	20.56
7.53	8.53	10.02	11.08	11.40	13.17	14.23	15.57	16.55	18.3	19.11	開	雙橋	到	8.51	10.01	11.39	12.6	13.16	14.20	15.06	16.54	18.11	19.41	20.54
8.03	9.03	10.16	11.18	11.50	13.30	14.33	16.09	17.05	18.23	19.25	到	通縣南	開	8.41	9.51	11.25	12.06	13.06	14.07	14.56	16.42	18.01	19.31	20.40
8.05	9.05	10.23	11.20	11.52	13.32	14.35	16.10	17.07	18.25	19.33	開	通縣南	到	8.40	9.50	11.17	12.05	13.05	14.06	14.55	16.41	18.00	19.30	20.32
8.10	9.10	10.30	11.25	11.57	13.38	14.40	16.16	17.12	18.30	19.40	到	通縣東	開	8.35	9.45	11.10	12.00	13.00	14.00	14.50	16.35	17.55	19.25	20.25



美麗牌
華成煙公司出品
鳥語煙香
一般
有美皆備
無麗不臻
My Dear
CIGARETTES
HWACHING TOBACCO CO LTD
SHANGHAI
My Dear
CIGARETTES
HWACHING TOBACCO Co LTD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十八期目錄
民國廿六年五月十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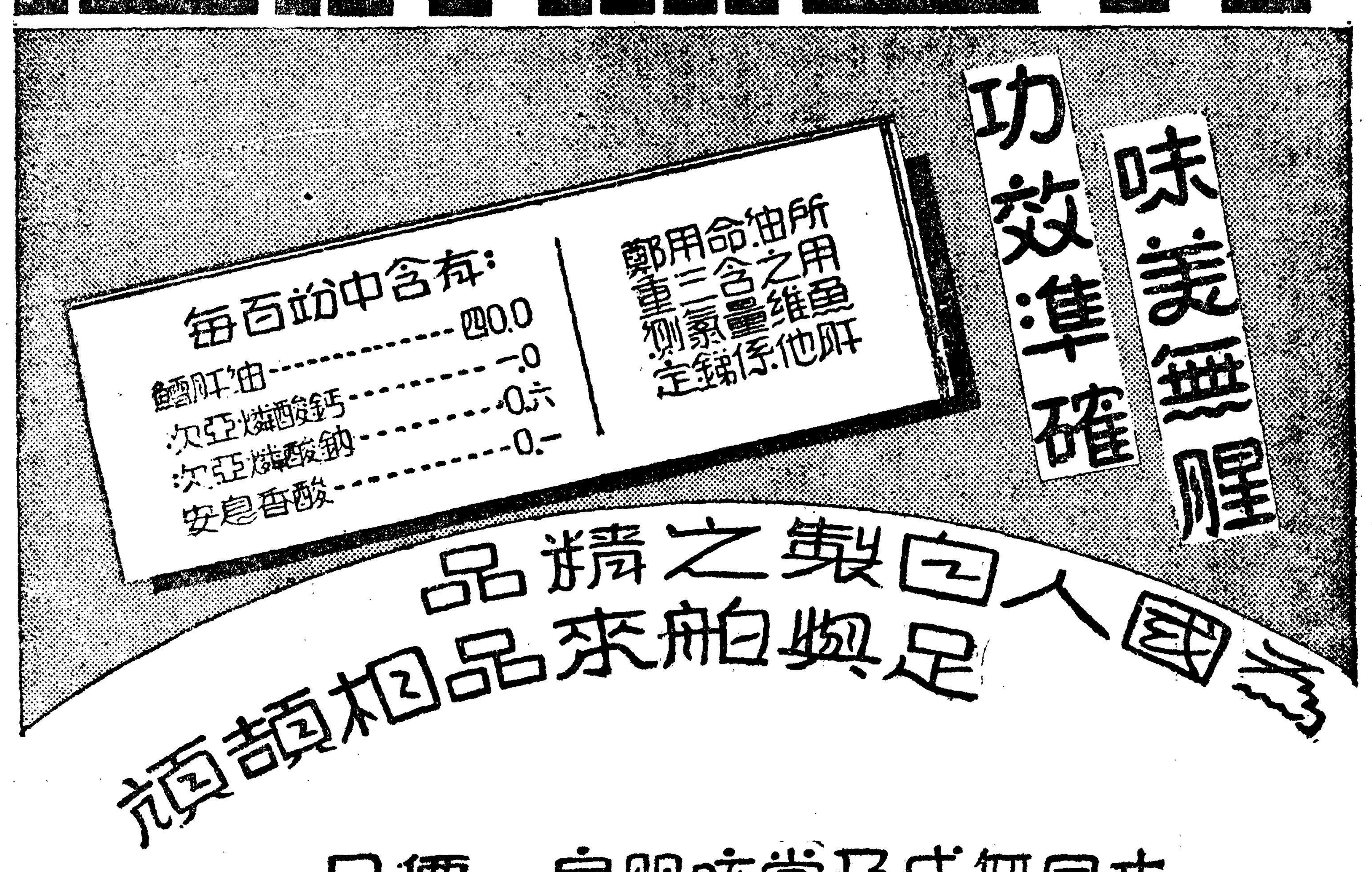
插圖

一週簡評

書評

五洲

乳白魚肝油



本品之滋養價值夙為醫師所推崇無論孕婦乳母長成兒童發育男女及年高之人均宜常服並治虛癆久咳自虧療癒乾燥眼軟骨病發育不良神經衰弱諸症

價目

每瓶壹元柒角半

每打拾柒元五角

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售

上海五洲大藥房總發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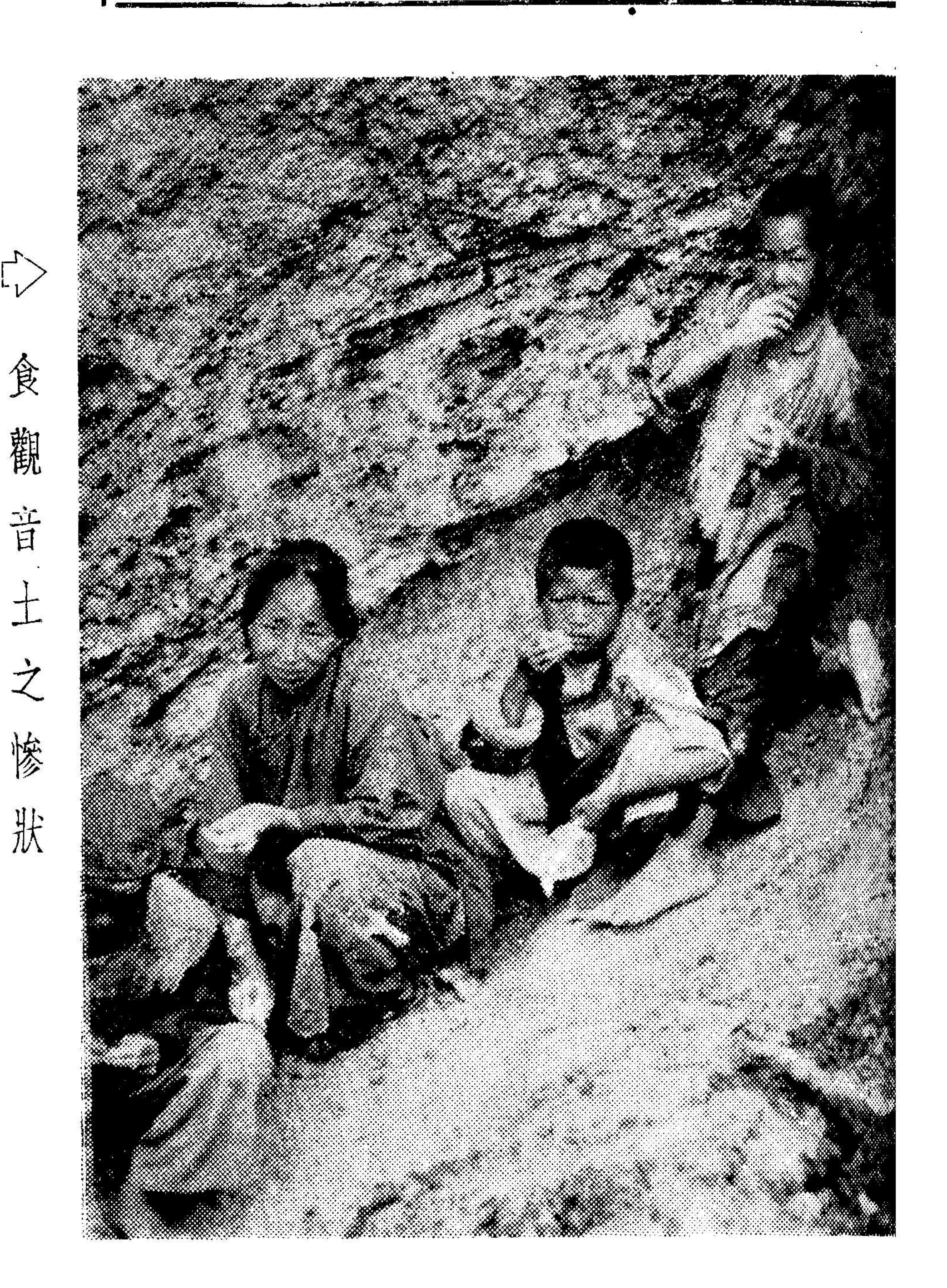
四川旱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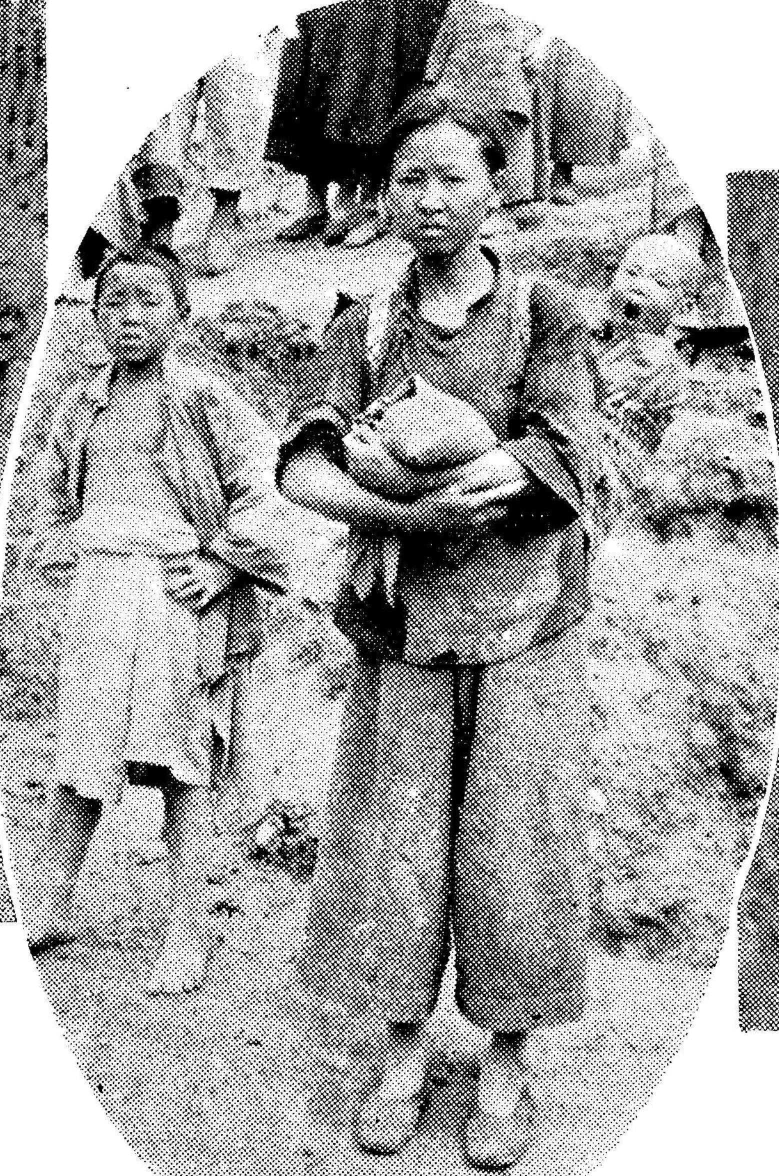
重慶災民羣集郊外掘觀音土以充飢



食觀音土之慘狀



婦人負嬰兒囊土而歸



坐以待斃的老媼



南部縣一帶路斃之饑民

攜子覓食

嗷嗷待哺的鄉童



饑餓難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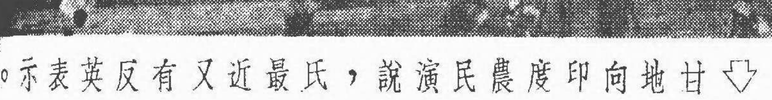
英王喬治六世十二日行加冕大典，圖爲英王最近攝影。⇦



⇧在奧國旅居之英前王溫索公爵（中）近遊梅克大寺時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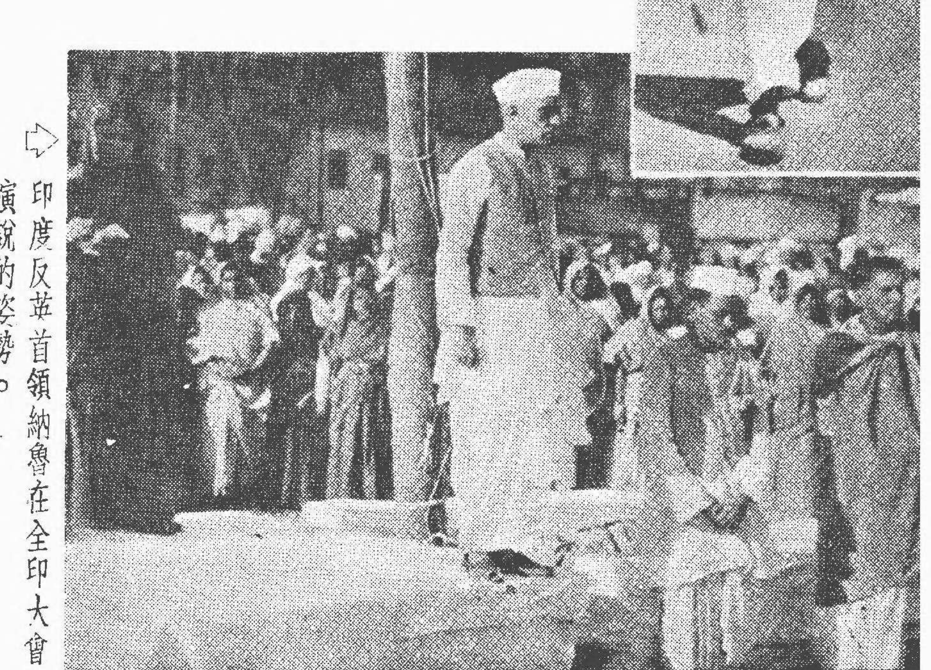
⇩印度西北邊境的甘地 Khan Abdui Gaffar Khan

⇦在印度首都德列舉行之全印國民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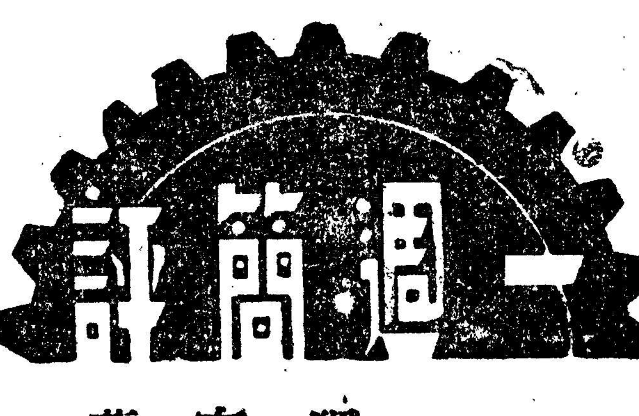


⇩甘地向印度農民演說，氏最近又有反英表示。





⇨印度反英首領納魯在全印大會演說的姿勢。



整理地方

近來中央政局，安定寧貼。各地方的整理工作，却甚積極。最著的是西北善後，大有進展。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自上次到杭謁蔣，已決出洋考察。四月二十七日突然辭職，奉諭照准，不日即將來滬，準備赴歐。在楊未經請准辭職以前，部下曾有挽留運動，未生效力，但是中央對於楊部的撫循，當然已有辦法。在陝中央軍現尚不少，陝局決不足慮。至於在陝甘的東北軍，除何柱國騎兵外，餘全部調出。中央特在開封設豫皖蘇軍事整理委員會，派劉峙商震于學忠何柱國劉多荃繆徵流等爲委員，以劉峙充主任。計畫要將舊東北軍澈底國軍化，使成勁旅。于學忠已被任爲江蘇綏靖主任，以淸江浦爲駐節所在，舊部三師，完全東開。其何柱國所部則留於西北，因此何氏已拜西安行營副主任之命，于何兩氏部隊，自此當與舊東北軍另案整理。甘肅自陝變以後，局勢退步，一時幾有窮於收拾之象。自陝局新見開展，甘局亦似漸有辦法。朱紹良因病留滬，政府特令賀耀組代主甘政，五月四日省府局部改組，業經發表，甘政有主，足爲中央仍要積極建設西北之明徵，這是值得國人注意的。

修正國大法規

國民大會組織與選舉兩項法規修正案，自由中政會交付立法院經於四月三十日依案整理條文，通過送府公布。因爲中政會決將國民大會定爲專任制憲，因此該院也將憲法草案第一四六條删除，使未來的國民大會不再兼任憲草規定之國大職權，這實在是一種重大的變動，從政治上看，甚有意義。據國府林主席五月三日在紀念週報告，也盛稱其重要性，並聲稱增加指定代表二百四十八所以濟選舉制度之窮。他說：「這種指定的人選，政府自當以誠懇公開的態度，徵聘各方專門人才，及爲國奮鬥與望素孚卓著勞績之人士參加制憲，期於國家根本大法，均有貢獻的機會。」我們願拭目以覘其後。

中日關係與英日

本週英日談判中國問題之說，甚囂塵上。本來在兩年前，英國頗有對日妥協之意。日本當時昂頭天外，不但不肯對英讓步，而且要求英國要對日開放市場，因此李滋羅斯兩度赴日，都無結果。近來日本內部情形，稍稍變動，而爲擴大生產力維持戰時經濟體系起見，痛感有對外維持和平發展經濟關係之必要，因有改善各國國交之企圖，其於英國尤爲重視，所以歐洲傳說英日進行談判，決非無因。據日方一般

議論，日本可以承認英國在中國中部南部的利益，而要求英國也承認日本在中國北部的所謂『特殊地位』。這完全是瓜分政策的復活，我們絕對不能容許，所以我們對於英日此項交涉，需要充分注意。

日本總選舉

日本總選舉結果，政府完全失敗。按照憲政常例，林內閣除倒坍外，無路可走。但是日本是所謂『特殊憲政』的國家，林內閣根本在國會沒有有力的『與黨』，所以與其說他現在應該辭職，不如說他自始即不應存在，以前既已存在，今日便不能斷言其應當必去。

日本政治，趨向强化的法西斯主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所以林內閣的存亡，端視其能否强化軍部的指導綱領，若其不能，終於必去，而繼起者仍將不出此一範疇的人物，這是判斷日本政情的一個鐵則。（一記者）

英王加冕

英王本月十二日舉行加冕大典，我國已派孔特使參加申賀。在這冠裳雲集的場合，國際關係自不能不受到相當影響。

上週英外長艾頓在比京談話，未有顯著結果，西歐新約的展望，也是十分暗淡。大概英國外交的發展，須待英王加冕禮成，張伯倫代包爾溫充任揆席以後。屆時第一件可注意的事，便是在倫敦舉行的帝國會議。現前英政府的政策，即如與法國共同保障比國安全一舉，頗不爲各自由領所滿意。英當局對此，必將有所解釋。在帝國會議中，英國外交政策的方向，亦必將有所決定。預料今後的英國外交，雖不至發生重大的變更，但從人事更動上着想，我們也無妨把它看作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德義關係

德要人高林訪義後，本週又繼以德外長紐拉特的羅馬之行。此事甚爲國際所注意，有人甚至揣測德義兩國間，將締軍事同盟。此舉如屬果眞，唯有促成英法更進一步的結合，想來仍然不願捨棄英國友誼的國家，一定不會有此笨拙的舉動。大概巴黎「日報」所傳的五點談話內容，比較可信。

自從英美等資力雄厚國家宣布大擴軍程序以來，缺少資源的野心國家的叫囂態度，已經大爲斂跡。他們已認明自身實力的單薄，而想盡力去探求經濟基礎的確立，所以德義談判經濟密切合作之說，十分值得注意。兩國對於殖民地的合作，也是爲了同樣的理由。

關於西班牙，西歐和多瑙區域各問題，兩國外交的態度，全有調整的需要。兩國間現在有好多利害的衝突點，這是不可掩的事實。所以即從此點判斷，兩國同盟的機運，也還沒有成熟。（素）

非常的肆應與現時的準備

王本慈

緒言

由於國際風雲之緊急，與我民族危機之深陷，國人都在猛烈的激刺下，深深的曉悟，非常序幕，行將啓揭了。在此民族絕續存亡，時機稍縱即逝的今日，吾人對於國是前途，已下多少準備工夫？對於未來的大難，已有幾許肆應把握？是殊發人深省，値人長思者！况非常時局，一經展開，何時始告了結，殆非吾人所可逆料。故「非常的肆應與現時的準備，」寔爲國人當前艱鉅的課題。惟所謂「準備」，絕非暫幻的刺激，而乃永續的蓄力。不是奇異策劃，而是從國是現况之癥結下，去把握，去調適，去革新。良以非常的肆應，原本現有之寔力，而加以調整儲積者。設國家現時的力量，常是消失浪費，則自維之不暇，遑論儲備應變？爰本此旨，加以研討。又爲便利論述起見，姑假定的條擧非常肆應的事項，幷進論現時準備的要點。

(甲)非常肆應的事項：

一，**人力方面**—

1徵兵徵工 2作戰運輸 3製造發明 4傳遞消息 5團結民衆 6救護難民 7安定人心。

二，**物力方面**—

1建闢公路 2完成建設 3鞏固國防 4屯積糧食 5調查物力 6統制消費 7支配車輛。

三，財力方面—

1集中全國準備 2阻止現金外流 3.統制外匯 4.安定金融 5.增加籌碼 6.助長產業。

(乙)現時準備的要點：

一，**人力的調訓**

我們有的是廣大的人力。設得合理的調訓，使「人盡其用」，一定可以發出鉅大的力量，來建立非常的事功。無如這廣大的人力，大半消失於浪費的一途，殊屬可惜！下述的事象，或者不是過敏的感覺吧！一方面是爲了生產建設，需要大量的人力去開發，去勞働；一方面又是無數的農夫村婦，似水如潮的，向都市失業圈裏跑。一方面是各處貧乏的農

村，需要人材去撒播科學的恩果；一方面又是知識分子過剩，甚至於佔民衆萬分之一的大學生，鬧失業恐慌。一方面是渴求動員全體國民，去做興族救亡的中堅；一方面又是佔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民衆，在最低的文化水準之下，消度他們的文盲生涯。一方面又是產業界的勞資不洽，釀成怠工與解雇；一方面是產業界的人事脫節，演出失業與徵工。這類不合理而又矛盾的事象，是多麼够人尋味！又是多麼切要調訓！調訓之道，分述如下：

（a）關於調整方面——

1.為取締耗費，保存人力，政府應劃區籌組勞資糾紛調處委員會。阻止資方之解雇停業，勞方之怠工罷工等糾紛。俾全國力量，能通盤籌劃，使用得當。

2.為謀人事適合，人力發展，政府對一般以私人利益為前題的勞工移動，應規定整個計劃，加以調整。俾全國人力，能應急需。

3.為杜防失業與耗費，政府應權衡事業地方之重要性，勞工需求之緊急性，分別籌設勞動交易所。調劑各地間與各業間之勞工供求，藉圖人力之保存，與其發展。

（b）關於教訓方面——

1.發揮教育主動的積極的作用，以實現教育對解救國難所能肩負的職能。

（一）確定和平統一，以民族精神，民族意志，民族利益為出發點；以維護民族生存，爭取民族的獨立與解放，為目標的教育理想。

（二）應以最大之決心，謀義務教育之普及。

（三）普遍的實施青年訓練，尤應以青年氣節之砥礪，人格之陶溶為重心。

（四）為國儲備任重致遠的異才，應即整頓人才教育。

2.確立教育與生產緊密的聯繫，以實現教育和生產的結合。

（一）創訂生產與教育兼籌並顧之統一的整個計劃。

（二）使一切實際生產者，皆受生產教育。一切曾受生產教育者，皆能從事生產。

（三）利用學校，成為生產單位的研究室。生產單位，成為學校的工作場。

（四）在學校的生活中，理論與寔際，應求得其統一。尤應養成學生願接近農民及樂意從事生產勞動的興趣。

3.促動教育於民衆多邊的適應，以寔現民衆與教育的攜手。

(一)限期肅清全國各地文盲，以消滅民衆的非文化狀態。

(二)利用講演，戲劇，廣播，電影，圖畫等設施，多方鼓動民衆向上之感情，並激發其求知意念。

(三)改良民衆讀物，使已識字之民衆，能於不知不覺中，培植愛國思想。並使獲得適應現代生存環境，和敵禦當前國際侵略的基本知識。

二 物力的培植

我國物產，本是蘊藏甚富。如得大量的開發，當可自足自給，惜乎貨棄於地，未能利用。年來吾國海關入超數字的龐大，—二十一年爲八六七，一九一。二十二年爲七三三，七三九。二十三年爲四九四，四五一。二十四年爲三四三，四〇二。二十五年爲二三五，八〇三。（上數價值單位國幣千元）—可驗物力缺乏的深劇。平時已備受威脅，遑談儲備非常呢？據此，物力之培植，實爲當前國策之要著。請申論物力培植之路向：

a 農業方面，應趕快的增加糧食的產量，以彌補我國百分之五的糧食不足量。必要時，由國家統制分配，集中儲藏。其一般的具體辦法：

1.杜減阻礙農業生產的旱潦災荒，以改進農業環境。——由政府量力開渠，由人民盡力鑿井，挖堰，修塘，講求灌溉以防旱。同時由政府量力疏濬河流，與人民合力培植森林。另由人民挖堰，修塘，講求調節河流以防水。水旱無災，農業生產，自可加增。

2.普遍推行平等互助的合作制度，以改善農業組織。——由政府鼓勵銀行，辦理農村合作放款，農倉放款，農民動產押抵放款，特種農村放款等。並督促各地合作制度之廣化。以活躍農村金融，增進農村經濟。

3.提倡牧畜，復興蠶桑，採用新種，謀增加農田產額，以改良農業技術。——藉用教育上的宣傳與示範等方式，在各地作有計劃的推進。尤須倡導採用新種。因「全國耕田，若純採用改良新種，(僅指稻麥)則每畝產額，可增加百分之二十。即每年可得米總額，約五萬七千八百五十萬担。麥約五萬六千七百八十四萬担。除自需米約五萬四千一百二十萬担，麥約四萬七千担外尙，餘米約三千七百三十萬担，麥約五千七百萬担。」(見胡博淵：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科學化載實業部月刊一卷五期。) 準此，國人食糧問題，當可解決。藉可轉米麥入超爲出超。

4.減輕農民經濟負担，使有力購買肥料，以增進生

產能力。——除完全豁免苛雜外，對佃戶地租，當設法減輕。

b工業方面，在重工業部門，應集中與軍事直接有關之各項生產。如煤礦，鐵礦，油礦，及銻鎢礦等開發。在輕工業部門，要盡量改變裝置，適於戰時日用品的製造。其一般的具體辦法：

1.保護民族工業。——妥善的運用民族資本，以培植國內工廠，使資本雄厚，技術優良，抵於國貨成本之減低。如此國貨出品，經倡用後，便易普遍流行於各處。此固保護民族工業有效方法，亦即排斥劣貨，發展民族工業必要的途徑。

2.建設未有的民族工業，和擴充已有的民族工業。——效法蘇聯在國難中復興的妙訣，和其兩個五年計劃成功的秘方。即寔行：「吃得少穿得少住得少，拿多的材料，去換外國的生產機器。吃得壞，穿得壞，拿好的材料，去換外國的生產機器。……」（見吳鼎昌著國民經濟建設之意義載中國社會三卷一期）——節約主義。同時再促使國內流動資金，誘入各部門工業中利用。如此民族資本，得以聚積。益以外資的借助，則未有的民族工業，得以建設。已有民族工業，亦可得以擴充矣。

3.側重重工業之設廠經營。——應由政府積極計劃，勘定交通便利之地，不易受外力侵入威脅之處，設立大規模的煉鋼廠，及與軍事有關之基本化學工廠。致力經營，最少限度，要準備到一旦國家作戰，受敵人封鎖，我們簡單之軍用品，可以有原料能夠繼續自做。又據統計所得：「我國每年進口鋼鐵，達六十萬噸。其價值在一萬萬元左右。若用每天出產五百噸之化鐵爐四座，再加五十噸鋼爐二十座，每年所產鋼鐵，即可自給。」（見胡博淵著國民經濟建設運動科學化）可見重工業之極需設廠自行製造。

三 財力的統制

統制全國財力，其功能在謀消極之財力保存，與積極之財力發展。達到財必有用，用必有當的目的。我國國民收入，遠遜他國。全國富力，極形薄弱。以有限之財力，設再運用失當，不加集中統制，曷能供百事待舉，在在需欵之非常時期？準此，吾人唯有企望在中央整個系統化財力運用計劃下，對全國財力，由國家施行干涉，限制，與管理。促使通貨數量之調整，信用伸縮之適當，財力用途之調節，資金借貸之中度。進謀全國財力之創造，與資金效能之增強。以充裕大量的國防經費。爰述寔施時之辦法如下：

1.採行有限度之膨脹政策，集中財力，以開發物力。使物力能濟現時財力之窮，藉杜最後信用膨脹

之弊。

2.在公債與賦稅幷行不悖之政策下，發行專充國防經濟建設用度的公債。同時舉辦指充國防建設公債之基金的新稅，如累進所得稅，遺產稅，土地增價稅，過分盈利稅等。使稅收得以增加，建設易於進行。

3.施行貿易的統制，促使出入口貨值的平衡。以儲積資金，備非常之需。

4.統制交通運輸，以調節產銷，取締私漏。

5.統制金融。嚴密監督各私立銀行之貸款業務，糾正其經營地產，與外匯投機等非急需與不愼重之業務。庶幾社會餘資，可留爲經營國防大計諸事業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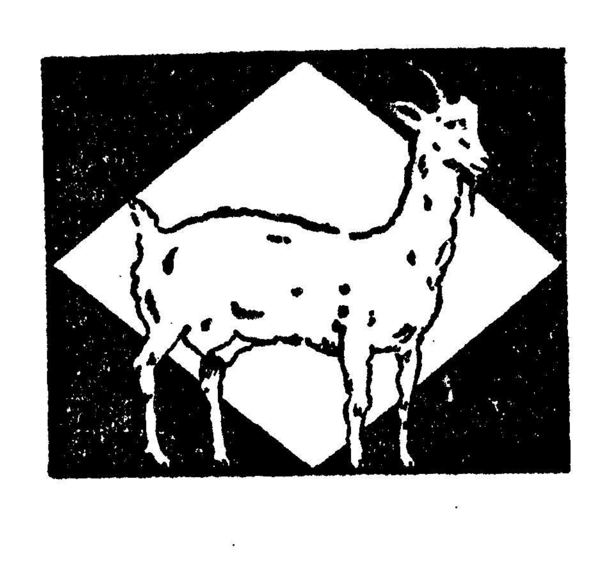
結論

「今日之戰爭，非特前方將士之戰爭，抑且全國人民之戰爭，全國物力，人力，與財力之戰爭。」（美威爾遜總統在美加入歐戰之前，告民衆之言。）「最後制勝的方法，不在前方陣地之進展，而在使敵方工業，人口，資源，國民生活力，陷於不可支持的狀態以後。」（見新聞報陶菊隱恐怖的預言）這是我們肆應非常的警語。也是我們加緊準備的曷詞。爲求生存的保証，爲求解放的成功，我們已不能再讓廣大的人力消耗浪費；或是聽便人家斲喪利用。富裕的資源，儘是躺着不動，或是被人家「鯨吞蠶食」。有用的財力，分散糜費；或是被人家吸吮榨取。吾人唯有奮起直追，完成人力的調訓，充寔物力的培植，寔現財力的統制。在一個集中的目標之下，由國家去支配，去徵發，去運用，庶幾肆應有恃，臨變不惶。持此結論，質諸國人，以爲如何？

一九三七年春於首都清涼山麓

本篇參考論文

陳行：非常時期之經濟問題載經濟學季刊七卷三期
姚鐵心：戰時經濟論載經濟學季刊七卷三期
陳正謨：民生主義的國民經濟建設載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四卷一期
趙康：勞動教育的理論與寔際載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四卷一期
齊思和：效育救國與救國教育載國聞周報十三卷八期
吳俊升：論國難期內的教育大公報星期論文
湯茂如：如何寔施生產教育，載教育雜誌二十七卷二號



苦悶中的六年

——一個南方青年的自白

沈起煒

潛伏在軟綿綿的江南，遙望北國的兄弟姊妹們，憑着一片眞純的赤誠，爲國家造成精神上的萬里長城，眞令人興奮鼓舞；更自感慚愧，爲什麼我們南方的青年消沈無聲呢？可是聞說了北國青年間政爭的激烈，狹隘的宗派觀念竟使許多優秀的知識份子，對國事作謬誤萬分的認識，以致派別分歧，自相爭鬥，不覺又爲之嘆息；又自感幸在南方，遠離政爭的漩渦，不會被捲將進去，作無益的犧牲。

雖則如此，南北青年所遇的環境畢竟大同小異。將近六年的國難同樣刺痛了我們的心；九一八，嫩江之戰，淞滬之戰，熱河長城之戰，察北冀東，華北自治的要求，這些奇恥大辱，那個中國的兒女不作此可忍孰不可忍之想！過去國內的政治環境正像漫漫的長夜，使人都對於現狀，起憎恨不滿之念。憤恨，絕望和反抗，誰都企望打開沈悶的局面，爲祖國尋求新出路！青年人思想的偏激，正是這種情勢的產物。就是我們南方的青年，就是我自己，也何嘗不在內心中作過左右的紛爭，頭腦中充滿過偏激危險的思想！數年來當局對於我們顯然缺少良好的指導，更缺少機會讓人民明白政策的用意。青年們只能於黑暗裏摸索着，聽從謬誤危險的指示，一步步陷入深淵裏去。

幸而今日是比較可以心平氣和地檢討過去的時光，社會上有一種企圖以合理方法解決青年問題的空氣。我打算不作抽象的分析，具體地一訴六年來的苦悶，將一個有救亡決心，熱愛自由，毫無宗派的易於激動的年青人，怎樣地摸索思想，如何苦悶絕望的經過和盤托出，也許於本問題的解決，不無些微益處吧。

民國二十年的初秋，自己正是個大學校的「新鮮人」Freshman，同伴們的心頭全都輕快地裝載着幸福，臉上洋溢着歡笑。可是那意外的事變一下子把我們打擊得呆若木鷄，趕走了所有的快樂。我此刻還分明記得：在那間光線略嫌黯淡的閱報室裏，黑壓壓地擠在報紙旁邊的人堆，大家懷着窒息似的心情讀那大號字的標題，焦灼的目光緊射住紙張，似乎從那後面會發現什麼解決的方案似的。抬起頭噓了口氣，我定了定神，希望所看到的只是惡夢中的幻象，可是那是無可疑慮的現實呀！

我們將怎樣呢？我們有的是：百十架的飛機，風燭殘年的又破又小的軍艦，一二百萬號令不一，器械惡劣的陸軍，封建割據的局面，民窮財盡的社會；憑着這點力量去和强大的隣國爭一日之長，我們當時誰不知道是夢話。然而那是片多可愛的土地，在那裏我們寄託了多少的希望，更熟知這個寶庫會使敵人具備莫可搖撼的力量。我們絕望地想着：莫非這個民族的喪鐘響了，除了率四萬萬人以身殉之，還有什麼路可以走得！再說，讓我們含垢忍辱，埋首苦幹，待到羽毛豐滿，實力充沛之時，再光復故物。這是種太老了的說法，我們已經聽過多少次了。每受一次嚴重的刺激，我們總得聽一番。錯嗎？誰說的，這正是絕對的眞理！可是，可是以前備準的成績在那兒呢？

循環不息的瘋狂的內戰，水深火熱的黑暗的政治，永遠是那樣的一套！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只是過去執政者蒙混民衆的口頭禪。在慘酷的現

實的壓迫下，我們不由的警覺：再來十年，只怕也不會勝於今日罷！與其呆呆地等候零星的碎割，何如拚死一戰，還多少有點兒死裏逃生的希望。記起了歷史上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蹟，更鼓舞起青年人戰鬪的熱情，幻想着侵略者踏着拿破崙征俄的覆轍，不可挽回地在中國毀滅敗亡。

燃燒似沸熱的血，從四面八方把青年人趕向首都，喊出對侵略者宣戰的要求。我們認爲只有這一紙宣戰的命令，方能造成團結統一的國家，也就能使全國的軍民一致抗戰，也就能從血花裏礴出中國的新生命。我又分明地記起當日的情景。當鵠候於蘇州車站半天以後，想望中的西去的列車依然無蹤影，只扣下了一列東去的空鐵蓬車。大夥兒搭這車到上海，和那裏的學生一同進京，於是我踏上露頂的車廂，在繁星密佈的夜間，穿過江南的原野東去。在崑山，遇到快將開出的請願列車，當我們循着鐵橋換車時，從那邊車廂中一個洪大焦燥的聲音向我們喊着：「上南京請願去！」聽得這呼聲，我頓然自負起來，激昂起來，覺得全中國的生命都抓在我們的掌握中了！我和我的同伴們前進，正像大將軍統率着部屬向敵人出擊，滿懷都是興奮和緊張。

我們只在軍校禮堂中聽取了蔣先生的一番演說。後來知道繼我們而來的受到鞭打和驅逐。青年人把滿懷的熱情換得如此的待遇，眼看着革命的政府把青年看作搗亂者，不禁對於政府起了强烈的反感。也許確有混在青年羣中的反政府派，可是單純地爲國奔走的熱誠青年畢竟是多數，如今每人都感到了冷淡和壓迫，環境逼迫我的思想漸漸左轉。再加上當時依賴國聯的軟弱外交，黑龍江省馬占山氏孤軍的苦戰，錦州前線的自動退卻，我懷疑着政府，大家懷疑着政府。這分明是個媚敵求榮，無意恢復的小朝廷；我和我的同伴們無不這樣地想着。

環境驅使着我，以悲壯慷慨的心情，憤恨政府的意旨，開始去研究解剖社會環境和國際問題。我看見那是隣人的軍閥官僚資本家，驅使牛馬般的民衆向我們進攻，好裝滿他們的肥大的錢囊，造成他們的豐功偉績，而民衆呢，只分享到死亡和貧窮。我又看透了中國的賣國者，出賣了民衆的生命財產，以換取敵人口中的唾餘。於是我和我的同伴想起來了：那似乎永遠不打算抗戰的政府，或許竟熱中於那些唾餘罷！對於執政者的猜忌和憤恨，又深了一層。我堅決地認爲中日的大衆，應得一致起來，擺脫自已的枷鎖，推倒目前的統治者。如此地，我的思想益發偏激了。

一二八的時期，我密切地注視事態的發展。兵士，農工，小販，學生，各種各樣的人物興奮地在前線或後方工作。可是租界上喚不醒的金迷紙醉；有幾位富人延請高僧高道，日夜打醮以祈求和平；更聽說一些商界聞人，曾於戰前請求軍部不抵抗，以免自已受到損失。看到這些自私者的醜態，寒我感覺到只有無產者的熱忱是可愛的，於是我更想到他們過的是獸類似的饑寒交迫的生活，燃燒起無限的同情。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十六日的日記上，我寫着：「受剝削的羣衆在我的心頭作怪。」十九日，我又寫：「三萬萬以上的農工過着獸類似的生活，而不知反抗，不起來把剝削他們的一階級打倒。他們是朦朧的；我要以獅吼聲，來喚醒這些可愛可憐的人們！」從心的深處，我作了如此的決意：把自已獻給於革命罷！

沒有多時，我的自由主義的傾向開始微弱的抵抗。我想到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中一些慘酷的場面，階級爭鬪的殘暴，遠離平等主義的立場的無產階級獨裁。我們生於這些史實，學說之後的人，難道還不打算找一條和平途徑麼？是的，偉大的孫中山先生不是就努力於開闢這條途徑的麼？爲什麼我不預備跟從他的啓示呢？可是我不信任國民黨，不信任政府；爲着國家，我忍痛把自由主義打了個大大的折扣，對共產主義表示同情。這樣的，我不願意左傾，偏在我的思想上抹了濃厚的赤色。

戰後回到了學校，平靜的生活讓自由主義漸次抬頭。我怕看見大革命中無情屠殺，也明白國家的元氣實在受不了過度的摧殘，誠心地希望現狀的改善，中山先生遺教的兌現。可是五年以前，我覺得那種希望不過是夢想而已。我怕看見客觀的現實；黯淡的政治，軟弱的外交，使我害怕地想：大革命是逃不了的。我害怕地打算避開現實，鑽到故紙堆裏研究平日最愛的文學。然而二十一年秋季一個明朗高爽的日子，我在文學史的教室中

，猛然想起戎馬倉皇的時代，多難多患的國家，我居然還有高談南北曲的演變等的閒暇，不打算學習點更有益於國家的科學，竟有點神明內疚。這點不安逼迫我改行去讀社會學。絕望於現狀，無可奈何地摸索着救國的途徑。

偶然地瞧見「現代學生」雜誌的徵文題：「我們今後應該怎樣對付日本？」我靜悄悄地坐在書桌前，自思如此政府，如此國勢，那裏有什麼卻敵妙計。然而我畢竟提起了筆，咀咒了一番政府的軟弱，否定了在現狀下準備的可能，主張發動全民族的抗戰，組織民衆，武裝民衆，以大衆的武力爲基礎，去作長期的，艱難的反日民族戰。這篇文章後來獲得了首獎，發表在二卷五號的「現代學生」上。如今想起，總覺得那是何等空虛可怕的方案，組織民衆和武裝民衆，誰去開始這種工作呢？怎樣去開始工作呢？那種孤注一擲的無條件的抗戰，將把中國毀壞到什麼程度呢？政令軍令不一的問題，將怎樣去解決呢？我以及當時多數的青年誰也不願意考慮這些「枝節」。我們有的是一些標語和口號，把發動抗戰當作呼吸空氣一樣輕而易舉。我們以滿懷熱情，向着自以爲是正當的道路邁進，不信任政府有抗日的決心，不信任政府能統一全國，更不相信政府在磨礪以須。除以武力來解決學潮，壓迫思想以外，政府究竟是否在做抗敵的準備工作，我們是一無所知的呀！

二十三年的開始，中央表示對日軍攻擊熱河，將全力抵抗這使我對於政府發生了些新希望。真的，對於一個犧牲了空前的代價造成的粗具規模的中央政府，如果真能領導民衆，保衛國土，又有誰願意捨之他圖？可是七天的戰事，輕易地失陷了固如金湯的熱河。轟轟烈烈的長城戰役又以塘沽協定獲得了虎頭蛇尾的結束。政府雖聲明只是暫時避免戰事之衝突。可是我們絕不相信政府有捲土重來的準備，只以爲這正是苟安度日的表現，充分懷疑談判含有政治的意味。熱情的年青人簡直澈頭澈尾地對於國民黨和政府失望了。記得一位我素所欽佩的女同學，讀了我爲黨義課寫的應制式的關於民衆運動的文章後，很鋒利地詰問我：「難道你以爲國民黨還能够領導民衆麼？」這是那時候頭腦清明，思想進步的知識青年共同的感覺。我十二分不願意作如此想，可是也不得不如此想了。

閩變敉平的迅速，表示出南京政府統治全國的力量，那確是民國成立以來所未有的。這樣繼續下去，也許有完成統一的希望罷，我又暗暗地作樂觀之念。可是國難依然清清楚楚地在我的眼前。對於外侮，政府究竟有無抗戰的誠意呢？究竟在準備沒有呢？我心中老存着這不可解的疑團。我們要的不單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且要一個對外抗戰的國家，對內傾向民主發展民生的國家。中央政府如果不能負起這責任，爲了國家，我不能不對之抱反感。

再說，反政府的心理向爲救國志士的傳統態度。從一八四〇年以來，政府永遠對外屈服，喪權辱國；事變以後，又永遠是醉生夢死，苟且度日。因此，青年老覺得政府不足以有爲，要救國，非推翻了他另起爐灶不可。我們存了這種先入爲主的見解來看國民政府，只看見些不斷的內戰；失了東三省，又添上熱河察北；上海停戰協定，更加上塘沽協定；於是我們認定這仍是無恥沒用的東西。雖則有時也想：也許這無非是暫時忍耐的手段，總有一天，南京會雄獅似的吼起來。然而我又詰問自己道：如果這樣的話，那麼中央做了些培養國力的工作不會呢？那麼中央對於急燥熱情的知識分子，爲什麼不加愛護而一味以槍尖來壓迫呢？想了這些問題，我又對政府失望了。

政府對於所做的工作成績，一向怠於公開，使我們永遠不信確在培養國力。政府對於稍稍急進的人民，總是加以反動的頭銜，使我們永遠以爲執政者是人民的死對頭，而與敵人聲氣相應。人民與政府的隔膜既增長了對於執政者的憎恨；政府對於人民之猜疑越發强調了反感。知識份子無不

知中國應當有强固統一的中央政府，以負起救亡建國的重責，但幾乎公認眼前這政府沒有希望。傳統的反政府心理，客觀環境的惡劣，亡國禍機的緊迫，種種都令人絕望於現狀，在黑暗中摸索着前途。於是我們危險地想着：反政府黨總是好的。眼前又有一個突飛猛進的蘇聯作榜樣，一般青年思想的左傾簡直是不可挽回的趨勢。

我怕看見浪費國力的大革命，而始終感覺那是避免不了的。於是社會上又有一些人，爲着與左傾思想對抗起見，開始鼓吹着獨裁。於是我們肯定地想：執政者一定是在打算步墨索里尼，希忒拉的後塵了。自由主義的傾向反對這傾向，左傾思想更反對這傾向。誰打算扶植這勢力以企圖壓倒左派，更刺激了左派以及自由主義者的反感，更擴大當局與人民間的距離。

青年的心裏盡是憤恨，盡是反抗的決心，盡是國家危機的陰影。狂熱的情感指揮着我們全部的動作。我們感覺到必須立即動作，立即反政府，立即對日宣戰。我們痛感到不能再費時間去修養自己，去讀繁複的書，去平心靜氣檢討自己的思想行動。一些口號標語，一些富有刺激性的宣傳文字，這或者竟是我們對於文化的全部需要了。就是這樣，無數青年的思想，單純化了，公式化了，被一股狂熱捲向前去了。

幸而我那平靜的環境，强烈的自由主義的傾向，容許我常常思考。我那日滋月長的對於讀歷史的興味，使我看到多少躁急無知的執政者，輕於一決，而遇到不可挽回的覆亡；也看見多少興國英雄，無不經過忍耐屈辱的準備。這種看法讓我慢慢地懷疑立即背城一決的價值。可是我依然消釋不了對於政府的懷疑。眞正使我以及許多人漸漸同情於政府的力量，是二十四年時日本方面發散出來的反蔣的聲浪。這使我們明白政府並不該死，的確是願意抗日的。於是我開始以同情的態度觀察一切，感覺到中央確是勵精圖治，秣馬厲兵。最近二年以來，赤區的收復，西南事件以至陝變的和平解決，國內外輿論的改善，無論友敵都稱讚中國統一的完成。外交之轉趨强硬，博得了多數人對於中央的擁護，這種態度充分地表現於陝變以後。共產黨的願意放棄軍事對抗，更顯示國人都有各捨成見，共同救亡的決心。日本陸軍省力繩中國陸軍實力的增進，愈足見國防的逐漸充實。而超越一切以招致國民好感的舉動，無疑爲綏遠的光榮的抗戰。綏戰以前，我鑑於熱河之役，頗恐又見雷大雨小的結果，心中十分惴恐。可是百靈廟的克復，粉碎了日本西進政策，一般國民皆與最高軍事當局，同有此爲民族復興起點之感。爲了這成績，陝變後百分之九十九的國民方會熱烈地擁護中樞，否則，那裏會有如此舉國一致的表現！

這種擁護中央的國民心理，絕不是封鎖言論，勒令停刊，捕殺異己，提倡讀經一類事情所能造成的。這完全是中央强硬的外交，眞正的備戰，統一的完成所招致的。只有這種貨眞價實的成績能使政府的地位鞏固，能使反對派自然而然銷聲匿跡。四萬萬個阿斗畢竟會做最高的公平的裁判官。

然而這一些雲霧的化消，並沒有把整個的中國問題解決；這減少了我的苦悶，可是並沒有把他消滅。我們太久沒有一個統一的政府，所以今日以此自喜。我們太久沒有對外取强硬的態度，所以今日也以此欣慰。我們太久不能消除成見以一致努力，所以今日滿心歡喜。但是同時我們太久沒有很好的政府，對之總存憂慮。東北故土未復，人民生活尚未改進，政治距民主尚遠，這些人民厭惡政府的根芽猶在。我之同情和擁護現政府，因爲他有强大的能力，以促使這些目標實現；並不認爲其已完成建國大業。如果政府以今日的成績自滿，便不啻自己毀壞其前途。我們愛護領袖，因爲他在領導人民前進；如果他不從實際上作救國救民的事業，而打算使人歌功頌德，一定會弄得怨聲載道。我們所說舉國一致，並不是主張以槍尖威脅人民非如此想不可，那只會引起反感的；而是主張舉國一致地，向建國救亡的大目標邁進。今日的政府應當明白；幾年來壓迫左傾思想，除强

化青年反政府的心理以外，實在沒有什麼別的成績。而關係方面之扶植右傾勢力，使多數青年認爲這批右傾者皆急于功利，缺乏正義感，萬分嫌惡。非但沒有收到預期的結果，反使一些中間份子也向左轉了。我的一位朋友對我說：「我不敢想，我一想就左傾了！」我們這些中間份子的態度，實在是值得注意的。

中央政府絕對不必怕什麼人民陣線，共產黨等組織；你能救國，人民自然會擁護你；你要賣國，四萬萬個阿斗都會變成你的敵人。開放思想，開放言論，努力做你的工作，誰想破壞，阿斗們會加以制裁的。如果丟了這樣的大路不走，整天打算統一思想，剷除異己，這就是黑暗的專制政治，人民又要對你失望的。雖則許多青年還迷戀着公式，口號與標語；然而當你的成績日積月累地多起來時，他們會知所選擇的。如果還有人執迷不醒，阿斗們會處罰於他們的。用槍尖威脅，用右傾份子來對抗，用統一思想來恐嚇，青年人的感情和血液將更趨狂熱，而永遠使無數優秀青年，不能與政府合作。這正是自己抵銷國力的再笨也沒有的舉動，我們不要再錯下去罷！

我們青年自己也實在需要反省。我們自以爲思想前進，實則走入了狹隘的宗派觀念。我們主張科學地研究社會，其實只搬來了幾條公式。我自己就懷疑，爲什麼這些開口客觀，閉口科學的前進思想家的理論，往往非常的武斷和抹殺一切呢？可是我不敢異議，因爲據說那正是眞理呀！這種淺薄狹隘的見解，現在應得拋棄了。我們應當多用理智，於這等口號標語宣傳文字以外，多求學識，充實自身，那麼以後也許不致盲無頭緒跟在人家後面就走。我們也得明白，我們的目的在救國建國，政府不肯這樣做，應當攻擊。現在政府着手做了，應當擁護。大目標既已一致，小處不能盡如人意，只可善意地批評，督促。以反政府爲思想進步的那種心理，讓他永作過去的陳跡罷。

最後，我再鄭重地說：希望我們的政府永遠對外强硬，對內寬容。惟有這樣做法，政府的地位方能鞏固；青年的煩悶纔能消滅；國家的前途也方能光明。我自己在煩悶中度過了大學生活，又度過了兩年愁居生活，許多應當用來修養求學的時光都爲焦灼的憂慮輕輕地浪費完了；只希望以後這種憂慮永遠不再得到出現的機會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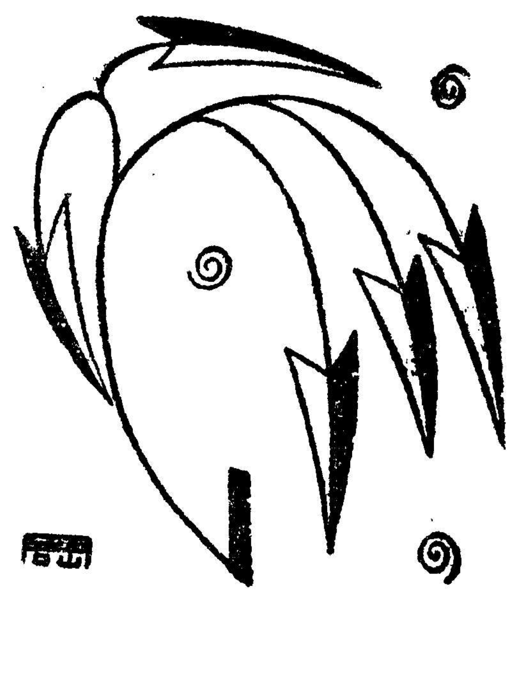
「中日關係條約彙釋」序

王芸生

中日兩國的關係，複雜綜錯，爬梳過去，調整現在，建設未來，都不是容易的事。中日兩國在文化上有兩千多年的關係，在近代的外交關係上，也有六七十年的歷史。在這個久遠而複雜的關係上，從任何角度上去看，都可以成爲一部有系統的大歷史。現代的中日關係，已結成一個絡結。我們要打算解開這個歷史的絡結，第一須要瞭解這個絡結的性質，尤其要洞悉牠結成的經過。我們若從外交的角度上去看中日的關係，可以很扼要的獲得一個要領，從外交觀點上去看中日的絡結，也可以很清楚的尋出一條脈絡。一部周備詳明的外交史，還需要歷史學者的眞實的努力，這一個艱巨的工作在目前還沒有實現或完成。在這個工作未曾完全實現以前，好好的編輯一部中日條約集，實有萬分的需要。如同日本東亞同文會所編輯的「東亞關係特種條約彙纂」，有附件，有解釋，便是很合實用的一部書。不過那本書是用日文寫的，而且年齡也太老了，日俄戰爭以後的文書便沒有了。在我們中國方面，我的朋友尹壽松先生曾編輯了一部「中日條約彙纂」，已經給予研究中日外交史的人們很大的便利：現在又看見劉百閔先生主編的這部「中日關係條約彙釋」，無疑的，牠的貢獻必將更大。這個集子的體裁很像東亞同文會的「東亞關係特種條約彙纂」，有解釋，有附錄，在一部分，能釋明一個段落，在全體上，能貫穿一個系統。這自然是值得向讀者推荐的一部書。

雖然，當這一個條約集子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我揣想，讀者或會興起一種深切的慨歎——這是一部有傷我們中華民族的尊榮的不平等條約啊！我們早已有「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吶喊，而不平等條約還是儼然的存在着。我們若要再一搜檢這個集子，假使細心些，便會發現我們與日本的條約關係，是由平等而逆轉到不平等的。同治十年的「中日修好條規」，是中日間的第一個條約，也是中外間的第一個平等條約。這個平等條約存在了二十年，甲午戰後，馬關條約把牠代替了，從此以後，中日間產生了無數的條約，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第二個平等條約出世。（民十九的中日關稅協定，也不是平等條約。）從這一點看，不平等條約的存在，是我們的恥辱；有了平等條約而不能保持，尤其是我們的恥辱。這個恥辱，由甲午戰爭一直保留到現在，我們還不想湔雪嗎？努力吧，中國人！我們應該努力爲這部中日條約集創造一個新的平等條約！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十日序于上海大公報社。



新聞界當前的使命

梁士純

在平時，報紙的使命不外：（1）傳達正確的消息，（2）建立公正的輿論。從表面看來，這兩種使命極容易做到，然而事實上卻不然。列浦曼氏在他的名著「輿論」（Public Opinion）一書裏，把正確消息和公正輿論所包含的種種障礙，曾詳加論列。屬於內部的有個人的情緒和心理的形態蒙蔽着，使我們不容易領會一種眞實的情境。屬於外界的有言論的困難，交通的阻礙，當局的檢査和統制，社會特殊勢力的影響等等，都足以蒙蔽一般人的耳目，使他們不能得到眞實的報告。至於所謂公正的輿論，更是一件難得的事。因爲公正的輿論，需要正確的消息來做基礎。如果消息不正確，我們何由發揮公正的輿論？此外，一個人的意見往往被他所處的環境和他的利害所支配。有此種種原因，公正的輿論眞是一件不易得的東西。例如去年西安事變的現象，很可以使我們得到深刻的教訓。當時一般人，連知識界在內，自始至終，都如在五里霧中，不明瞭西北的實況。交通的阻滯，新聞的檢査，民衆情緒的衝動，及若干方面有意歪曲的宣傳，使得報紙無從得到正確的消息。縱能得到，也無法發表。在這種情形之下，要得到公正輿論，是很難的。一般民衆因爲得不到眞實消息，對報章的信任，也就驟然減低。經過這次經驗，報紙應有一種深刻的覺悟，和相當的準備。

報紙在非常時期的今日，除了前述兩種使命之外，還負着更重大的使命。當此全國上下一致努力於救亡圖存的工作，報紙就應當負起下列的特殊使命：

（一）發揚人民的愛國情緒　中國人不是沒有愛國心，我們試檢討一下一般民衆的愛國思想，近年來確有相當的進步，不過比起其他現代化國家的人民，還是相差很遠，否則不會有冀東的怪現象出來，不會有許多漢奸來爲虎作倀。如果中國人民有百分之五十能準備爲國家犧牲一切，那末，外侮可以不禦而自止，漢奸可以不鋤而自滅。中國報界今日第一個大任務，就是增進人民的愛國心，把國家和個人的依存關係，多方灌輸於一般民衆，養成一種深刻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的情緒。

（二）促成眞正統一　近數月來，我國政治的統一，又有了顯著的進步，這是一件不可否認的事實，不過所期待解決的問題還多。促成統一的基本條件有二：第一須中央與地方能密切合作。我國因幅員廣大，交通不便，以及中央與地方間的權限沒有很清晰的劃分，以致中央與地方間有着種種的隔閡，他人對於這種情形看得非常清楚，處處利用機會來挑撥離間，施行所謂『以華制華』的策略。在這種情形之下，報界的使命，在消極方面應當盡力祛除可資他人離間的種種因素，儘量暴露分化的詭計。在積極方面應當盡力促進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與地方間的諒解與合作，使全國各方面能同心一德，向着和平建設路上邁進。

統一的第二個基本條件是政府與人民能密切合作。有一部份人依據已往的經驗，以爲政府與人民處在對立的地位，鄙意卻不以爲然。試看現代

強國，那一個政府不是同人民密切聯絡的。我國政府對於取得人民的合作，在最近的數月來，尤有更切實的表示。在政府需要和人民聯絡合作的時候，報界以其爲人民喉舌的地位，應負起這種使命，努力消除隔閡與壅蔽，使政府與人民打成一片，共赴當前的國難。

（三）促進一切建設　當此統一完成，百廢待舉的時候，諸如經濟的建設，實業的推進，農村的改造，民衆教育的普及等等，皆有賴於報紙的提倡和報界的贊助。其尤要者，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所謂心理的改造和心理建設的工作，更賴報界做政府的後盾。所以促進種種建設工作，也是今日中國報界的一種特殊的使命。

（四）協進國際的宣傳和聯絡　今日中國報界的另一重大任務當爲協助政府進行國際的宣傳和聯絡。所謂宣傳，並非妄自舖張，或以無爲有，以僞亂眞之謂。不過應用近代的技術，發揚本國的優點，以增進國外人士對於本國的瞭解。就報紙或報界的地位而言，他們每日的工作，每日刊佈的消息和言論，就是國際宣傳的最好材料。因爲許多駐華外國記者，其寄發新聞的重要來源就是中國報紙上所載的。中國報紙從新聞到社論務宜力求準確公正，否則不能得到外國報紙的信用。此外，中國報人當與外國記者取得密切的聯絡。中國的經濟力强大，地位重要，報館應單獨的或聯合的派遣有學力有經驗的記者到外國去，與各國報紙直接傳達消息，而這些記者在國外時也可多事活動，以與各界溝通聲氣，聯絡感情，同時推進我國的國際宣傳工作。

（五）爭取言論的自由　言論和出版自由，是獨立的報紙維持生存的一個最基本的條件。中國的報紙受盡了重重的壓迫，種種的限制，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從政府的立場來看，其對報紙和其他出版物施行嚴格的限制，不能說是沒有理由的；而其最重要的理由，乃因新聞業者，分子不齊，往往有意無意間受人利用，甚有甘作敵人的工具來危害國家。因此，報紙取得自由，除要求政府開放言論，使所有限制合理化，並減少到最低限度外，報界自身應設法提高本身的地位，以期贏得各方面，尤其是政府方面的瞭解和信任。再者，在此二十世紀，任何大事業都非有嚴密的組織不可。近年以來，各地新聞界團體組織的勃興，是使我們可以奮興的一種現象。我們希望報界能以所有的成績做基礎，把它的組織更加强化，更加擴大，使它眞正能夠代表全國新聞事業者的最高尙的利益。這樣的團結和組織也是取得眞正獨立自主和達到眞正言論自由的一個必由的途徑。

以上所述，雖卑之無甚高論，但今日報紙的使命，要不外乎這幾點。敢貢所見，質諸全國報界的先達。

施行憲政之準備

蕭公權

自三中全會於二月二十日議決國民大會召集日期以後，吾國已漸近憲政實施之光明坦途。近來中常會復通過修正國民大會組織及代表選舉法一案，俟該兩項法規經過立法程序後，選舉工作即可積極進行。是憲政實施已踏入實際籌備之階段，尤當爲國人之所欣慰。雖然，就愚見所及，憲政之預備工作，似尙有在法規與選舉以外者。謹陳一得，以供參考。按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以一省達到完全自治爲其憲政開始時期，而自治之程度，除物質之條件外，以各縣人民曾受四權使用之訓練爲標準。蓋憲政之先，須經訓政之段落，乃能得循序漸進之效。西洋學者亦嘗謂憲政之成功，有賴於人民之良好習慣，而非可專恃政府之法令，故憲法宜如草木之天然生植而不可以勉强人爲也。今日距孫先生著建國大綱之時，已逾十稔。時遷世易，殊不必墨守昔日擘畫之成規。然回首北伐成功，軍政結束，以至今日，爲時亦非甚短，而訓政之工作，尙未見圓滿之效果。平心而論，不特三民主義未成爲舉國同奉之信條，即一般人民之政治程度亦乏十分顯著之增加。揆之「遺敎」，似覺歉然。故在今日人民無充分憲政準備之時，憲政實施之佳音，殊難免有一喜一懼之感。

讀者如疑鄙論之近乎空談，則請以現代之事實證之。現代之國家，就其立國之根本原則，可以大致分爲憲政與獨裁之二型。此兩類之國家，不特各有其特殊之政制，而其所以能各有成功者，則有賴適合其立國精神之心理背境。約言之，獨裁政治以民衆之信仰爲基礎，故自法西以至共產主義之國家，均以培養信仰，激發感情爲國策中之要圖。其不同者，前者偏重於人格敎育，後者較注意於技術訓練而已。獨裁國家之敎育既以培養信仰爲方針，勢必輕視智理之自由發展與思想之自由運用。希特勒嘗謂國家敎育之方針，不在灌輸純粹之知識而在培養澈底健全之身體。心力之發展，當在體力之後，而人格之培養，又爲發展心力之先務，故純粹知識之敎育，乃最後且較不重要之工作。希特勒是言雖不足以概括一切獨裁國家之敎育原則，其反智理之趨勢則頗足表現其特色，與憲政國家成一對照。蓋憲政以人民之智慧爲基礎，故自由主義之敎育亦注重訓練智理。所謂訓練智理者既非徒在傳授知識，更非培養信仰，而在養成個人之思想力，理解力，評判力，俾其學成之後，不獨於事理之是非得失能有獨立之見解與判斷，而又能根據眞理無止境之認識，對於一切異己之主張，持寬容之商榷態度。不人云亦云，亦不必强人同已。既不任感情蒙蔽智理，亦不以信仰替代思想。人民必須有如此之訓練，然後民主政治乃能盡量發揮其優良之效用。吾人實際上雖不能得見完全智理之人民，然人民之程度愈高，憲政之成功愈大，此則凡治政治學者類能道之，無待於茲贅述。

吾人若一檢討目前國內一般人民之心理狀態，恐不免有智理與感情兩乏訓練之感。鄉村不識字之農人以及城市中年以上之人姑置不論，請僅就「知識階級」國家命脈所寄之青年言之，吾人之私見不足據，請舉青年自

已之批評證之。例如王芸生先生在國聞週報發表「告北方青年書」所引起關於青年問題之反響，其中即不少透闢精到之認識。鄭邈朋君謂今日青年之病在「感情超越智理」，「淺薄勝過精深」，誠一針見血，確切不易之論。鄭君又學其親身所見之事實以爲感情超越智理之證曰：「西安事變之前，筆者曾參加近二千人之擴大座談會，遇有教授演說，痛陳政府措施不當，立即掌聲雷動，憤慨高呼；而間有冷靜言詞，分析時勢，指明强敵虎視的危機，反而無人重視，一若無足聽取。」鄭君擧淺薄勝過精深之證曰：「我親眼看見許多中學生毫無選擇地買着××生活，××知識一類的雜誌，上課的時候捧着薄薄幾十頁的大綱，講話在偷看。從報紙上，雜誌上，書本上，知道了許多美麗而空洞的名詞，輸入些模糊怪誕的觀念。開口罵人機械，讀書不求甚解。」如此之心理狀態，既表示智理之缺乏，固不足與英法美諸先進民主國家之人民爭短長，復洩露感情之浮薄，亦豈能比擬意德俄諸民族之程度。鄭君所言之現象，當然不能包括全體之青年，而自西安事變以後，一般青年之言行已漸趨沉著穩健，不復如鄭君所指。然青年之智理與感情，果已於驚風駭浪之經驗中，得受充分之訓練，足以爲將來憲政之基礎乎。此則尚未易言也。

時人論青年問題者對於青年感情激越，智理短淺之病因，多歸罪於（一）外侮之凌逼，（二）政治之不良，（三）言論之受壓迫，（四）社會之不安與青年之少出路，（五）教育之不切用等等。凡此諸說，皆有根據，而愚以爲清末民元以來教育方鍼之不定，民族結習之未除，當爲其最要原因之一。按吾國先秦暨漢以來之傳統教育理想，即與西方現代諸國訓練智理或激發感情之方鍼異趣。其論學也，則重在致用，而致知遂成爲致用之工具。其治學也，亦重先賢之經說，社會之定制，而輕視個人之特識與創解。儒墨以及法家之思想皆難逃此公例。流風所被，遂使中華民族缺乏求知之科學精神，因而亦缺乏自由思想之習慣與乎開明容忍之態度。孔教定於一尊，「邪說勢在必拒。」聖人之言在昔既可以成爲決疑解紛之絕對權威，「大綱」，「講話」上之公式，名詞，在今日又何難成爲支配行爲之原則。打倒東海聖人周公孔子之後，勢固不得不另設西方聖人如馬克思，列寧，墨索里尼，希特勒之新偶像而膜拜之。論者每以青年思想偏激爲憂，而不知眞可憂者乃在根本缺乏思想，缺乏眞知灼見，獨到自得之主張也。張東蓀先生曾謂東西文化之分，在彼爲「主智」，我爲「主修」，其論甚精。然吾人幸勿誤會，以爲智理如少發展，感情即自充實。蓋吾國以往之教育，或不注重訓練感情，或求有以訓練之而不得其道，兩宋道學盛行之結果，流爲「禮教吃人」，固無論矣。即北宋道學大家之致意於存心養性者亦不能有所貢獻。「吟風弄月」，「涵養用敬」，充其量不過使感情平穩，得成就靜態之修養而已。及至天理人欲，人心道心之說盛而感情且被視爲害性之具矣。有此歷史及文化上之背境，無怪乎一般國人似尚感情而感情不堅，似少理解而理解不透，既乏殉道苦修之宗教熱忱，復少明通豁達之智慧，更無休休有容之雅量也。

獨裁之激發感情，憲政之依賴智理，上文已略論之矣。吾國將來之政體，就孫先生之遺教。憲法草案之內容，以及最近政治之趨勢言之，皆明明爲憲政而非獨裁，則當今教育之方向爲何，可以不言而喩。憲法草案第一百三十一條謂：「中華民國之教育宗旨，在發展民族精神，培養國民道德，訓練自治能力，增進生活知識，以造成健全國民。」條文之規定雖未明言訓練智理，然既曰「訓練自治能力」則民主政治根本條件之應培植，已在不言之中。憲法草案固不能視吾國已經成立之根本大法，然此後關於此條所擬之教育大計，似或不至有甚大之修改。然則今後教育界努力之方向，在積極培養智理之人生觀，以爲憲政之準備，已大致可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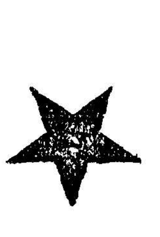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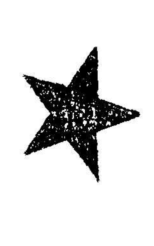
雖然，有二疑問，尚待解釋。（一）教育注重智理，是否忽視道德。（二）訓練思想，是否放任感情。吾人欲釋此二疑，應先說明智理人生觀

之內容。吾人理想中之人物，非記誦淵博之學究，而爲智慧明達之通人。荀子所謂「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者，庶幾略近此理想。若此之人，道德與感情皆應受智理之指導而自然合軌。蓋世不能有缺乏智理之道德，而道德實寓於大智大慧品格之中。若就「國民道德」而言，則在憲政國家之中，除智理之人生觀外，更不能有較適宜於平等自由精神與乎自治合議制度之公民理想也。感情與智理之關係，亦復如是。人類非純粹智理動物，教育誠不能廢除感情。然智理發達則感情就範，激發感情則智理每因之退化，此憲政國中教育政策之所以不得不根本異於獨裁國家也。

吾人於此又有進焉。自來提倡自由主義者間不免有所誤解。一曰誤解自由爲放任，二曰誤解民治爲實質上或形式上之多數參政。請先論前項而以言論自由一事爲例。時人攻擊政府者輒喜以言壓迫言論爲口實。夫言論之不自由，固爲目前不爭之事實。然徒知提倡言論之自由而不努力培養自由之言論，則其論亦不免偏狹之病。何爲自由之言論。發自獨到之思考，根諸事理之觀察，尊重他方之意見，而不受自己感情之支配，或他人主見之指使者是也。吾人試一檢時人之言論，其能虛心持平以立說，合於上述標準者固不乏其例，而意氣用事之談，偏狹無容之見，亦觸目易覩。異己者勢欲打倒，同調者奉若神明，圓通寬大之風度，渺乎其不可尋。此種入主出奴，反自由精神之論，以較壓迫言論者之器識與見地，實無殊於一邱之貉。且言論自由而無智理之修養以爲根基，則各自是以相非，羣言殽亂而不能收切磋之益。觀其欲以一人之私見，易天下之耳目，其用心與獨裁者之統制思想何以異。使與之易位而處，其行爲殆亦不能殊也。故人民若無智理之修養，言論自由亦失其眞正之效用，而培養智理遂成爲憲政準備之要務，傳統自由主義之放任政策，不足以解決憲政之問題。此誤解之有待糾正者一也。今日談民主政治者動喜以民衆運動相號召。憲政之必以全民參政爲歸宿，自無待論，然吾猶有說焉。民衆參政，祇能充實憲政之量，而未必能改善其質，佛朗士嘗謂「七千萬人衆口一聲所發之謬論，亦終不免爲謬論。」蓋民治之眞髓，在吾人前此所說之智理人生觀，而不盡在參加人數之多少。意德二國現在之政權，皆曾得全國絕大多數選民投票之擁護，而世無認法西或納粹政治爲民主者。假使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之政權無限延長，思想統制之政策全部成功，舉國數千萬人民皆能「尙同」於其領袖，領袖之所是，民必是之，領袖之所非，民必非之，雖全國之民悉數成爲忠實黨員，取得參政之權利，吾知意德之政體，亦仍不可與英法相提並論也。列寧及其信徒亦以蘇維埃政體允許國內多數參加，爲高度民主政治之實現。殊不知從蘇俄人民思想不獨立，智理乏修養之狀況覩之，無論其技術教育之如何猛進，民衆運動之如何熱烈，其政體之實質與吾國古代之愚民政策，甚少顯明之分別。國人欲避免左右傾之危險，不作西班牙第二，或「根本剷除共黨」乎。惟一可靠之途徑，厥爲培養自由獨立之智理生活而已。此誤解之有待糾正者二也。

綜上所言，吾人之大旨不過在闡明憲政之施行，必須有教育上之準備。如以缺乏智理修養與自治經驗之大衆，驟然作憲政之嘗試，窒礙甚多，成效必緩。語云，「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人民政治之智慧，大半祇能於實際政治生活中求之。本此認識，故愚意決不主張緩行憲政。茲篇所論，僅在說明訓練智理之重要，冀政府能於法令與教育之中，雙管齊下，兼程並進，而尤冀負教育之責者勿斤斤於枝節問題，而能對國家百年大計，努力有所貢獻，庶人民於憲政實施之先知所準備，憲政開始之後知所從事，或可從此一洗民元以來具文憲法口惠而實不至之羞乎。（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

（錄五月二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



合理化的衛生

用海王牙膏

吃久大精鹽



久大精鹽化在水裏，是透明的。普通粗鹽化在水裏，變成黑湯。諸君！出同樣的價錢，自然是吃久大精鹽，衛生而且經濟。

久大精鹽

普通粗鹽

請將下角贈券剪下貼在信封上內附郵票五分當即奉贈樣品牙膏一支

科學製造　選料最精
不攙皂質　絕無硬粉
消毒滅菌　去垢防病
黏度適宜　經久不變
品質超過舶來
售價反較便宜
諸君，用同樣的護齒品
自然是買海王牙膏
經濟而且衛生。



久大精鹽公司出品

公司一天津法租界
工廠一河北塘沽

經理處　天津　上海　杭州　無錫　鎮江　南京　蕪湖　安慶　九江　漢口　沙市　岳州　長沙　湘潭　常德　等埠

海王牙膏華南總代銷處〈上海法大馬路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電話八五〇三七　電報掛號四五八〇

贈品券

上海愛多亞路中滙大樓一一一號
久大副產品華南總代銷處

由　省　縣　寄



憶西蒙（五）

長江

的東南沿邊，似乎是湖，是河。更往東南看去，是一片灌木森林區，老杜告訴我，那就是有名的拐子湖了。

進入灌木森林裏，一叢叢的桔梗林，遍地是芨芨草，鹼性在地上發白，枯死了的桔梗樹，把牠灰黑色的枝幹，毫不愛惜的暴露在地上。在桔梗林中心，有蒙古人用枯柴堆成的一大鄂博，一面說是神的代表，一面也是作為旅行者迷途的燈塔。

幾乎穿過了森林，不但沒有汪洋的湖水，甚至於找一口井都找不到，這已是乾涸了的古代湖床，有湖之名，而無湖之實了。蘇牧羊找不到井水，發了急，因為駱駝已三天沒有遇到水了，再不飲水，要損害駝的健康。他爬到鄂博的高堆上，向各方瞭望，又很高興的跑了下來，左轉右轉，終於轉到有井的地方。說起這個井，也有幾分可憐，水只有數寸深的水量，中含極重鹼份，汲水時，泥沙並雜，汚濁異臭，只有駱駝能喝，我們僥倖自己帶的水量很充分，不然非大糟不可。

拐子湖已屬阿拉善旗境，綏新駱駝商道，必經這個地方，從這裏看白音泰來，是看西北，我們橫過三四百里全無水草的戈壁，是希望用最快的時間走出危險的額濟納旗，拐子湖後，我們算相當安心了。

蘇牧羊的行為，使我非常滿意，他始終不倦的走在前面偵察路線，時而看見他上高山眺望，時而看到他趕駝去試探，沒有自私，沒有懶惰。這樣政府，當然可以得國人的擁護了。

途中主要的食物，是羊肉，大塊大塊的，一個人吃上幾塊，就飽了。最好吃的羊肉，是在羊身上最活動的部份。社會裏最有力的組織，就是最

十三 阿拉善境

因為利害和我們不一致，駱駝上道，並非出於自願，又加牠們久未勞動，負担不輕，今天其中一位，就仆在地下，拒絕前進了。我們辛苦的前面有期待的光明，牠們沉重負荷的代價，是永遠的空虛。無希望的艱難困苦擺在人民頭上，就是各國革命真實的背景。

經過一個沙崗，地上有各種美麗的石礫，半透明體的花色石塊比較的多，純黑色的石礫頗富沉素的美感。午後過一片乾鹽湖底，鹽質與沙土混合，構成虛鬆的湖底面，駝行其上，動輒陷入一二尺深，不知者誤入其中，當被駭壞矣。

二十四這一日走了十五小時，蘇牧羊始主張住宿。比較可以避風的戈壁上，建立起小小帳幕。這裏也和昨晚一樣的不知道地名，不過，今晚能夠有硬戈壁立起帳幕，已經算有了進步。

風沙漸發，草草吃些茶和麵塊，就匆匆睡去，夜間只感覺被裏很冷，又覺有很冷的東西往眼耳口上鑽，甚至從頸子裏順着胸背往裏跑，冷得怪不好受。因為十五小時的繼續勞頓，仍令我間斷的睡着。次日清晨醒來，始覺全身是沙，張眼有沙，張口有沙，手上頭上，乃至於身上無處無沙，原來昨夜一夜大風，已將我的行李十九埋在沙裏，我在四面沙土中過了一夜，如果沒有帳幕撐持一下，我已整個葬在流沙中了！

風沒有停，沙隨風走，騎上了駝，沙子打到面上發痛，只好閉了眼走。一片一片的平坦戈壁，向南面傾斜，南面是高聳空際的沙山，傾斜戈壁

有機動性的組織，都市是社會中最活動的地方，而電報局，電話局，電燈廠，自來水廠，火車站，瓦斯廠，電力廠，飛行場等，又是都市裏最活動的機構，最有決定性的場所，托羅斯基和墨索里尼的革命戰術上，以克復統制上述機關，爲佔領城市之重要手段。

終日風沙，讓人想起「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之沉重的自況，岳飛之意，蓋謂其成功之不易也。然而岳飛一生事業之失敗，即誤在個人功名觀念上。他在失意的小重山詞上說：「白首爲功名」，因爲他目的是他個人的功名，抗金復土不過博取功名之一方法，而要取得功名，只有宋高宗才能給他，所以他無論如何要擁護宋高宗。岳飛的心理，和班超所謂「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以及咸繼光所謂「殺盡倭奴兮，覓個封候！」全然同樣是以功名爲事業心的出發。事業是手段，功名是目的，爲功名可以犧牲事業，爲事業不能犧牲功名。代表漢族以反抗外來民族的壓迫，這是一種偉大而神聖的事業，爲了保衛皇帝的江山，希望有所成功而取得皇帝的封賜，這是爲了個人功名。以民族生存爲前題，做法是跟着民族利害走。以個人功名爲目的，事事當以皇帝意旨爲意旨、[redacted]皇帝可以給人功名。觀點和立場不同，行動的道德標準完全果完全站在興復漢族的立場上，宋高宗如果抗金，當然服從，如果他已自甘沒落，決無死死遵守什麼「君臣」大法的道高宗已無抗金之決心，而自己仍將即將成功的收復河北大軍束理手放棄，以服從違反漢族利益的高宗命令，這樣忠君方法實在不智之甚。岳飛那時的正當作法，是以民族利害號召天下英雄，一面以力逼高宗抗金，否則取而代之；一面跟踪追擊金人，殺他一個大敗而歸。高宗縱然不能相諒，岳飛功名不能從趙家取得，而岳飛爲民族所建立之炳彪事業，已足輝耀千古。岳飛還沒有分析到一點，即高宗決不能贊成他完成抗金事業。因爲高宗的利害和岳飛不一致。高宗之目的在保持皇帝寶座，能把金人趕走，當大皇帝固然很好，不然能當偏安的小皇帝也不壞。迎回徽欽二帝，根本和高宗利害衝突，高宗是不願意的。他估量自己能力和環境，並沒有充分光復河北的能力，與金兵拚命的結果，恐怕連小皇帝也作不成。如果信賴岳飛，雖中興有望，而岳飛才力威望皆高過於他，岳飛功成業就之時，即高宗寢食不安之日，岳飛雖誓盡忠貞，而宋高宗却不忘他的老祖先趙匡胤黃袍加身的老歷史。根據各種條件，岳飛想光復故土，迎還二聖以取功名，整個和高宗個人利害矛盾，要不然，秦檜搗亂，也不會那樣容易。

歷代外族壓迫漢族的經過，使我們感到農業社會沒有眞正的近代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有的只是少數知識份子的排他的自大，感情上的不甘爲人奴，故只要殺掉幾個激烈派，收買些知識階級，對於一般農民不殺戮不掠奪就可以令其相安。不像近代工商社會，工商業把一個民族連爲緊密的有機體，原料的採取，和商品的銷售，與其他民族在自己領土內發生絕對不相容之關係，絕無過去所謂「那個朝代不納糧」之輕鬆意識。

蒙古人的觀念，並不認「中國」是他們的，「你們漢人」，「我們蒙古人」的觀念，非常淸楚。不過，比較對外國人的稱呼好一點，還沒有叫我們做「俄羅斯」。

拐子湖從前很有可觀，我們過了半天的乾湖底，還沒有過完。往東走，有好些泉水地方，路也上了綏新大駱駝道，千千萬萬的駱駝所曾踏過的脚跡，給我們指出道路所在，沿途有層層的駝糞，紅柳和桔梗也不少，已不似白音泰來至拐子湖間之絕對荒凉。

出了拐子湖區域，已經天黑，繼續走了半夜的肥美草地，草地的範圍，東西長而南北不廣，北面是戈壁，南面是沙山。夜半草叢中驚出數十匹黑色馬群，把少見多怪的駱駝，駭了一跳，幾乎跌了下來。

身體愈苦愈好，愈鍊愈强，現在每日騎行十二小時以上，身體仍無倦意。夜宿草叢中，有草無柴，燒駝糞煮茶，刀劊熟羊肉塊而食之。地名西比布爾加。

前三天所見到的動物，只有兩隻黃羊，一條四脚蛇，一隻飛鳥，和隨駝的蒼蠅。二十六日所經地方，有許多的馬群，水鴨，駱駝群，還不斷有肥沃的草地和泉水。

蒙古人吃肉是刮骨吸髓，肉固然要吃，就是骨頭上的殘餘和骨裏的髓質，也要被他吃個精光。

今天起，我們才看見蒙古包和蒙古人，前三天的道路，大部是蒙古人亦不能生活的純戈壁區域，幾乎是無生物地帶。

傍晚，過一家蒙古包，我們進去喝茶，主人害着嚴重的花柳病，他的女人和女兒，都長得相當健美。一位老喇嘛在旁邊唸藏經，要想用唔嚕唔嚕的唸經聲來治療他的重病！他躺在氈上呻吟，後來看到只有我一個人是內地人，驚異問我：「就是你一個人嗎？」在他的意思，孤孤的一個人這條路不易走啊！

駝上讀顧炎武日知錄，他眞可算博覽群書，胸懷大志，只是他滿腦子復古思想，說是明代以前的典章制度好。他自信他的書是必傳之作，後世必有「其人」出而施行。然而，孰知時代之演變，已使他的學說只有歷史上之價値哉！

夜住道旁沙山東西挾峙中，鬆軟的沙地，溫和的氣候，給我一夜甜密的酣睡。

不過，我對於那位花柳患者問我日本飛機到額濟納後蒙古人的情形怎樣一點，有幾分不大放心。第一，他們如何也懂這些情形呢？第二，他們的態度提起日本，並沒有內地人那樣不愜意的感情。

二十七日在路上也遇到蒙古喇嘛，他們主要的是打聽日本在額濟納的活動，而不奐以憤慨之氣。他們似乎在意識上還沒有覺得：央國是我們各族共同的中國，任何外國勢力侵入我們的國家，都應當是敵愾同仇。他們把日本看做和漢族差不多的外族，只不過氣勢凶一點，局面大一點而已。

半午過阿拉善鄂博，這是阿拉善有名的大鄂博，有蒙古卡兵把守，盤査過往行人，並徵收駝捐。不過，他們的知識很差，器械窳敗，官長腐敗，多少染上漢人抽大烟惡習，殊少成吉思汗時代蒙古民族之精神。他們聽說我認得他們的王爺，非常起敬，這是「忠」於統治者的表現，到了現代，我們對於「忠」之對象，要相當硏究了，「忠」是手段，目的是「忠什麼？」我們現在要忠的，是國家共同利害民族共同的利害，要以大局爲前提，把對個人的忠實與否，要擺在第二位上面。春秋時，管仲不死其私主，而另相齊桓，完成其尊王攘夷之大業，故孔子亦不之責。因此，我們現在作任何事，當要問一聲：「究竟爲什麼？」

十四　瀚海破舟

阿拉善鄂博之東，水草漸少，呈半戈壁狀態，北面愈遠愈高的戈壁，南面是阻着視線的沙山，這是夾道內的旅行。

蒙古人說明天的戈壁裏有賊，有不能舉火作飲食，晚間用茶水，須於早間煮好，晚住在叫丁界的井旁。水很甘美，預備明天多燒些茶帶上。

次日，我還在朦朧的晨夢中，帳外一種驚惶慘痛的呼聲，刺激我的心靈，聚精會神聽去，只見蘇牧羊用急促悲哀的聲音，絕望的叫：「天滅兒！」「天滅兒！」「……」

蒙語叫駱駝是「天滅兒」，原來我們帳外的五匹駱駝有四匹沒有了！老杜和道爾濟立刻從帳幕裏跑出去，三個人說了很多的蒙古話，我懂不了這許多，不過，他們的張皇與失望，是可以肯定的了。我匆匆起身，駱駝只剩一個，三個人已經跑到沙山裏，我也渡到小沙山上，向四週瞭望，黃的是沙，褐的是戈壁，遠處有些紅柳和靑草，朝暾剛開始放射扇形的光幕，太空是淸明而靜寂；已失的駱駝，沒有絲毫的蹤影，三個追駱駝的人，也不知去向！

我猶如飄流到荒島上的孤客，在茫茫大海中突然喪失我航海的船艇。此地無論東西南北都在大沙漠包圍之中，沒有了駱駝，前進勢不可能，株守亦無善法。雖然水是不成問題，粮食還可以支持半日左右，然而前途……前途仍然是蒼茫！幻滅的蒼茫！

二三小時對空的絕望，蒙古人騎着駱駝在沙山那面露出頭來了。一個，兩個，三個。三個人，三匹駝。我們再生機運又開始了。還有一個蘇牧羊騎的駱駝，仍無下落。我在井邊發現牠吃冰的脚跡，蒙古人跟踪追去，

終於在幾十里外把牠覓了回來。

最初我以爲被人把我們生死所關的「沙漠之舟」偷了去了。悲觀心理，異常濃厚，誰知牠們完全是滑脫了繩子，跟着水草方向，自己旅行休息去了呢！

蒙人料理駱駝，有特別的本事，他們能分別每一個駱駝的足跡，跟着足跡去追趕，所以駱駝不容易跑掉，駝跡在沙漠裏，是不易掩飾的。

蒙古人一天沒有肉吃，就覺得不安，每天最主要的食物是肉類，似乎蒙古地方氣候特別，需要多的熱力，因此多的脂肪，來支持人們的身體。

丁界之東，曾走二三十里沙窩，過去駱駝大道的陳跡，被沙窩壓斷，片斷的留露在外面，則此種沙山之構成，必是近年新經大風吹來者。

此後，盡是戈壁，無盡頭的戈壁。

在略有駱駝刺的戈壁上，遇到散得很稀疏的駱駝羣，一位青年牧者從沙梁上跑來看我們，他在中午的烈日下是赤裸着上身，皮膚那樣的黃黑，人是那樣的壯實，他是甘肅鎮番人，給蒙古人作牧童，已經好幾年了。他知道我們是打算去拉阿善首府定遠營的，他很憂慮的告訴我們：「衙門上（定遠營之俗稱）聽說進了日本，有人說到了共產，以後還知道怎樣呢！」這個消息給我們的刺激，使我理想的順利前途，冷了幾分。因爲要有了軍事行動，四面無路可通，那就有幾分難了。

途中紛呈着駱駝的白骨，正如海洋中飄浮着破壞了的船板一般。海洋中不知已經吞沒了若干船舶，而船舶仍然在不斷航行。戈壁中已不知死了多少駱駝，而駱駝仍然踏着慢步，繼續在戈壁中經過。

還沒有走到有井地方，我們因爲天晚，不得不住下了。蒙古人害怕戈壁賊人夜間偷東西，所以晚飯沒有敢在帳外舉火，偷偷在帳內熱了些茶，馬馬虎虎吃了一頓，就蒙頭休息。

今天差不多走了兩站的距離，完全沒有水。

夜間有一大帮駱駝，經此去新疆，駝數總有百匹以上，主要的貨物爲磚茶，茶一宗，大致還沒有被蘇聯控制。而這碩果僅存的商業關係，要不好好調整新疆的政治，將來前途誰說一定是光明呢！

二十九日上半日的道路，整個的在亂山裏，山是絕對的荒凉，望之給人以不快之感。蘇牧羊却在山溝摘了許多沙葱，作爲我們單調的食物中新鮮的刺激品。山地燥燒，單衣猶覺其煩。天熱蠅多，蠅常襲入駝鼻，駝癢不可耐，用噴氣，搖頭，頓足等方法皆無甚效驗，有時回頭擦鼻於肩上，用鼻內皮肉，擠壓鼻孔內蒼蠅，使其受相當壓迫，或能乘此用猛氣呼出，至少可使之暫時安靜。官僚鑽入了一個革命政黨，也是不易掃除的麻煩。他們本身並沒有什麼力量，可以正面和人對壘，在他們無所依附的時候，有力者可以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但是一旦令其乘隙而入，權參機要，他們是外表上忠忠實實的服從指揮，而骨子裏是破壞團體，破壞事業以自肥！那時眞叫你淸無可淸，查無可查，只見自己的事業一天天的衰落，還不知道毛病出在什麼地方！革命政黨不容易失敗在外來的壓力之下，而容易失敗在官僚蠹蝕之中！

午尖於荒山溝中，有兩井，地曰色林胡同。因爲是新綏駝道打尖與住宿要地，地上所遺駝糞，層層累累，天然供給往來旅人的燃料。上一趟所遺的駝糞乾了，供第二趟過此的人們來燒，第三趟的人又燒第二趟以上的糞，永遠這樣繼續下去。政治上蟬代情形，正和這個一樣，一代政府上台之後，做出些令人不滿意的事情，第二代就以此爲燃料，燒起羣衆反抗的火燄，而作成第二代政府的登台。因而第三代，第四代……。今天我們是燒了旁人的糞了，而我們今天留下的糞也已註定下一次的人來燒啊！

午後出羣山，到哈那峽剛，有商人土屋兩家。此爲離額旗後第一次所見之房屋。商人爲綏遠西部人，（後套人）屋內有桌有椅，有土炕，而且飲食方面似乎還可以買到旁的東西，因此，我打算在此過夜，想從帳幕中解放一天。然而，蒙古人不願意，因爲我們剛到哈那峽剛時，夏寧磴口稅局派到此地的分卡有人來查，我已經把他們對付過去，但是蒙古人對於他們是另外一種眼光。寧夏好的稅局，回回主持的多些，各級收稅人員自然也主要的是回回，特別是在蒙古地方的稅卡，他們平時對蒙藏兩種同胞，

往往缺乏公平與親愛之態度，苛勒之事，常所不免。他們稱藏人「唐棍子」，因爲是「唐古忒」(Tibet)首一音之轉呼，「棍子」當非恭維之詞。他們只直稱蒙古爲「韃子」，往往欺負他們知識簡單，利用政治勢力，給他們以不應當的待遇。今天來盤查，看他們來勢洶洶的神氣，要不是我拿些大話來虎他們，蒙古人也很難不吃虧。因此他們害怕，他們不願意住，只好再走，走到深夜，住宿無名戈壁中，是夜大風，帳幕幾不能搭成。

從南到北大致平列着兩條沙河，三十日午前，被我們一一走過，眼前風物，又比哈那峽剛以西好了許多。午尖在三個井子，那裏已經有三四家漢人土屋，這無異空谷中頻頻的足音，誠給人以無窮的興奮了。

在一家鎮番（今甘肅民勤縣）人的土屋裏，一位高大身軀的外蒙古人躺在炕上，神氣好像還是舊蒙古時代的爵祿之輩，只是而今窮困在內蒙邊上，他沒有充足的東西，來換得漢商的點心和白酒。因爲他過去有過榮達時代，那時曾經有人隨着他的意思來供給他的慾求，現在他的慾望並不因環境困難而減低，他反而覺得商人不肯多賒給他每天應喝的酒量，到有些不對，主觀的理由很簡單，就是他曾經是有身份的上等人物，上海霞飛路的白俄中，所謂「將軍」之流，正是同一風度。

空架子是換不來實物的，他們不得不學得和漢人有幾分「近乎」，希望從親近中得些好處，於是說幾句半通不通的漢話，整天和漢商廝混，以實惠爲本質的商人，當然對他們不勝討厭之至了。

這裏和我們暗示着一種民族間自然同化的原理。人都往生路上走的爲了生存的需要，總是傾向到握經濟的政治力量的民族，以求發達。元朝時，蒙古色目人當權，漢人爲學蒙古色目之風，明太祖興起，蒙古色目人多改漢人姓名，衣漢服，習漢話，太祖還下了詔書，阻止這種風氣，詔曰：「蒙古諸色人等，皆吾赤子，果爲材能一體擢用。比聞入仕之後，或多更姓名，朕慮歲久，其子孫相傳，或多昧其本源……中書省其告諭之，如已更者，聽其改正。」清代漢人多入旗以求官，清亡，旗人多取漢姓，以防日常生活之見外。即現在在內地活動之蒙藏青年，皆漢姓漢服，而在深入蒙藏地方工作之漢族，也多半取上幾個長長的名字，穿上大大的袍子，亦儼然蒙藏地方土生土長。

前述的那位印度青年才不幾天由三個井子經過，東去綏遠，他沿途測量調查工作做得很詳細，其實，他又何必呢？同是被壓迫的民族，只有我們相互間眞誠的團結，才可以解除痛苦的枷鎖，你希望由一個帝國主義的幫忙，犧牲旁的一個被壓迫的民族，再圖自己民族的解放，你首先在理論上已不能得世界的同情，何況利用你完了之後，你有什麼方法担保利用你的人會實踐他的諾言呢？

十五　蒙古惡棍

不知怎樣凍病了！身體異常不舒服，腹瀉不能久行。途中遇到赴新疆的駝隊，他們領隊者非常關心的和我們談綏遠局勢，他們憂慮日本之襲擊綏遠，因爲此舉將動搖他們生存的根本，這時他們的愛國主義是眞的愛國主義。

又三十里，黃昏前至哈爾莫可台，水草又好。我們搭帳幕在山邊避風處，離我們不到半里，有兩家商人，一家山西人，一家是鎮番人。我到山西商家去玩，他問我「寶號？」沒有過慣商場應酬的人，我幾乎很老實的答應他：「寶號還沒有開！」

這樣久沒有洗澡，換衣服，而蒙古人的帳幕又髒得利害，慢慢的長起蒙古蚤子了。劉半農先生是死在蒙古蚤子所傳給的回歸熱上，我此時却沒有法子去管牠，只有希望我的抵抗力比劉半農强些，牠無論傳什麼到我血液裏，只是供給我白血球的食糧。

夜間我們正在作飯，兩個蒙古青年騎快馬而來，下馬入帳，以猙獰面目，厲聲問我「要票」，其對二喇嘛尤爲凶惡可怕，我令老杜以嚴峻的詞句答覆之，我們既非商人，更無貨物，何從「票」起？他們沒得結果，恨恨而去。

晚飯就沒有吃好，飯後除兩個青年之外，還有許多蒙古人到兩家商店

來，使我們莫明其妙，蘇牧羊和老杜飯後去和蒙古人打聽，他們自稱是卡兵，蘇牧羊缺乏政治經驗，希望把「公事」去恐嚇他們，說他們弟兄倆是圖王派的「差事」，送我到定遠營，找定遠營王爺有公事」。這一下弄糟了，他們，就叫拿公文來看，他沒有，他們就宣布不許我們走了。

聽到這個消息，氣破了我的肚子，我親自出馬交涉，從山西人那裏打聽，說那些蒙古人確是公事人，其中有一個老頭，還是團總之類的地方官。我沒有法子，只請繙譯和那老頭交涉，說明我是好人，兩個喇嘛是我雇來帶路的，駱駝也是雇的，他們希望免去沿途的捐稅，所以沒有得我的同意，自己胡說，請他們原諒，如果他們不相信，可以派人押送我們到定遠營，王爺達理扎雅和我認識，那就可以證明，關於派人的來回費用，我完全負担。無論如何也說不通，他非不讓我們走不可！我後來提出只允我一個人先走，把老杜和喇嘛留在那裏，等到王爺信來了，再讓他們前去，他仍然嚴詞拒絕。但是，他又不提出解決這事情的辦法！那位山西商人在旁邊出主意，最好雇一個人先去王爺府送信，花上二三十塊錢，等王爺命令來了，他們自然會放我們走。然而來回要十幾天，我是不能等的。一切努力都失敗，只好無精打采的回到帳幕，過了夜間，再作他圖。

鬧了亂子的蘇牧羊，回來拚命唸經，道爾濟加緊推牙牌數，他推的結果，總是凶多吉少，又另外拿銅元來卜卦，卜來總是「下下」之流，老杜和他們倆的面色，隨着這些不吉利的預告，一分一分的淡！

今夜正是中秋，浩月當空，秋風肅厲，商人們中夜祭月，大發放爆竹，人頓生鄉里之情，全國若干父母兄弟姊妹，皆正於此晶瑩的秋月之下，思念其飄流異鄉之骨肉手足，其於新婚之少婦，當此情景，尤難抑其對於孤身作客之侶伴發生綿纏眷戀之思也。自東瀛三島徵拔而來東北察綏任侵略和平的中國大和青年，設於此夜，與其親愛的父母妻子，兄弟姊妹，隔日本海而相對想望，亦不知將作何感想也！

夜中腹痛甚烈，腹瀉頻頻，戈壁夜寒，冷澈心肺！眞所謂「屋漏又遭連夜雨，行船又遇打頭風」！此事頗費相當週折了。

晨起，鎮番商人突秘密來談，昨夜一羣蒙古人並非善類，這裏根本沒有卡子，他們並無絲毫的公事，完全是惡棍地痞之流，叫我們好好應付。說畢，匆匆而去，蓋恐被蒙古人看見。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敵方情況既已判明，作戰自有正確辦法，此時我義正詞嚴的去山西商人家裏看蒙古人，他們一共有十幾個彪形大漢，我先送他們每人一點禮物，給他們相當滿足，並且分了他們圖利的一致心理，然後專對老頭說，我到定遠營，確乎有要緊事，駱駝和人是雇的，蘇牧羊不該撒謊。同時我拿出幾張不相干的電報紙，上面有「望兄速來，行前盼電示」等字句，叫山西商人念給他聽，說是他們王爺打給我的電報，如果他不讓我們走，我們就不走，以後王爺查起來，他可担負不起這樣的大責任！

威脅成功，我們又收拾行李，逃過一大難關了。只可恨那個惟利是圖的山西籍商人，自殘同類，爲虎作倀，並且自己出主張，還想得我幾十塊錢的便宜。設身處地，易地而居，他將何以自況呢？

我並不深責他的行爲，我只感到在不正當不合理的國內民族關係中，養成了許多同胞病態心理和病態意識，將來的前途，相當可慮。因爲生存寄託於環境，環境不良，生活意識一定不正。歷史上的例子，叫我們可以反省到這種道理的很多，如明代天啓以前，黃河沿岸及治河官吏，沒有不願意黃河決口的，因爲河一決口，上至總河下至閘官，可以藉此侵尅金錢。下而至於「執事」等小職員乃至於游閒無食之人，可以因此領用伙食和工資！明憲宗時，京畿一帶的人民，因爲畏避繇役，並且希望富貴，然而文不能登科，武不能點將，乃往往自己壞了生殖能機，所謂「自宮」，並且自宮了他的子孫，每天到禮部投進，希望入宮做太監，如此一方面可以錦衣玉食，一方面入了皇宮，地方官再也不敢麻煩。此事相習成風，每日有數千到禮部門口，儼然成爲市集，竟至勞當局下令禁止！

走是走了，十月一日這天，情緒有點不一樣。一方面還怕蒙古惡棍來追，一方面憂慮前途是否安全，蘇牧羊和老杜的臉色是無精打采，低垂着腦袋，默默無言的趕駱駝！

上半日盡過矮小的亂山，視線短促，眼景荒涼，回憶昨夜遭遇，不禁嘆人事之艱辛。行約三小時，至一荒野乾河中拾駱駝糞煮茶打尖，心情倍極悽涼。蓋自拐子湖合新綏駝道後，至此又將南入定遠營尚不知安全否也。

南行路上，有鮮明之汽車印，似為一月前者，前聞日人自黑沙圖崧稻嶺各地有汽車開定遠營，果然，則定遠營已凶多吉少，蓋除日人之外，中國方面尚無以汽車試行此路者。旋入一長山峽，路窄而崎嶇，汽車印會繞行極遠，似為三四輛車以上之輪跡，但至最險處，已無車跡，頗疑其去向。

出山，順沙河行，間有巨樹孤立沙河邊，蒼勁遒老，頗有獨木撐天之氣概。愈南行，地勢愈低，戈壁中駱駝刺漸多，不似純戈壁中之一無所有者。沙河且盡，有輝煌的廟頂及大鄂博出現於山坡上，地上人畜足跡較多，而廟前環繞之柳林，已顯然在望。出沙河，則俠兒岩廟以富麗莊嚴之姿態，屹立於山南，面向數百里之有草戈壁，寺院牆壁門戶窗牖，紅綠相間，而白粉亦新。此為記者離開黑沙圖以後所覩者之第一大建築，其規模比額濟納之東廟尚雄壯堂皇。惟就實言之，此僅蒙古地方之三四等廟宇，無足可稱，但「饑者易為食」，三千里戈壁荒凉之後，覩此小廟，已覺不勝其慰安矣！

二駝蹄破，一步一跌，人亦漸困，故途中不似初行時之多話。至俠兒岩廟時，我有入廟求休息意，而蘇牧羊卻堅持不可，且策其跛駝，繞廟而過，蓋不欲再出麻煩也，而此時廟中卻開門走出一短小精幹之喇嘛，召手令我們停止，闊步而來，二位喀爾喀喇嘛嚇得手足無措，神色慘淡，蓋不知又將出什麼事也，來者面貌兇狠，蝌蚪眼，八字鬚，打量我們每一個人，打量我們駝上的行裝，而口裏却問些不相干的話。我們上過了哈爾莫可台的當，早已決定以後對付外人盤問的辦法，老杜和蘇牧羊他們對任何人都一致的說他們是我雇的，從額濟納到王爺府（定遠營），至於幹什麼事的，他們推着不知道，叫他們問我，我的服飾有幾分特別，不大多說話，那般蒙古人不敢輕於犯我，於是可以少現許多漏洞。蝌蚪眼的傢伙和他們談無結果，回眼望我，我拿半通不通的蒙古話對付幾句，漫不置理的轉而命令蘇牧羊：「亞布」了！（「亞布」蒙語「走」也）。

過廟天已黃昏，夕陽在花崗石的戈壁裏反映成金黃色的空幕，由南面疾馬而來一位白馬紅衣的騎士。雪白與鮮紅，風馳在金黃色的廣漠和大氣之中，呈現人間難遇的奇景。逼近後，白馬所配者竟為一中年喇嘛，故負此美妙風光！

又十餘里，有商家三家，他們再不敢和商家接近了，我的意思他們也不接受，又前進七八里，搭帳於道旁二三里之戈壁中。

駝蹄破得利害了，流出血水，當極痛苦，但是誰管呢？我只希望早到定遠營，好作另外的事情，老杜和蘇牧羊他們也希望早到，好作回去的打算，而眞正關心駝蹄的，恐怕只有牠自己了！

夜間睡在平坦戈壁的帳幕裏，中秋剛過的明月，從帳幕口上呈現她莊麗的花容，她中間的陰影，彷彿是中國的地圖，這海棠形的陰影，漫漫的從東北角上發出一道白雲，向西南和西面侵蝕。陰影北部有一條東西，蜿蜒的黑線，彷彿是我們的長城，黑線南面許多有力的黑點彼此在衝突，弄得那塊陰影充滿着烏煙瘴氣。而黑線的東北和東端白光卻非常猖獗的發展，浸假北半部陰影將全部消解。後來全部陰影騷動，南半部陰影逐漸統一化，配合着白雲下的零星黑點，向東北推移，很快就見到那片白雲退出海棠形陰影之外。也許這是未來東亞政治大勢一部份的預告。　（未完）

全國新書彙刊

（第三十九週民國廿六年三月十七日）

本報前為便利讀者購買書籍起見。會於報端將全國各種出版物分類介紹。刊佈以來。深得各地讀者贊許。唯以篇幅有限。對於出版界所出新書。未能詳盡調查。致勞讀者紛紛來函。要求增設新書介紹專欄。本報服務社會。促進文化之初衷。特自六月一日起。每逢星期二。在廣告欄內編刊「全國新書彙編」。將全國出版新書之書名，著譯者，定價及出版者等。依圖書分類法編排，俾便各界隨意選購。惟本報見聞有限。容有調查不週或遺漏之處。尚希各界不吝賜示。並加鑑諒為盼。

語文學

中國文字學史	胡樸安著	四元特價七折
北方話的新文字小字典	蕭聰編	四角

美術

清二十家畫梅集冊	翠微樓藏	二元五角

文藝論著

二三事	魯迅等著	三角
果戈理是怎樣寫作的	孟十還譯	三角五分

小說

大波(上卷)	李劼人著	六角
成名以後	王家域著	四角五分
域外小說集	周作人譯	五角五分
現代中國女作家創作選	雪非女士編	六角
印度短篇小說集	伍蠡甫譯	四角特價七折
颱風及其他(短篇)	袁家驊譯	一元三角
總退卻(短篇)	葛琴作	六角
皮普士日記(長篇)	文若女士譯	五角
貴族之家(長篇)	麗尼譯	九角

兒童讀物

俄國圖畫故事全集	董任堅編譯	六角
非常國語選	劉椿年	全二冊一元減售五角

散文

瓜豆集	周作人著	精九角平五角

應用技術

中國刺繡術(英文本)	馬則民著	一元二角

農業

養蜂十六講	馮煥文著	一元八角

知識

中國度量衡史	吳承洛著	二元四角七折

衛生，醫藥

師範衛生	陳雨蒼著	五角
中國醫學史	陳邦賢著	一元四角七折

考古

先史考古學方法論	滕固譯	三元特價七折
中國考古學史	衛聚賢著	二元特價七折

傳記

歐戰工作回憶錄	顧杏卿著	二角五分

遊記

羌戎考察記	莊學本作	一元
切流斯金號北極探險記	逸夫等譯	七角

本週創刊雜誌

文叢(純創作月刊)	靳以主編	每冊二角	全年十二冊二元
舞台銀幕	凌鶴編	每冊一角二分	全年十二冊一元二角
生活學校	陳子展編	每冊一角	全年廿四冊二元二角
人間十日		每冊五分	全年三十六冊一元八角
共信周刊		每冊五分	全年五十冊一元五角

學術

滄浪詩話箋注	胡才甫箋注	五角
甲骨集古詩聯上編	簡琴齋撰	五角五分

讀書方法

書報雜誌閱讀的方法	呂紹虞編	七角

哲學

通俗哲學講話	沈志遠平心等編	四角
現代邏輯	汪奠基編著	一元六角
中國民學	虞愚著	四角

社會科學一般

怎樣研究政治經濟學	柳湜著	三元五角
現代各國社會救濟	陳凌雲著	二元五角特價七折
文化學之能學的基礎	馬酒忠譯	七角五分
我們的思想家	易君左著	五角

太平天國史事雜錄（七）

老長毛

洪楊入金陵情形述略

一，養拙軒筆記　關於太平天國史乘，其初期記載，遠不如建都金陵後之富，因洪楊入踞金陵後，改稱天京，始爲中外所注目也。且初期史料，不特缺乏，並未曾整理，故余近來嘗注意洪楊由金田村起義，以至建都南京中一段史實。太平軍由武昌順流東下，王韜「甕牖餘談」，黃鈞宰「金壺七墨」，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諸書，均曾紀之。至洪楊入金陵情形，記之較詳者而可信者，莫如沈梓「養拙軒筆記」，（鈔藏本，見逸經文史半月刊第二十四期簡又文：浙江文獻展覽會中之太平文獻。）述目覩楊秀清迎洪秀全進城之情形，惜無月日可考，殊覺遺憾。近發現當時居金陵城中者之日記，及軍機處檔案數件，足補沈著缺略。按太平軍攻破金陵軍事經過，養拙軒筆記謂爲『賊潛於空寺院內掘地道，兩地雷一時併裂，城垣遂壞數十丈，賊衆遂入城。其調兵遺將，攻城略地等事，皆楊秀清主之。號令極嚴肅，違者斬之。無一人敢干令者。』太平軍軍令之嚴，於此可見。

二，洪楊入城之前夕　按汪士鐸「乙丙日記」卷一，記親見南京事變之前後經過，謂：

咸豐二年冬，江寧戒嚴。

三年正月三日，警報日至，官府禁人民遷徙。議毀城外民房，而城外士民大譁。四日巡撫楊文定嚴示，民遷徙者立斬。於是織造託故出城不歸。而楊亦託言往京口籌防，遂去不返。

十九日總督陸建瀛狼狽遁歸，人始知時事不可爲。

二十六日鳴鑼出示安民，令民開舖戶，言賊已敗遁，去八百里。

二十七日，暮，賊已至，蓋時官未探聽，皆未知也。

上雖寥寥數條，而此二十餘日人心皇皇，官吏虛飾之情狀如見。最可恨者，官吏自己先逃，乃嚴禁人民遷徙；及敵將至，猶出示安民，真所謂自欺欺人也。

三，太平軍攻城與城破後情形　據「乙丙日記」載：

「正月二十八日，南門西門皆閉，北門猶暫啓。夕，賊大至。」

「廿九日晨，攻城，據長干寺塔爲礮架以攻城內。福提督運火藥數百于報恩第寺，賊得資之以攻我。于是飛礮滿城，民牆屋多被穿毀，則塔之害也。賊據南城外及上新河民房爲營，以上新河木行之木爲攻具，糧爲軍食，金銀器具皆足用。上新河木植甚衆，賊爲雲梯數千具，巨筏數千以濟其衆。日焚城外寺觀，取其土木偶羅列山岡以疑人。」憑寺院及高塔攻城，與養拙軒筆記完全相同，而太平軍攻城所用火藥，（後用地雷將城轟破）雲梯，巨筏等工具，皆得自清軍，以矛攻盾，便利實多，否則以金陵城之堅廣，圍攻殊難，何至烏合之衆，旬日之間，遽下名城也。

按城之陷，爲二月初十日，太平軍隊先入北城，南城猶不知也。當二月初六七日，洪軍由儀鳳門進攻，擊坍一角，旋補之。太平軍仍於儀鳳門外靜海寺穴城根脚，置火藥轟城，初十日爆炸城坍，太平軍由缺口上者二三百人，爲城內園戶所殺。復由水西門一帶，以雲梯登城，入數千人，城遂破。先至北極閣一帶，遇清總督陸建瀛於小教場殺之，時城北猶不知悉。「日記」記是日清洪兩軍巷戰及太平軍入城後，空氣緊張，街市冷落情況云：「人皆閉戶，見鄰人門外坐一人血流被面，余不敢問。時里巷寂如長夜，蓋賊往攻滿城，並開諸城門以進其兵也。故城上之礮轉寂。其夕聞礮聲，角聲，喊殺聲，忽遠忽近，始駭。不移時，而賊叩門至，以搜索官兵爲名，掠取財物，余處前軒，聽其搜括，賊來如織。」又云：「城中廣衢無人，衣物狼藉，屋宇門戶，傾圮載望。」其恐怖混亂凄涼情況，於此可見。蓋因清軍既不能嚴爲防守，而又空言欺飾，使人民婦女毫未預備，致全家自經者甚多，被擄者尤衆。日記著者汪梅村先生，即欲偕夫人次女懸帛，因以幼子故而未果也。

四，太平軍入城安民　太平軍進城後之重要事件，即爲「抬尸」與「安民」，據目睹者記載，謂當時死亡甚衆，半爲太平軍所殺戮，以滿清官吏及兵士爲多；半係膽小者自盡，以富戶與婦女爲甚。金陵係初十日城破，而十一，二，三數日，猶在搜殺中，故不特死尸堆積，即衣物財帛，亦貨棄於地，無人拾取。汪梅村亦曾親爲抬尸役作，謂：「十二日晨刻，一賊持刀叩門，呼余往抬尸，乃偕鄰人四人抬一尸，出南門外橋，棄之於河。大功坊一帶，賊騎如雲，至城外不絕。藩庫左右，元寶遺棄滿路，人無顧者。賊皆紅巾短衣窄袖，或紅，或黑，赤足，紅綠長巾，又以花巾繞項，持刀矛，或騎或步，亦間有戴竹盔者。以二十五人爲一隊，隊伍甚肅。街坊之尸甚衆，各舖衣物，棄置塞道，過鄰人岳新堂宅，則有賊正搜括，並搜余身，見無他物，只錢二百文擲之。自初九日午後，路無行人，皆潛伏屋上相偶語，至是始有人潛行也。」蓋由初九至十二數日，正太平軍破城，進城，

搜殺時期，所謂恐怖時代，稍不鎮定，即被枉殺。上述當時市廛紊亂，閭閻皇恐，以及太平軍之裝束行動，今日讀之，猶如親見。洵爲關於金陵城破之重要史料。尤可注意者，以著者痛惡太平之人，而稱其「隊伍甚肅」，足見洪楊初起，確極注重軍隊紀律，曾國藩奏疏中，亦常稱洪楊要結人心，紀律嚴明，亦可証明。至後土地日廣，隊伍日大，規律漸弛，尤以楊秀清之死爲其重大關鍵，因李秀成，陳玉成等之才幹氣魄，俱不若秀清之英鷙嚴刻也。

十三日起始行安民，同時勸人入夥，一般畏禍者多從之。「日記」云：『十三日晨，鄰人門首，集人甚夥，因入視之，見一賊踞坐，持刀勸人往拜兄弟，彼與一紅布條有記識，可免於害，言之甚動聽，而貌亦和煦，聞里人多往拜兄弟者。其儀並不拜，只一通姓名，即給一紅布褂，衣上即可出入里巷，毫無阻礙，鄰人李捷，門人高階平皆如此。遂階岳新堂等十人同往，至白酒坊婁宅，見來者如蟻，有持小紅布而去者。宅內食饌衣物山積，聽人自食自取。俄傳賊言此屋狹小不能容，導人出城至寺門首開油坊譚宅，一賊立廳事前，持黃布二方給人，並一「腰牌」，伍伍什什入之，其黃布一印「右一軍後四北，」一印「聖兵」，方知爲所給。』上述入伍情事足供參考，蓋與太平後期强民入伍情形大異，此時所謂「言之動聽，貌亦和煦」，尙甚客氣，而人民亦稍有自由。至後凡至一地，即以威力繫所虜壯丁（牌面）老弱（牌尾）於一處，略「講道理」，（即演說曉諭）即算完畢，云「拜兄弟者」，即入伍之意，太平術語，稱兩廣起義者爲「舊兄弟」，後來沿途加入者爲「新兄弟」，又目爲「新傢伙」。上文云「食饌衣物山積，聽人自食自取，」此雖係太平軍社會主義精神，亦初起時籠絡貧窮者之手段，由廣西經湘鄂皖以至金陵皆如此，天京建立後遂不如是。又：入伍時，除給以「聖兵」號衣外，並一「腰牌」，即出入證，上書本人姓名職位等履歷，實沿自秘密社會，惟秘密社會稱「腰平」，此稱「腰牌」耳。（見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陶成章敎會源流考）。蓋太平天國與秘密社會之深切關係，固隨時均著其痕跡也。

五，**洪楊入城**　綜觀太平軍攻金陵之日錄，咸豐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夕，大隊抵金陵城下，二十九日晨，開始攻城。二月初六七日猛攻儀鳳門，惟未得手。初十日由水西門一帶將城攻破，是攻城共費旬日之力。由初十至十三日搜殺清吏官兵，十三日起埋尸安民，至十五日，太平軍首領楊秀清即入城，計爲城破後之第五日，不可謂不速也。「養拙軒筆記」雖詳敘洪楊入城儀仗之盛，惜將日期塗去，無從稽考。只謂：『楊逆率衆先入城。……城破後口日，楊秀清率各僞王迎洪秀全於江干舟中，楊逆紅袍貂帽，如宰相服飾。其餘各賊或戴官帽或插豎雞毛，帶領賊兵十數萬，簇擁跪迎。其日天色晴明，旌旗蔽空。各僞官皆騎馬，帶兵勇前駈。其次僞

王五人，皆坐黃轎，轎頂一鶴，後皆有僞王娘大脚蠻婆數十人騎馬從。」文中除描繪車馬旌旗之盛外，最重要者，爲楊逆率衆先入城，蓋秀清掌握軍符，自須早日入城以資鎮攝。秀全爲全軍首領，恐地方未靖，故不即來，証以他書，實非妄言。汪氏日記，不特載明秀清進城日時，亦云秀清先至金陵，可相互証。日記云：「十四日，賊云今日城外殺蠻婆，不能入城。十五日清晨，館中頭目宋某往下關接楊秀清回，蓋賊首始至也。」可見楊氏之抵金陵，係十五日清晨，言明接楊秀清而不及秀全，是「楊逆率衆先入城」之說，更足証明矣。惜日記中後未提及秀全入城情形，「養拙軒筆記」述目覩天王入城情狀，並謂秀清率各王迎於江干，謂：「洪秀全之帽，如演劇長生殿唐明皇之帽，黃繡龍袍，黃繡龍鞋，不穿靴，坐一黃色大轎，轎頂五鶴朝天，用十六人舁之。與夫皆黃馬褂，黃帽。前隊旗幟兵衛數百對。次敲鑼手口對，次吹鼓手八人，穿口口。僞太子二，一騎馬，一抱在乳媼手中。僞王皇轎後，僞王娘三十六人從，皆大脚短衣長褲，不穿裙，騎馬，手撑日照傘。最後擁兵衛者，亦不計其數。蓋駈策萬衆，喧闐數十里，居然萬乘之尊。」騎從之盛，逾於專制君主，考之其他記載及當時奏報，確非虛妄，惟亦有與事實不倅者。按洪楊踞金陵後，清廷屢諭當時負責將帥，命確查洪楊入城情形，與夫年歲面貌，據咸豐三年六月三十日「向榮許乃釗片」（原件藏故宮軍機處檔案內）覆奏「奉五月初二日上諭，探訪洪秀全楊秀清等逆狀貌形跡」云：『臣等抵金陵後每見城中逃出難民，必詳加訪問，僉稱洪秀全居天王府內，楊逆七日一朝，其餘授僞職者，皆不能見。本年二月間，洪逆進城時，以三十六人舁一大轎，四面蔽以黃綾，道旁居民，皆令俯伏，不准仰視。惟輿夫見其坐在轎中，約四五刻，兩骰並未稍一展動。逮至僞天王府，進頭門後，將轎歇下，另有廣西大脚婦女舁進，以後從不出門，即其上轎時亦未得見，此則衆口之所同也。至於楊逆出門，用十六人舁一大轎，轎外亦糊黃綾，前後鼓吹鳴鑼凡十餘起，衛以牌刀手，儀從約長二里許，路人亦皆俯伏，不准仰視。』此奏足補「養拙軒筆記」之缺，文中謂：「本年二月間，洪逆進城，」按秀清於二月十五日先入城，則秀全入城距秀清進城時期當不遠也。其與筆記異者，筆記謂秀全所乘大轎係十六人舁之，奏報則稱爲三十六人，秀清轎十六人，考之太平禮制，當以三十六人爲是，因秀清出門即用十六人舁，秀全必更過之也。又奏中稱秀全面目無人得見，各書所記均同。筆記稱其所戴帽如戲劇中唐明皇王冠，雖只言其華麗繁雜，不必求盡同；然當時秀全入城之際是否露面任人瞻仰，殊成疑問。愚以爲奏報所述較爲近情，筆記形容，或係傳聞之誤，或因人衆不辨眞僞。因彼時金陵初下，散兵游勇，潛伏猶衆，秀全焉能不自戒備？奏報謂其上下轎時，亦未得見，與「賊情彙纂」諸書所記，大皆符合，此研究史料者不可不注

意也。

六，楊秀清等面貌　由上引史料之考訂，關於洪秀全入城情形，除楊秀清迎之江干爲事實外，其面貌如何，一般人民，實未得見。至於秀清等，因出街較頻，且後來地方平靜，不甚戒備，故人民多得覩其丰采。今日紀載洪楊諸人年歲面貌者，如「粵匪雜錄」，「賊情彙纂」，「蠻氛匯編」，及天地會文件等，均大同小異，而皆未起事前所得。向榮許乃釗奏片，於秀清則言之甚詳，謂：『楊逆出門，間有窺見者，據稱該逆年約三十餘歲，身材中等，面色黃黑，眉骨高聳，鬚黃微白，指爪約長三四寸。該逆每出，頭帶黃風帽，身穿馬褂，繡袍緞靴皆黃色。兩眼帶極大墨晶鏡，或用黃白面具遮障，總不欲人見其眞面目也。惟石達開，羅大綱兩逆，其面貌尙易認識，石約三十餘歲，面長，色白，微鬚，並無疤記，專議賊黨功罪賞罰。羅大綱原係指揮，陷鎭江後，亦封僞王，約四十餘歲，鬚髯長多，易於辨識』。所描秀清輪廓，較爲近實，云戴黃風帽等服制，亦太平法度，「養拙軒筆記」云「紅袍貂帽」，考其時正當寒令，亦尙可通。雖不無渲染，然其事實，證以汪氏日記，大致可信也。

七，書後　關於秀全面貌問題，當其廣西初起，未入金陵以前，見之者猶衆，各書所記，蓋本乎此。自入金陵，即不易見，核以降人供詞，及虜居天京之文人名士私著，均足証明。是史書稱秀全至金陵後，耽於女色，不理朝政，當係事實。今日書肆所見太平天國史籍，卷首多載一「洪秀全像」，服明衣冠，間有註「天德」二字者。此實一般史家不察之咎，按該圖像，實爲「天德」，惟只云「天德」，而不稱「天德王」，不知是否即洪大全？蓋道咸時由江南流入外國，清末復由日本「清朝全史」將其載回，竟誤爲秀全像，展轉謬傳，無有察者，余前曾爲專文辨之。（見國聞週報第十二卷第廿四期拙著「道咸時代之反淸運動與洪秀全之淸黨」一文。）故秀全面貌究係何似？據今日所見史料，不過輪廓大略，猶非定論。其他諸王，皆可考査。外人書籍並有忠王李秀成之照像，衣冠儀制，足供參考。惟太平後期與前期相較，或不無相當變易改革，愚以爲太平初期之衣冠儀仗，極戲劇化，而諸首領所穿戴者，即儘有乃當時鄉間「戲班」之物，（見李圭「思痛記」，王韜「甕牖餘談」。）草澤英雄，固宜如是，况當草創之時乎。

又：余前撰「金陵天王府」一文，（見國聞週報第十四卷十一期）今見咸豐三年向榮奏片，可爲增補，奏報云：『逆將督署附近民房，一槪拆毁，改爲僞天王府，周圍築牆，厚若城垣，高又過之，可以俯瞰城外，臣等於紫金山上遙見甚明。又聞該逆二月間正在起造僞宮殿，因聞大兵趕到中輟，迄今尙未完工。』足補各書之略，二月入城，二月即起造宮殿，積極可見。益證明秀全入金陵後從事晏安，而無遠圖也。

廿六年夏於宋都

全國新書彙刊（第四十週民國廿六年三月廿四日）

謹啓者敝都爲謀出版界與讀書界溝通並便利起見特自去年六月起每周編印新書彙編刊載敝報暨國聞週報迄今業九閱月（凡三十五週）深荷各界讚許不勝榮幸前數週因敝報循例休刊以及新聞擁擠關係不得不暫時停刊有勞各界垂詢無任抱歉茲自本期（三十六期）起每周於星期三仍在敝報繼續編刊（國聞周報則照常每期刊載）尚希各界注意並源源賜敎是幸

經濟

蘇俄之國民經濟建設	祝平著	八角
金融法規彙編	中行經濟研究處編	二元特價七折
國際貿易實踐	沈光沛編	二元
所得稅法令分類彙編	王逢年等編著	三角

國際政治

如何認識我國危機	劉及辰著	三角
從廣田內閣到林內閣	姬明，李凡夫合著	一角五分
現代政治大綱	鄺震鳴著	七角

教育

孝嶸修訂墨跋量表	蕭孝嶸著	四角

道德學

道德學	溫公頤編著	二元四角特價七折

自然科學

青年氣象學大綱	白桃編著	六角特價七折
科學隨見錄	薛德焴著	四角五分特價七折
湖南長常區地質誌	王曉青等著	二元五角
昆虫的社會行爲	黃其林譯	三角五分特價七折
發生學綱要	鮑鑑清編	九角
人類展望	郭沫若譯	二角五分

文藝論著

國難與文化	柳湜著	一角五分
普式庚逝世百週年紀念集	章慤編	三元特價七折

小說

窰場（中篇）	葛琴作	二角五分
水滸（英文）	方樂天校閱	七元特價七折
更夫及主人	高爾基著 樹華譯	八角
愛	周文著	四角五分

散文

短簡	巴金著	三角
黃花苔	蘆焚著	三角

語文學

現代外國語教授法	徐仲年譯	一角五分
日本文言文法大綱	張師亮著	九角
日本口語文法大綱	張師亮等著	八角
中學生作文典	郭堅白編	八角

史地

西康紀要	楊仲華著	一元七角
竹與箏	蕭林著	五角五分

家庭知識

家庭醫事	葛成慧著	七角五分

商業知識

事務管理的實施	何清儒編著	三角

體育

力之秘訣	趙竹光譯	七角

衛生醫學

中國鄉村衛生行政	薛建吾編著	五角
助產學	師哲著	八角

兒童讀物

長生塔	巴金著	二角
兒童書信作法	美中出版社	二角
兒童應用文作法	美中出版社	一角五分
兒童記敘文作法	美中出版社	一角五分
兒童詩歌作法	美中出版社	一角五分
給新兒童的信	美中出版社	一角五分
兒童假期生活	美中出版社	二角
兒童動物奇談	美中出版社	二角
羅斯奇遇記	美中出版社	二角
兒童文法講話	美中出版社	二角
一月一日的故事	美中出版社	一角
新兒童的日記	美中出版社	一角五分
一個好學生的日記	美中出版社	一角
兒童新生活故事	美中出版社	一角五分
新兒童小品文精選	美中出版社	二角
新兒童童話精選	美中出版社	二角
新兒童故事精選	美中出版社	二角



記楊宇霆（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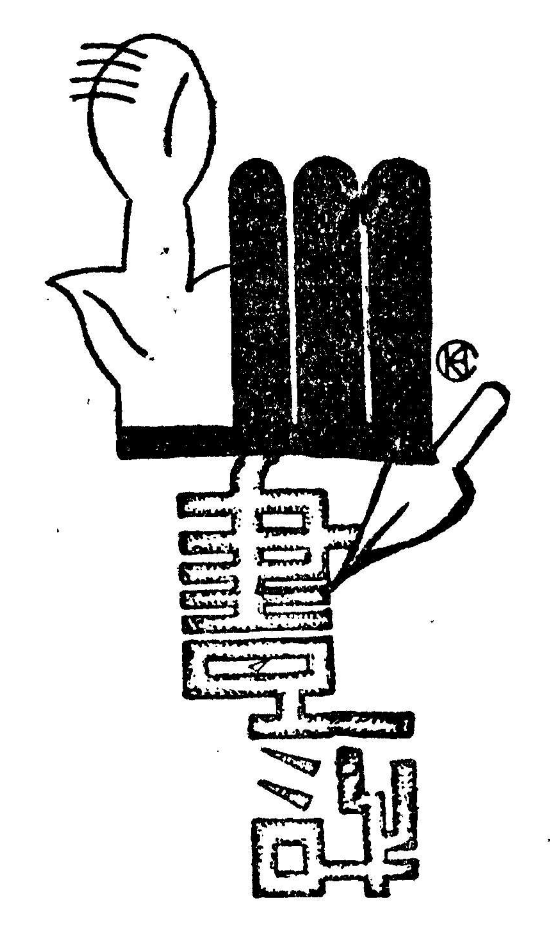
篠園

民十七之十二月初旬，東北猶未易幟。（東北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易幟，）而南中之××派，甫經翔立，紛紜遣使，拉攏各方。××派中之某要人，與東北總部之某廳長及某處長微有舊。乃派某氏為代表，持函赴瀋。訪某廳長及某處長，求介見學良。學良優禮延接之。惟迄某代表要求派員赴滬參加開會，則遲疑未之答。蓋學良非輕率淺露之人，此舉自須考慮，無怪其然也。乃翌晨為宇霆所知，特囑某處長轉邀某代表往見。某處長不得已陪之往，暢談移晷。宇霆持論之大旨，對南中某領袖，頗肆批評，而甚表同情於××派。且云鄧演達亦嘗介人來通欵曲，余已接受之。余奉系向在關內所有政治上之接洽，概由余主政，此為世人所稔知。漢卿從未與聞，抑彼更不知所謂政治焉者。貴派有何相需，請坦白見告，余必盡力。某代表即以請派代表赴會之說進。宇霆欣然諾之。更云兄若再來，請逕過余，毋庸造漢卿也。某代表大滿意以去。而某處長則局促不安，以其不該對外賓不為學良留餘地也。旬日後，果有某處之中校處員趙鵬第，（此人於偽組織成立後，曾充奉天民政長，本宇霆黨也）藉名目疾，請假調養，實則銜宇霆命，以代表奉系之名，赴滬參加××派之成立會也。學良於趙行後始悉之，故與某廳長言，鄰葛此舉，豈有此理，派代表向人作何商洽，理當使余知之。趙於年終歸瀋，聞已列席××派會議多次矣。在××派則以為趙足以全權代表奉系。而學良實茫無所知。此舉因宇霆之專擅，並足使××派與學良雙方各生誤會者。此又一事也。

以上所述，為關於軍政大計者。此外日常行政事項，宇霆尤不憚於干涉。且干涉之態度，時有予人以難堪者。吾今又舉一較重要之例證以相告。

在昔帝俄時代，基於侵略主義，凡中東路設站之處，圈其地若干里，名曰鐵路附屬地，行政司法一切治權，由俄人

掌之。（日後南滿路，即尤而效之，故俄人實開其先例也，）哈爾濱為總站，故所圈之地最遼闊。俗人於哈爾濱一埠，而別之云道裏道外，其云「道裏」者，即中東路附屬地之簡稱也。自蘇聯政府成立，以平等民族待我，始將各附屬地治權交還。我於是正其名曰東特區。設辦事長官以長行政，設高等法院以長司法。即中東路督辦之權，亦因之得自由行使。惟以共有權之關係，不得已仍設理監事會，俾中俄兩方，各出相當之人數，以處理會務，而理事長必屬俄人，監事長必屬華人，此又根於民十一二之中俄奉俄兩次協定而成立者也。大凡鐵路必有路警，為護路而設。指揮路警之權，又必屬諸路之主管機關。在中東路即以督辦公署為主管，故指揮路警之權，應由督辦公署尸之，此乃正當辦法。但該路有俄人為理事長之故，不免從中干預警政。張煥相為辦事長官之日，進一步，將路警之權，改隸長官公署主管，自是俄人無從干涉，而路警與地方行政，亦愈臻融洽，此原屬一時之變則。民十七之冬，呂榮寰為中東路督辦，以電抵學良，力爭路警之權，謂當交還督辦公署主管。學良先去電解釋前此改隸地方之理由，繼復詢問若如該督辦所請，交還路署，能否杜絕俄人不再干涉，有無把握。隨得榮寰復電，願完全負責杜絕俄人之干涉。學良當即允准，一面訓令長官公署交出，一面指令督辦公署接收。文既封發矣。乃為宇霆所知，亟造學良，爭論此事，期期以為不可，必令收回成命而後已。學良終不得已曲從之，急電哈埠將原令追回。然為維持威信計，別派其高級參謀陸軍中將張厚琬，往長路警，俾直轄於總司令部，而路署與長官公署兩無與焉。有說謂宇霆夙袒煥相，特為煥相說項，故而出此。此說姑勿深論。夫以此種干涉手段，即使因公，亦屬太不留人餘地。據學良幕府中人言，類此之事，不一而足。一言蔽之，方其時，宇霆直視學良如童騃焉已，烏乎可。（未完）



評標準漢譯外國人名地名表

周駿章

一

統一譯名是很重要的工作。商務印書館有鑒於此，在民國十三年就編成一部標準漢譯外國人名地名表（下文簡稱「標準」）。過了十年，商務又請人訂正。訂正版的編者說，此書出世後，『學術界稱便。不過以前的譯名，遷就的地方較多，還有不統一處，不妥當處。我們覺得要想譯名統一，不能過於遷就』，於是「我們」用大刀闊斧，把「標準」改得更加標準。

所謂「學術界稱便」，並非誇張之詞。從事翻譯的人，若能虛心就教，至少可以免去譯音的錯誤，少鬧幾個笑話。但是自命不凡的翻譯家，不肯輕易採用別人的譯名；他們寧願誤譯Warwick 爲瓦爾維克，誤譯 Worcester 爲窩爾塞斯德，誤譯Aisne爲埃士內，而不用「窩立克」「烏司特」「安」等正確的譯音，這是很可惜的。

「標準」裏的譯音，根據Century Encyclopaedia中Proper Names 一書，大致妥善。編訂名詞的工作，有時爲一兩個字，絞盡腦汁，興味索然。編者們不辭辛苦，制成這部人名地名表值得我們欽佩。

然而訂正版中，似乎還有許多不妥當處，須要重加訂正。我們覺得過於遷就，固然不好；過於不遷就，也有許多毛病。編者們只顧到字音的正確；除此以外，百無禁忌。他們先製造一個譯音表，然後按照表上的字，譯爲名詞。這種

標準漢譯外國人名地名表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訂正版　商務出版

方法是對的——也許這是唯一的方法，別無妙策。譯音表所用的字，屢經推敲，幾乎一字一珠，字字都有來歷。只就譯音表而言，我們可以看出編者們的苦心，而且承認這些總表和分表是有價值的成績。但是，依照譯音表，go 譯爲「哥」，則非洲的一種黑人 Gogo 不得不尊之爲「哥哥」，俄國小說家 Gogol 不得不譯爲「哥哥爾」，我們就不得不搖頭了。

有了定理，就有例外。假若譯音表是原則，至少有四種特殊情形，不應受其限制。我們認爲原則沒有問題，而枝節似的例外，却有商榷的餘地：

一，詞不雅馴，不便作爲人名：如標準所列丟空日，部爾熱該楞，同同，都不像人名；而地名如基巴，馬騷阿，空窩爾，也不好聽。

二，中文相聯而有意義者，不可作爲專名：「標準」中人名如發楞，海門，開恩，約羅夫人，地名如哥哥（印度之一海港亦名Gogo），賽馬，取利豪，都不很適用。

三，教名（Christian Name） 的譯音可以英文爲主：例如 Georgius, George, Georges, Giorgio, Jorge, Jorg, Georg, Georgie 實際是一個字，「標準」譯爲佐治，佐基阿，佐爾佐，頁克，再加上非標準的喬治，佐治亞，喬格，花樣未免太多了。

四，通用之譯名，不必改譯：「標準」改歌德爲葛泰，改龔枯爾爲工庫爾，改瓦沙爲窩騷，改劍橋爲開姆布利治，

於應用上極不方便。

二

名子雅不雅，彷彿沒有關係。莎翁的「羅米歐與朱麗葉」第二幕第二齣說：

「名子有什麽意義？我們把一種花叫做玫瑰，
假若我們叫它別的名字，它也要一樣香美。」

可是朱麗葉之死，就是因爲她的族名叫做卡彪雷特，否則悲劇就不會發生了。在講究名正言順的中國，名子尤爲重要。古人稱外族爲蠻夷担，倮倮，倮玀，猓玀，猺，獞，獫狁，玁狁，猺獠，清末文人稱英吉利爲㹫𤝷猁，用意至爲明顯。前任英國駐華大使賈德幹，初來華時，拒絕外交部送給他的譯名；他嫌這譯名不悅耳，才改爲典雅的賈德幹，去和賈德耀配個對兒。

其實，中國和外國的姓名，經過時代的陶冶，現在都傾向文雅了。王士禎「池北偶談」卷二十三謂，『右氏傳，「申繻曰：名有五…………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按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衆。沿及漢初猶然，如瘓疥疵痤蟣虱狗彘棹尾之類，見於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尙質直，以生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伸伯次之，如秦伯仲雍叔建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蒭之賤，禦寇之強，杵臼籧篨髡頑狂狡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後來惡姓惡名，漸漸被人淘汰。例如複姓馬矢者，改姓爲馬；姓理者改爲李。在姓氏中，「王」字最爲高貴。凡帝王之後，都有姓「王」的資格。因此，許多亂七八糟的姓，大多冒姓爲王，而君主賜姓，夷人換姓，也常採用「王」字，所以中國人，姓王的特別多。

惡姓如此，惡名也一一淨化。譬如麟鳳龜龍鶴等字象徵吉祥或長壽。漢唐宋人以龜爲名當多，至明朝以後，麟鳳龍鶴四字照常風行，而龜字縮頭縮尾，罕見於縉紳錄。也許此字出洋東渡，脫離祖國的姓名譜了。

外人的姓名，本來以一個字爲主。但耶教昌盛後，他們多半用教名。但字少容易相混，他們只得在本名或教名之外，添上附加名（Surname），以資區別。假若一個附加名由父子相傳，就變爲姓了。附加名的形成，最初可以分爲四類：

（一）由父母或祖先之名造成：如約翰之子爲 Johnson

（二）由地名造成：居於橋邊者，名 Bridge 或 Dupont；生於 Cornwall 者，名 Cornwall。

（三）由職業造成：如金匠稱 Goldsmith，武士稱Knight，製麵包者稱 Baker。

（四）由綽號（Nickname，古文 Eke-name，原意爲附加名）造成：如Longfellow（長人），Cameron（曲鼻），Campbell（歪嘴），Centlivre（巨富）等是。

這四類附加名，從前都有些難聽的字，而綽號中當然更多。在中世紀時，Bastard（私生子），Leman（情人）Milksop（懦夫）都是通用的附加名；當時武士制度盛行，貴族武士或鄉紳的私生子，並沒有甚麽耻辱。但傳至今日這些姓或被取消，或改換字母，企圖避免原來的意義。Milksop 變爲 Milsopp或Mellsop，可見一斑。

女人的名子，無論古今中外，大概是很柔和的。中國的女名常用珠，珍，花，梅，蘭，鶯，燕，明，星，貞，美一類綺麗的字，外國的女名也常用 Pearl, Jewel, Flora, Rose, Viola, Nightingale; Swan, Clara, Stella, Constance, Belle 一類相當的字。雙方力求雅致，息息相通，原有一貫的道理。中外的女名有同樣的誘惑力，只要看一看中外女明星的芳名，就可以恍然。原來明星之中，有的以藝超羣，有的以色出衆，有的卻靠着姓名，引人注意。

現在，大多數姓名雖然失去命名的原意，但姓名既以文字爲代表，但文字本身的意義是無法消除的。況且姓名原係傳統物，由來已久，不易遽然改革。從前有人反對譯名用瑪

麗絲綺妮珍黛貞等字，以其過於妖艷；可是矯枉過正，故意譯爲怪字，也大可不必。十餘年前，武漢的報紙上似乎登過李鐵刀與張剛毅起始同居的啓事，散棄與楊八牆宣布離婚的聲明；於今，這些人也許又更名換姓了。

「標準」的譯名，就沒有顧到雅不雅的問題。珍妮麥唐納，在「標準」中，是哲內特馬克多那爾，秀蘭鄧波兒的「標準」姓名爲射利泰姆普爾，英國女小說家夏綠黛布朗蒂是沙爾羅特布隆泰，丹麥舞女 A, Genee 是熱內。「標準」將法國革命家丹頓譯爲同同，法國著作家 M.Ducamp 譯爲丟空，也不像話。此外如庫香，丟霸，丟夫楞丟蒙丟維爾，丟那，丟班，該楞敦毛，雷星，射勞，，得空楞，呑哲射桑同日之類，比比皆是，似可修改。

這些字，在初級的「標準」中，有幾個譯得較爲妥貼。不肯遷就的改編者，硬要把發見爪哇猿人的杜步亞博士（Dr, Dubois）改爲丟霸博士，也許顧此失彼，得不償失哩！「丟」字在漢字中無同音字；初級所用杜，度等字改爲「丟」，大約費過改編者一番苦心。但其餘各字有同音之字，盡可酌量改換。

三

古人翻譯姓名，有一定的字彙，如佛敎的譯名胡人的譯名等，可以證明。他們翻譯外人姓名，用瑪，克，斯，瑟，巴，泰，羅，特薩，阿，爾，基，赫，一類的字，因爲這些字的本身含意甚少；即使幾個字堆在一起，也不會產生意義。「標準」中所用的字，如謔，工，丟，射，該，同，騷，等，在譯名中可以說是革命派了。

「標準」譯 Jude 爲朱德，譯希臘婚姻之神爲海門，譯 Defoe 爲得福，譯非洲黑人中皮膚最黑的 Wolof 人爲約羅夫人，似乎都欠妥。又如多多，多利，雷同，古德文，哥代發，愛孫堡，多夫，拉夫，阿哥，圖利，尼發達，開頭等，寫在文章裏，常和上下文相聯成意。

譯 Parthia 爲安息，字音未見正確；譯Isle of Man 爲「人島」，更易引起誤會。這個島名的由來，現在很難考訂。或謂：此島位於愛爾蘭海的中央，故土人稱之爲 Mannin ，即「中間」之意。或謂：在古代色爾特文字中，Man爲「地方」之意。不論起源如何，譯之爲「人」，總不適宜。況且島上的居民通稱爲Manx，豈能譯爲「人島人」或「人人」耶？按英國姓氏中有Man 一姓，來歷很複雜。姓Man 的人，或日德人 Mann 氏轉來，或取義於「人」或「僕」，或因生於 Isel of Man，而得此姓。

又有一部分人名和地名，發音簡單，「標準」都譯作單字，如楚，林，安，同，坦，羅，桑，因，曼，黑，楊，善，蒙，蓬，基，該，法，彭，索，吉，塞，愛，雲，雷，西，工，刻，高，豪，摩等是。這些譯音是很正確的。但在實際應用中，有時不見得「稱便」。如法國批評家Taine，只譯爲一個「坦」字；假若我們引用他的文句，寫作「坦說如何如何」，恐怕識者寥寥了。中國人名地名向來以二字起碼；單字地名很少，單字人名更加罕覯。昔人譯John，不從英文譯爲「姜」，而從德文 Johann 譯爲「約翰」，就是這個道理。又譯Taine爲泰因，譯Young爲楊格，譯May 爲梅依，也是無可奈何的。「標準」中既然譯Lang, Laing, Long 爲蘭格，蘭格，隆格，則泰因，梅依等名也不妨視爲標準的譯名了。

四

敎名襲用聖經裏的名子，或使徒之名，因各地發音不同，字形亦隨之而異。「標準」中Guy, Gui, Guido 列在一起，一律譯之爲「該」，這是應該效法的。以此爲例，凡來源相同而字音相近之敎名，都可以併在一行，譯爲相同之字。倘

若字音相差甚遠，當然又當別論。

五

通用的譯名，如葡萄牙之類，即使字音不確，也不必更改。譯名固然以正音爲主，但遇見例外，豈可削足適履？統一譯名的方法之一，就在删繁就簡；若鏟除舊名，改用無數新穎的名詞，憑空增加若干麻煩，只怕使用「標準」的人要遷就錮習，而不遵守標準了。

北方報紙上的賈波林飛來伯，就是南方報紙上的卓別麗，范明克，於今「標準」上改爲查普流，腓爾班克斯了。雨果或嚣俄改爲休哥（「雨果」之譯音較爲正確），狄根斯改爲提肯斯，荷馬改爲荷麥，顯克微支改爲西恩克維赤，路得改爲盧忒，戈登改爲哥爾同，喬叟改爲超瑟，鄧肯改爲敦康，屠格涅夫改爲圖該尼挨夫，蕭伯納改爲柏那紹，舊約以西結書第一章裏的革巴珥河改爲基巴河，勸新的拉奥孔改爲雷俄科翁——這些已經不必註原文的字，而且在出版界已經「統一」的名詞，現在用「標準」的譯音，又要註原文，又要重行統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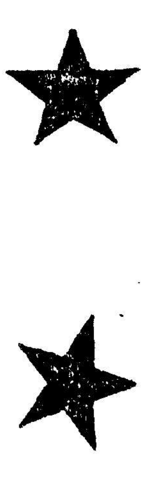
近來教育部公佈了幾種科學名詞，由商務出版；而商務又編過幾部大辭典，由專家編輯。這些都是標準，但是它們的譯名「標準」裏的很有出入。天文學名詞譯Galilei 爲加里尼，譯Roche爲駱幾，譯Ptolemy爲多祿某，而「標準」譯爲加利略，羅什，托雷密。物理學名詞譯Dulong 爲度隆，譯Kew爲克攸，譯Ramsden爲藍茲登，而「標準」爲丟隆格（這「格」字之音不知從何而來！）叩，拉姆斯頓。地質礦物學大辭典譯Richthoven爲李希霍芬，譯 Wollaston 爲華賴司頓，而「標準」譯爲利赫荷芬，武拉斯吞。同樣是標準，同室操戈，互相衝突，令人不知何所適從。改編「標準」的人，應以科學名詞爲藍本，採用科學中早已慣用的譯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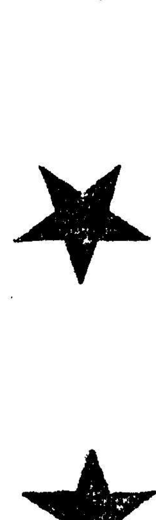
六

以上所說，只是以常識的見地，貢獻芻議。我們以爲統一譯名是繁重的工作。試看西洋人的著作，譯名也缺乏條理。孔子孟子 被拉丁化， 譯爲 Confucius, Mencius ；老子譯爲 Lao-tze 卻沒有人改爲Laocluso 一個帖木耳，譯爲Timur, Timour,, Timer laine, Timurling, Tamerlane, Tamburlaine. Tinur Beg Timur aey, 八九個字 (laine等語尾，根據 Timur i Leng或Timur Ienk 」Timur the Lame) 。托爾斯泰譯爲Tolstoy· Tolstoi,；屠格涅夫譯爲 Turgnev Turgenleff, Turgenlev；契訶夫譯爲 Chekhov, Chehov, Tchekhove Tchekoff, Tchehov ，何嘗統一？只有長久的運用，譯名才能漸趨一致。有些中文譯名好容易用熟了，何必更弦改轍？

關於材料的收集，自然以完備爲目標。Century Encyclopaedia 一書，已嫌過舊；其中沒有慕索里尼，沒有希特勒，沒有特洛茨基，沒有史丹林，也沒有葛雷泰嘉寶。將來的「標準」至少還可以擴充三分之一的篇幅。人名如Mussolini, Hilter, Greta Garbo, Dent, Swell, Cherry, Adaline 等，地名如 Sumer, Milas, Vinton, Waitaki, Vestford, Wailuku, Chilton等都被遺漏了。

這部「標準」，假若成爲眞正的標準，大約還需要幾次修改。我們平時用這部書，省卻許多腦力，至爲感激。但爲應用時更加方便起見，我們希望異日它能名副其實，變作標準的人名地名表，而不僅僅是標準的漢譯字音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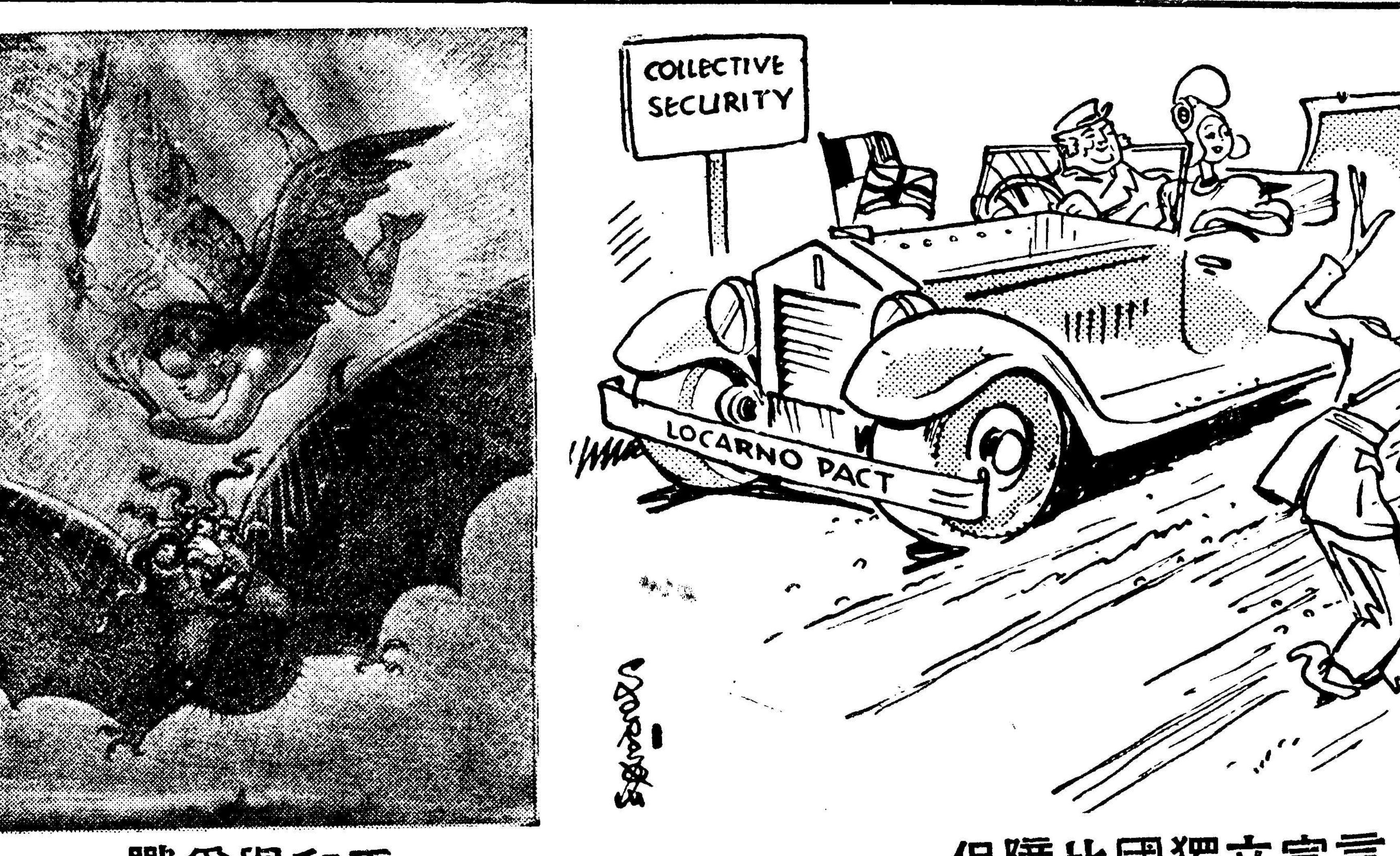



國際諷畫

弱小國家努力掙扎

戰爭與和平

柏林 Kladderadatsch 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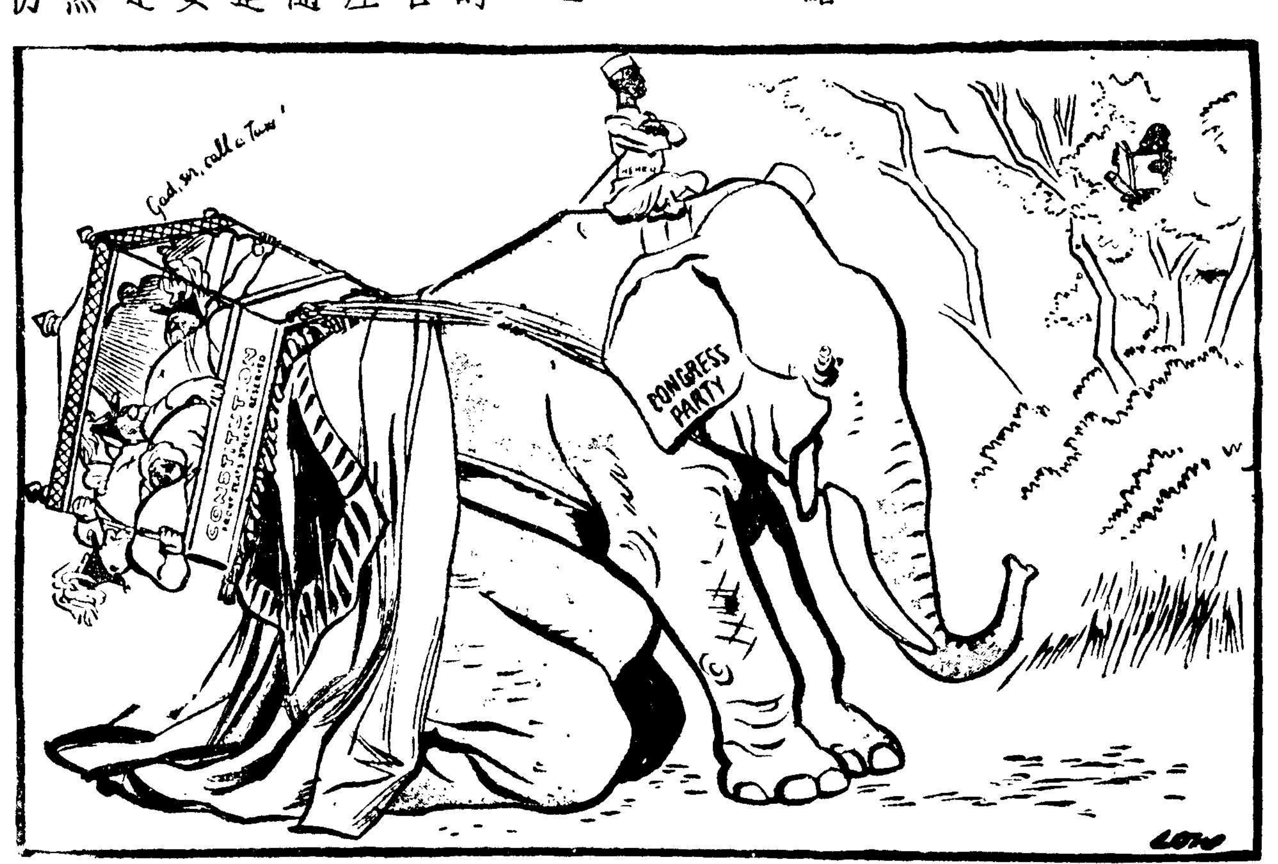
保障比國獨立宣言

比王理阿博向英法兩羅約國說，「謝謝你們讓我搭乘這汽車，今後比國仍然是要追隨左右的。」Sapajou 繪。



德波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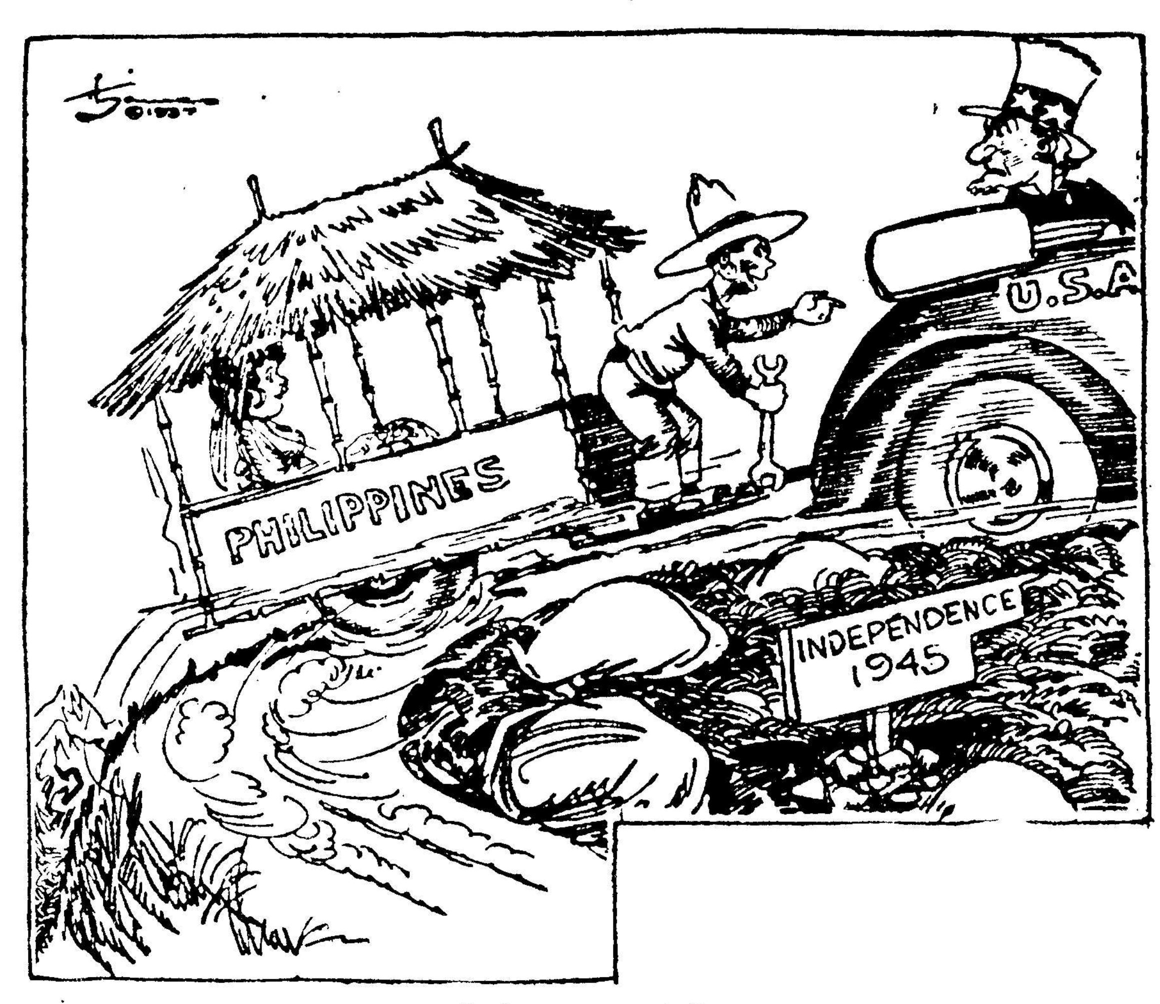
德要人高林在波蘭行獵，他對波當局說，「讓我們來分派一下吧，這野猪給你，那但澤便歸我！」　原見巴黎 Marianne 報。



靜坐罷工在印度

指印度國民會議黨反對英政府事。

英國漫畫家羅氏繪。



判　　袂

美國對菲列賓說，「再見吧，我們不需要你了。」　一美報



德報攻擊歐洲記者

原圖見柏林 Kladderadatsch 報，斥責歐洲記者製造謠言。



英美政情與西班牙



折衷的途徑

原圖見美國 The Raleigh News and Observer 報，指法總理對西戰力持不偏不倚的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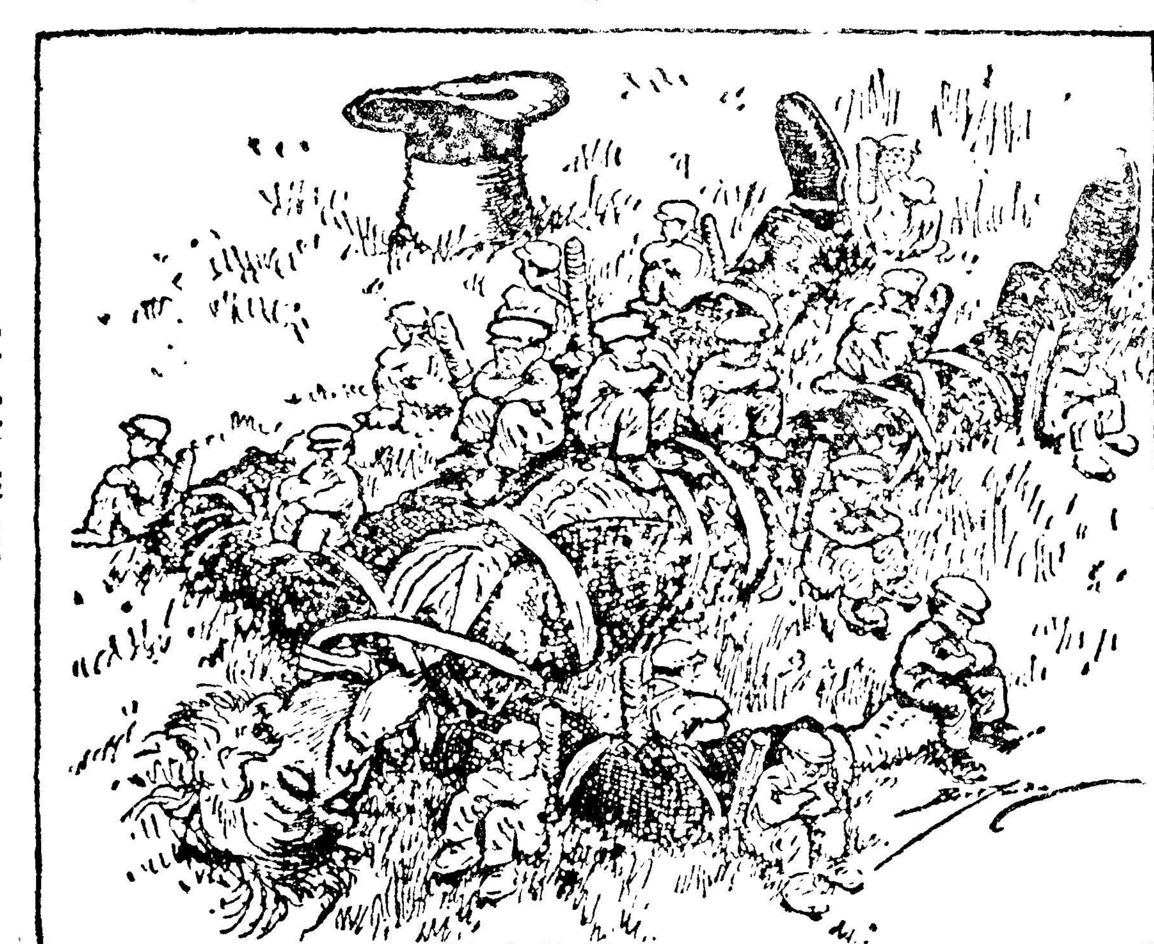


罷工展覽會

英漫畫家 Strube 氏繪

快快醒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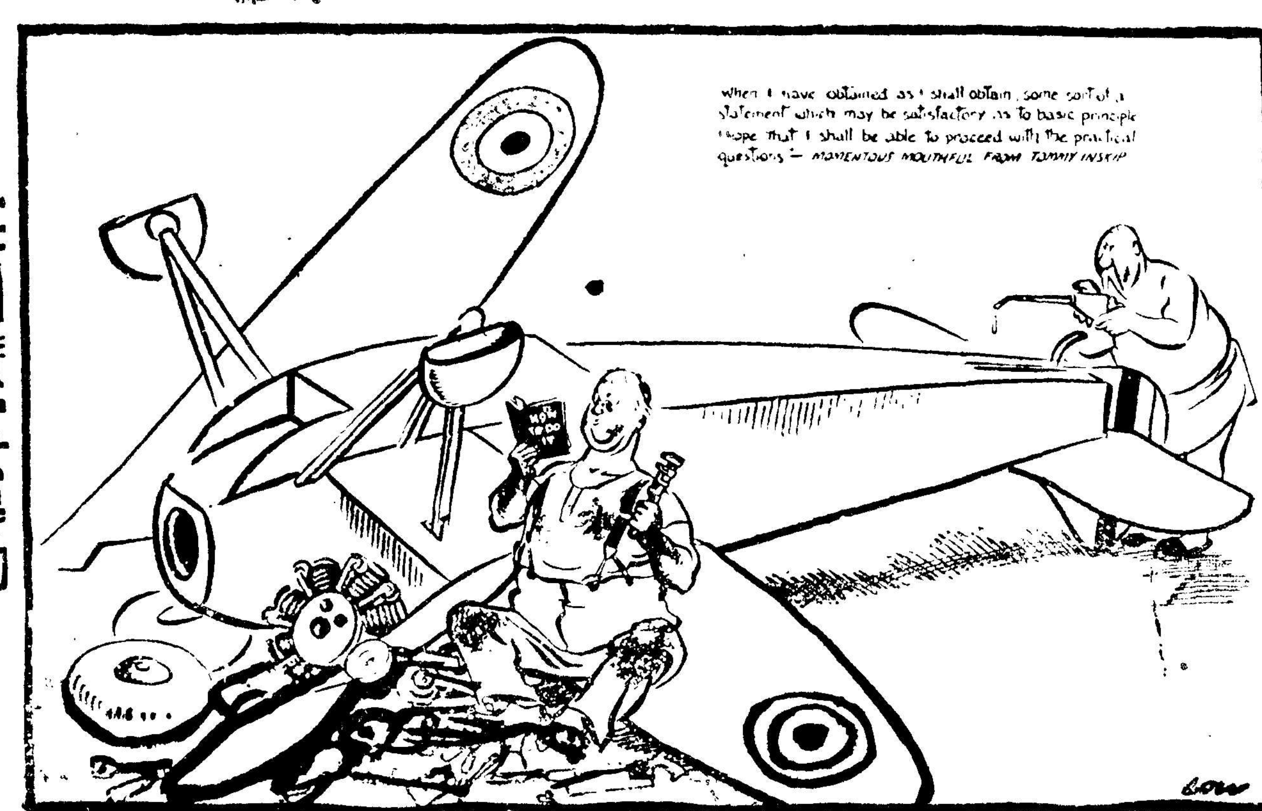
美國「華盛頓明星報」對於國內工潮勃發，促政府速起應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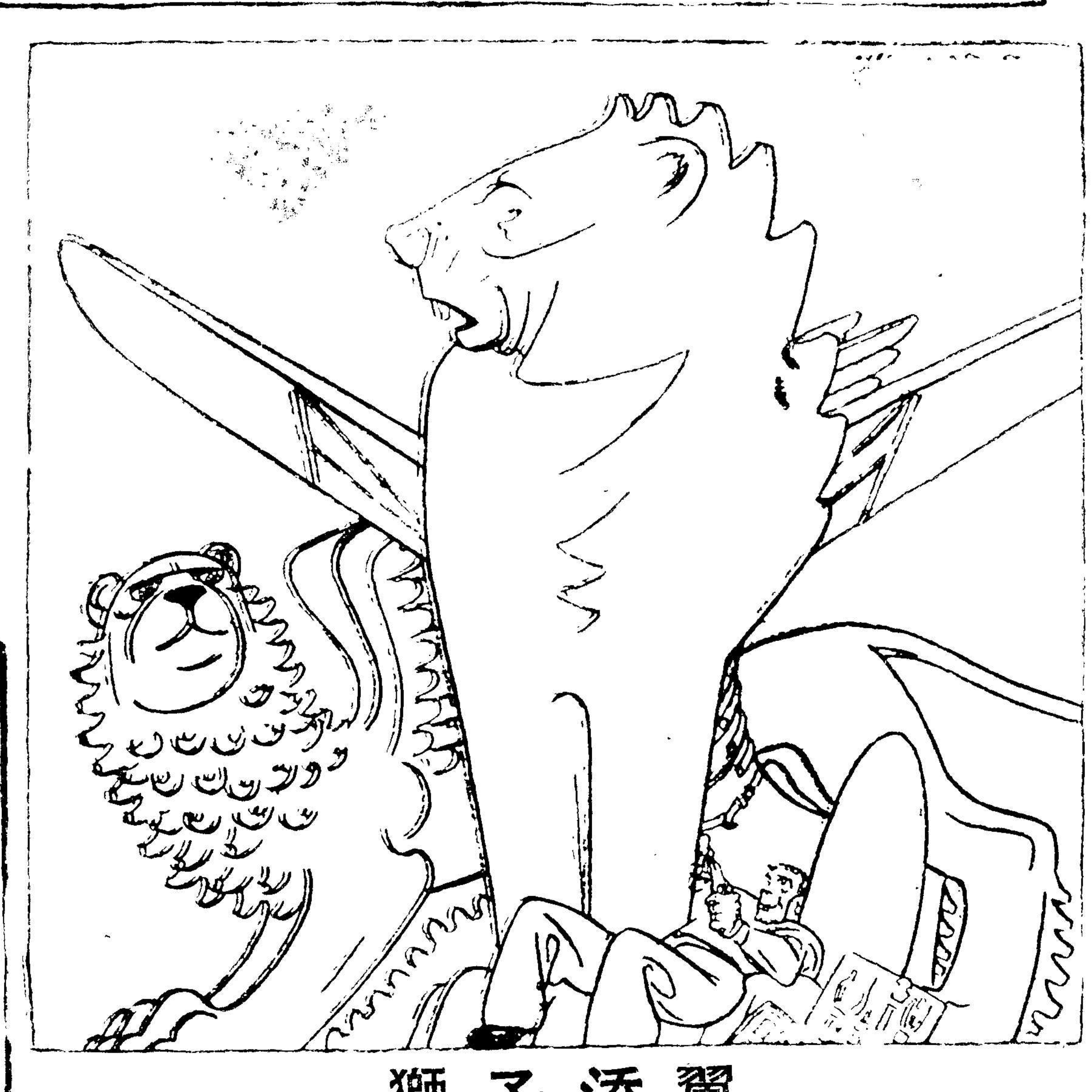
監察西亂

監委：「神甫，你往那裏去？」
喬裝的神甫：「我率領這些孩子們，去西班牙朝參。」
監委：「好，你們可以通過！」
羅馬 Il Travaso delle Idee



英國擴軍運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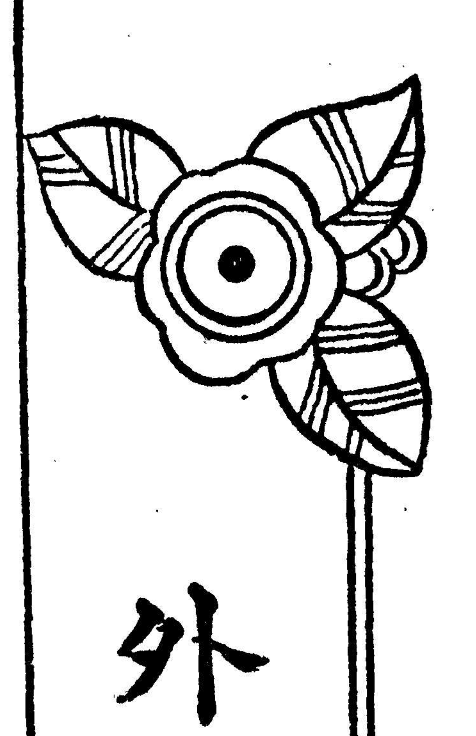
Low 氏繪



獅子添翼

「喂，英獅，你這大翅膀有什麼用？」
「啊，我無非是想飛到日內瓦，去出席裁軍會議罷了！」德國僧城 Simplicissimus 報漫畫，指英國的擴軍運動。

外論介紹



日英提携的好機

日大阪每日新聞四月二十三日載

瑟西爾羅滋 Cecil Rhodes 有言，「敵人多如天上之星，我的友人，也多如地上之沙。」英雄不怕敵人強，可以努力結交朋友，把敵人克服。一個國家也是如此。因爲利害的共通，或是文明的同種類，或是感情的一致，於是和他國協商或同盟或默契，有些與國，是必要的。而在因爲有飛行機，無線電，世界面積爲之縮小的今日，友邦尤其是必要。

然而日本怎樣呢？有可稱爲友邦的嗎？八九年來，日本的政治家，只是努力樹敵，連可以結成友邦的國家，都迫上反對陣線去了。在這一點，他們的本事，可算到了家。不僅是武斷主義的政治家是如此，文治主義政治家們，也是只知打算眼面前的小利害，而努力樹敵的。所以結果弄成了四路不通。甚麽獨行邁進哪，光榮的孤立哪，一類文字，固然不是不能自鳴得意的說明此種立場；究其實，則不外一種悲壯的敗北，在政治上論，簡直是無能達於極點。現在國聯成了辭理家的雜談會，世界成了合縱連橫的時代，日本處其間，應該如何呢？僅僅把甚麽白人的橫暴哪，安格魯撒克遜的奸策哪一類無限制的名詞，罵詈他國，決不是個辦法。稍微把像個外交樣子的事情拿來打算一下子的人，我希望有幾個才好。

英王加冕禮完畢後，首相包爾温將去職，而由財政大臣張伯倫繼其後，這個消息傳之已久。包氏辭職的意圖近已公表了。張伯倫關於東洋的形勢，有着透澈的了解。他認爲欲維持亞細亞的英國的聲望和利益，除和日本提攜外無他方法。前年巴恩貝滿洲視察團的東來，便是張伯倫的主意，雖說是一個實業團

國际新語

英王加冕日程

（子英）

五月十二日是英王加冕禮的正式日子。惟大典的舉行全期間，從五月五日的宮廷會議起，直到七月二十八日，英王與后躬赴愛爾蘭回來才算終了。這其間的諸種行事，有的莊嚴隆重，也有些是極其熱鬧絢爛的。茲將此次大典的全部日程介紹如後：

五月五日　宮廷會議

五月六日　宮廷會議

五月十日　各國專使涖臨。國宴。

五月十一日　帝國各自治領地總理

，並包含有主張日英同盟的分子在內，假使張伯倫一旦做了首相的話，英國的外交方針，多少有些變化，是很可想像得到的。

英國關於外交，有三個潮流：第一是外相艾頓的以與俄國協商爲主義，以使俄國不企圖擾亂印度爲目的。第二是對於中國抱着女性的同情之一派，因爲以同情的眼光相視，所以他們對於日本的行動政策，全認爲是兇暴的。這一派裏，雖然是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和平主義的人們；其議論，卻有爲抑制日本的野心計，訴諸戰爭亦所不辭的口吻。這一派裏的羅希安氏lothian 且與奮的主張英國應勸誘法俄美義諸國，以金錢幫助中國。這一派裏最可驚的，還有南非的斯末資將軍，他認爲像日本行動的旁若無人，以歐洲中之紛爭，不過等於蠻觸式的騷動，實不足擬日本之行動於萬一，因此，他極力主張爲取締日本計，英國有與美國同盟的必要。此等議論，以它在新聞雜誌以及議員政治家間所具有的勢力而觀，亦決不容等閒看過。

第三便是日英同盟論。作這派主張的人，在人數上，固比不上第二派，但因其爲聰明而曉大局的人們所思考者，亦具有一種強味。日本如甘於孤立，便無可說；如其不然，而打算把一個實力活用起來，使一個實力能夠以兩種勢力而發揮的話；那麼，在這合縱連橫的時代，便不可無相當辦法。在英國外交方針有一變的可能性的今日，便是個機會。使第三派在英國獲得勢力，日本有予以應援的必要。日本政府，應該把對於華北的日本政策的限度，向英國明示，使他安心。日本的輿論，應該免除客氣，直率的向英國呼籲。（紫璈）

粵省國防新建設

Old Pirate Headquarters in South China to Be Converted into First-class Fortress & Air Ba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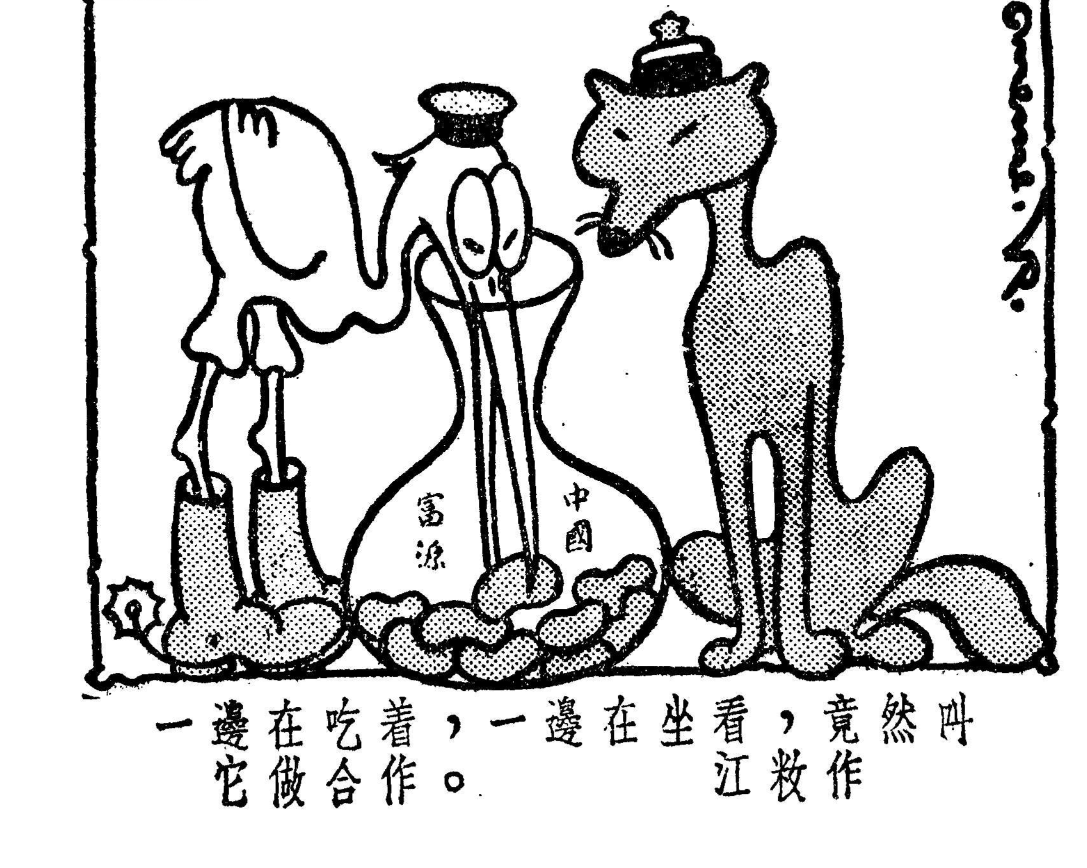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Apr, 24, 1937

中國是重工業極不發達的國家，一旦對外戰事爆發，則其軍火接濟，勢必仰給於國外。和中國在地理上最接近的強國有四：東北是日本，西北是蘇聯，南方是英法。可是法國在遠東的利害關係較輕，日本決不能爲中國之助，中蘇邦交，亦不無疑忌與隔膜；因此就目前而論，英國無疑是中國最可能的患難朋友。所以在國防的觀點上，華南（尤其是廣東）實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醞釀

，印度及諸屬地代表呈獻祝辭。英王與后在白金漢宮午宴大英帝國各方代表。

五月十二日　加冕禮。是晚英王廣播演說。

如此合作！



一邊在吃着，一邊在坐看，竟然冉它做合作。　江枚作

五月十三日　國宴。

五月十四日　外相設宴恭請英王與后。白金漢宮開皇家跳舞會。

五月十五日　招待外國專使，禮畢各準備返國。

五月十九日　英王與后赴吉爾德堂

中的粵漢廣九兩路接軌問題一旦實現，對於這一新形勢當更可促成其具體化。最近密勒士評論報登載粵省海防新計劃一文，殊值注意，特加介紹。

據最近廣東省政府某高級官員宣布，粵省沿海地帶，包抱大鵬灣及馬亞士灣在內，現均在建築防禦工事並設立空軍根據地。大鵬灣位於惠陽及寶安兩縣之間，形勢險要，素爲海盜大本營，其南之馬亞士灣亦然。馬亞士灣於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由李鴻章與英公使瑪德納特（Claude M. Mac Donald）簽訂條約，租給英國，但是在原約中，却有如下規定：「租借地以九十九年爲期，歸英國管轄，以不妨礙兵備爲條件。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司事，居民依舊樂業。大鵬深州二灣水面，中國兵船仍可使用。」

大鵬灣之重要，因爲牠是交通汕頭及粵省東部的要隘。現時粵省海面，既無軍艦警備，敵兵很容易從大鵬灣登陸，沿公路直趨淡水墟，入取惠州，然後沿廣九鐵路進窺廣州。

大鵬灣之建築防禦工事，不但足以保護廣州的安全，且可爲汕頭及粵東之屏障。粵東地形險要，有居高臨下之勢，由民國以來歷次的內戰，可以証明汕頭一失，則廣州卽無計自全。即如去年兩廣異動之舉，駐汕綏靖主任李漢魂宜布脫離陳濟棠擁護中央後，不到一星期，廣州政府立即崩潰。也可見汕頭惠州形勢之重要了。

現在的計劃，是在大鵬灣沿海三十哩之地帶，建築砲壘。如此則大鵬灣，南頭及英領九龍三地，在軍事上成犄角之勢。英國在香港及九龍，現亦力謀擴充武備，增駐空軍；只要中英密切合作，任何中國的野心強鄰皆無侵入廣東海岸之可能。大鵬灣附近的平海，範和港，澳頭港諸地，在前清時本築有舊式砲壘，可是入民國後，因政局不安，遂任其荒廢，淪爲海盜出沒之所。直到民國二十三年夏季，粵省政府才在該灣設立防守司令部，派兵一團駐紮，並設無線電台一座，俾與廣州及香港通信。後來粵省當局鑒於大鵬灣形勢重要，而兵力單薄，又在民國二十四年增派兵士一團駐守該地；並在沿海險要地點，開掘戰壕；附近海面也時派兵輪巡邏。但是這一切措置，其效力僅及於防剿海盜，初未能與語大規模的新式國防。據若干海軍專家的意見，大鵬灣不但應該增加駐軍人數，且須建築水泥砲壘及碉堡戰壕，並配置探照燈等防空設備。此外，該地與廣州，汕頭，香港皆甚接近，殊宜於設立空軍根據地。

大鵬灣附近，村莊密佈，山高水深，又是一個絕佳的漁業中心。但是要開發該地的漁業，則電氣及冷藏等建設，實爲先決條件。村民的普及教育，亦屬急需。將來大鵬灣的漁業，頗有與香港澳門一爭短長之望。該地漁產及水產既富，罐頭食物製造業亦可發展。大鵬灣

，應倫敦市長之宴。

五月二十日　海軍大檢閱。「此爲最壯觀之閱軍禮。全英國的艦隊均集于樸次茅斯港外，銀灰色的艦船長列數哩，彩旗飄揚空際，襯着碧綠水色，其美麗實難以描繪。港岸上的觀衆萬頭簇動，都等待下午兩點屆臨，便可望見三艘小汽艇前後相隨，自港口出發，其前有驅逐艦領導保衛，其上飛機嗡嗡翺翔；居中的一艘汽艇，飄揚着皇家的旗幟，表明是英王所乘。這三隻小汽艇縱隊，分開水浪，緩緩進發，戰艦開始鳴炮致敬禮，同時樂聲齊作；若遇一陣順風，正可吹到對岸上觀衆耳鼓。直到英王所乘的汽艇走遠了，望不見了，但這莊嚴雄偉的印象，是永留在觀衆的腦際。」

五月二十四日　維多利亞女皇祝日。英王與后著常服赴聖保羅教堂。

五月二十五日　英首相在唐寧街十號設宴恭請英王與后。

五月二十六日　瑪麗太后生辰。白金漢宮舉行跳舞會。

五月二十七日　英王與后赴倫敦市議會之晚宴。

內本有商營玻璃廠一所，後因匪亂及經濟恐慌，遂致倒閉，政府倘能收歸國營，因原料及運輸之便宜，亦可獲利。

要完成大鵬海的防禦工程，則公路建築尤爲切要。大鵬灣和稔山，平山，平海及範和港間的交通聯絡，皆甚重要。又大鵬灣倚山面海，山中礦藏甚富，倘政府能加以開發，好爲經營，則所獲利益，足以補償築砲壘及漁業設備之經費而有餘。

至於大鵬灣的海盜問題，以前因爲政局混亂，駐軍通匪，故匪勢猖獗。近年來經當局澈底整頓後，情形已大異於昔。偶爾雖仍有小股土匪出沒，也不過是農村破產的副產物，而非眞正打家劫寨的大患。

此外，則最大部分的鄉人，皆是安分守己的良民，大約務農者佔百分之七十，捕魚者佔百分之三十。

大鵬灣的位置，距香港約四十哩，廣州一百哩，惠州亦四十哩。

（丹楓）

太平洋的海軍根據地

William Henry Chamberlain

節譯四月號　Foreign Affairs

我們應當注意，根據地在現代海戰中，也和戰艦有同等的價值，尤其是可能的戰爭舞台，是在廣闊如太平洋這樣的地方。世界最強的海軍，如果要航行數千里去進攻敵人，中途再沒有根據地以備增加燃料或修理，則她的攻擊力量，必大受損害。的確，有些地方，根據地比軍艦的數量，還要重要。美國如在菲列濱或關島設立海軍根據地，在日本看來，也許比開始建築幾艘戰艦或重巡洋艦，還值得驚怖和憤恨，英國著名的海軍論者白華德氏 Heetor Bywatr 曾說：這些是西太平洋的鑰匙。

在華盛頓會議的時候，三個海軍強國，同意不再在太平洋的相當屬地上增防。美國的有：阿留申島，關島，威克 Wake和薩摩亞 Samoa；英國有：香港和南海羣島；日本有北方的千島和南方的台灣，琉球和波寧島 Bonnin Isands，以及原來德國屬地現由國聯委任日本統治的加羅蘭 Caroline，馬夏爾Marshall和馬利安羣島 Marianne Islands。

這種協定，無疑的減少了太平洋中武力衝突的可能。在這一點，牠和兩大陸國邊界上設立非武裝區，有同樣的效力。如果阿留申和千島上，各有美國和日本的海空和潛艇的根據地，其結果的緊張，互相猜忌的情形，必至於更甚。

從海軍技術的觀點看來，不建設海軍根據地的協定，在美國的犧牲，比日本爲大。日本在台灣的海軍根據地不會有增加進攻加州或夏威夷的可能（至少

六月九日　慶祝英王生辰。舉行陸軍檢閱式。『是日英王著軍服，乘白馬。其前由身穿銀色與紅色制服之騎兵引道護衛，英王之兩弟亦著軍服乘馬隨于英王身後，各國使館武官殿之。此行列可謂五光十色，絢爛奪目。檢閱完畢後，英王乘馬行于禁衛軍前，逕返白金漢宮。』

六月十，十一日　行授任禮。

六月二十二日　白金漢宮舉行遊園宴會。

六月廿七日　英王檢閱退伍官員。

七月一日　宮廷會議。

七月五日至十二日　英王與后赴蘇格蘭。

七月十四至十五日　英王與后赴威爾士。

七月廿二日　白金漢宮遊園宴會。

七月廿八日　英王與后赴愛爾蘭。





這可能是極小的。）台灣和委任統治羣島上的海軍根據地，的確可以加強日本對菲律賓的進攻。但是許多美國的海陸軍學者都有在戰事初期放棄菲列賓的傾向。反之，美國在關島如有像珠港（美國夏威夷的根據地）或新嘉坡規模的根據地，去橫賓的距離，不過一千五百哩，是很會使日本認爲帝國的直接威脅的。關島在戰略上的重要，據最近一個理想上日美戰爭的戰略研究所估計，有如下述：

「我們的目的地，日本的神經中心，到亞洲和南部的生命線，經關島可以很容易的達到，我們所需要的，沒有更甚於我們的艦隊，能在該處成立，並完成交通線，取道於威克島和中途島Midway或改道於加羅連，馬夏爾——珠港以直達美國和珠港」。（一）

阿留申島，對美國亦有潛在的價值。牠最西端的阿都Actu去日本屬地最近的只有八百哩，去橫賓也只有二千哩。在荷蘭港Dutch Harbow 或阿留申其他地點上的重砲台或有良好設備的海軍根據地，顯然的會加強美國在北太平洋的海軍進攻力。

現時，美國駐菲島的兵力，只有四千步隊，和菲軍六千。美國的亞洲艦隊，計有巡洋旗艦奧格斯太號Augusta，驅逐艦十三艘，潛水艇十二艘，和一些輔助艦，冬天常川停泊克外特 Cavite ，（馬尼拉海灣的海軍站）。至夏天，潛水艇和驅逐艦都到華北的海港如煙台，青島等，去操練演習。克外特的海軍船塢，是只爲小船而設的；實際上，珠港以西，便沒有停泊大艦的船塢。

美國同意對阿留申和關島不設砲台和不在菲列賓增防是對於日本的安全，作重大的讓步，無疑地，這幫助獲得日本對設立五五三比率的同意不少。牠的意義是：美國自動地放棄她太平洋屬地上相當的戰略優勢。如在日本衝突時，美國除非和其他在東方具有海軍根據地的國家聯盟，她對敵人直接進攻的力量，將大受損害。

在一九三六年的末期，英國放出一種試探的空氣；提議在華府條約其他各欵失效以後，限制根據地和設防的協定，仍應繼續有效。這個提議，在華盛頓遇到了很冷淡的接受，除非太平洋各國達到諒解的新基礎，是不會有結果的。美國的意見是：關於海軍根據地的這種犧牲協定，是其他華盛頓條約所實現的整個政治協定之一部，在其他各約都已廢止之後，殊無單獨保留這點的理由。

但是英國爲什麼會有這個提議呢？有不少原因 ， 單獨地或聯合地將它促成。

關於英國在遠東經營的根據地新嘉坡港有三大特點：巨大的浮塢，以備訪問兵艦之用；洞形的水門汀旱塢，在世界上居第三位；和二，二〇〇尺長的碼頭，從旱塢直伸到海峽裏面。旱塢是這

美國勞工新辭林

康侯

個別談判（individual bargaining）廠方與單獨僱員之談判，意在決定後者之工資，工作時間及其他工作條件。

集體談判（collective bargaining）廠方與一羣有組織之工人之談判，意在決定適於集體之條件。工方通常由代表出席，本廠僱員或非本廠僱員均可充任代表。

獨占式集體談判（exclusive collective bargaining）亦係一種集體談判，惟該有組織之工人羣須經廠方承認，允其爲某指定手藝，工廠或部分發言。

優先談判（preferential bargaining）廠方根據此種政策，授予某單位談判羣以優先地位；關於某指定事件，廠方允不先與其他單位商談，並不予另一單位以更優的條件。

手藝工會（craft union）在多種工業中的一種橫斷面的單純手藝工會。

工業工會（industrial union） 某種工業之全體工人的工會，該會不論手藝或其他職業上之區別。

工廠工會（company union） 由一

根據地最足動人的一點。牠有一千尺長，一三〇尺寬，約八〇尺深，有精細的抽水機器，裝設在火爐形的地下室。牠可以停泊曼麗皇后號或任何戰艦。在使用之前，尙須經過相當挖泥和開掘的工作；但這不過是幾個月便可藏事的。其基本的工作，如水門汀牆壁和地基的設立，都已完成。無量數的貨棧，儲蓄庫，修理廠，管理局，和預備海軍及民政人員居住的小屋都散佈在根據地區域的一帶。

新嘉坡不但是一個海軍根據地。那裏海陸空軍的協調，是很顯明的可以預測的。在西拉特村 (Selate) ，約去根據地兩英哩，設有遠東最大的空軍站。帝國航空線和皇家荷蘭航空線的乘客機，時常在這裏降落。皇家空軍六百的士兵和官佐的存在，和他們鋼腰的刀，大的營房，精緻的防空設備，使這個村子，充滿了軍事的空氣。現時新嘉坡的空軍，包括兩隊轟炸機，都有魚雷的設備；一隊大型的飛船，特別適宜於島嶼，海港及其附近區域之用。有兩處飛機場，正在建築中，將全爲軍事之用，這裏的空軍，極有擴大的可能。偵察的飛行和目標的轟炸，不斷加緊的在演習着。同時自動投効的空軍後備隊，也正在組織着。顯然的空軍在新嘉坡安全計劃中，已被認爲有重要的地位。主張避免對日衝突的英國官吏，希望英國能處於調停日，美的地位。

另一種的考慮，也許會幫助激起英國的這種舉動。英國對日本海軍攻擊力的南進，是一定會有極靈敏的反應的。英國在南太平洋的利益，不勝枚舉，不但重要，而且是多方面的。這裏並有溝連南半球自治領——澳洲和紐西蘭的交通線。這裏有生產世界橡皮百分之四五，世界產錫百分之三〇的富庶殖民地和馬來保護地。這裏有廣闊而肥沃的荷屬東印度羣島，對他們的任何攻擊，在倫敦都視爲和直接進攻英帝國一樣的。所以，從英國的觀點看來，現在辦法的繼續，使日本不得在台灣或本海羣島，設立新的海軍根據地，是一個很好的目的。因爲英國新嘉坡的根據地，已差不多完成，更見得眞切。這雖有力的根據地，有政治上的重要，也不亞於海防。在新嘉坡既有了強健的新式根據地，更有香港做爲前哨，現時西太平洋根據地和設防制度的改變 ， 在英國是有失無得的。

新嘉坡市，位置於新嘉坡島的南岸，馬來半島的南端，靠近馬拉加海峽的東面。但是這裏的海軍根據地，是掩藏在該島的北面，極不易被察覺和攻擊。牠面對着隔斷新島和大陸的狹窄的柔佛海峽Straits of Johore；也就在這僻靜的海峽中，英國的龐大海軍，設或一旦因危急被召到遠東來時，在此下椗，等候着休息和修理。有四方里的面積，已圈定作爲根據地之用，不過還沒有完全使用

單位工廠或公司僱員組成；此種組織，不若工會範圍之廣大。工廠工會時受廠方之協助或鼓勵而成立。該會可由代表要求較好之工作條件，惟對於此項要求，廠方有作最後決定之權利。

僱員代表計畫 (employe-representation plan) 廠方時以此名指某種形式之工廠工會。

黃犬合同 (yellow-dog contract) 廠方與個別工人訂定之合同，限制工人不得加入工會。

公開僱用 (open shop) 工廠或其一部分於僱用工人時，其條件不須被僱者爲一工會會員，並通常拒絕與工會談判。

不公開僱用 (closed shop) 工廠或其一部分，於僱用工人時，須其爲工會會員。(有少數工廠，某部分採取不公開僱用制，而另外部分則採取公開僱用制。)

優先僱用 (preferential shop) 工廠或某一部分僱用新僱員時，僱主允許儘先僱用工會會員。在某種情形下，僱員被僱後，於某指定期間內，如不入工會，則僱主允予以解僱

一從前只是灌木沼澤的地方，現在已有地點便是長亦 Changi；在該島的東北角，柔佛海峽的東入口。這裏我們可以看見十六座營房，可以容留一千四百名士兵和官佐，二十餘架高射砲，和地雷，探海燈，和其他海岸防守的設備。這裏也有可達二十哩距離的重砲，很仔細的用障蔽物掩蔽着。

決定建造新坡嘉根據地的原因，是英，日同盟停止的直接結果。而近年來可以看見的工作加速，也和日本在亞洲大陸上前進的步伐成爲正比例。沒有外交上的保留，可以隱蔽新嘉坡是對日壁壘的事實。

除了日本，沒有可以在世界這一部份威脅英國利益的國家。在新嘉坡所防範的偵察，便是日本。

新嘉坡去台灣的南端的距離有一，六二五哩，去日本本島上最大的海軍根據地佐世保，二，五二〇哩。因爲如此長的距離，牠顯然的不能利用爲直接進攻日本的出發點。但正面攻擊日本島國的天然良好砲台，本不在英國計劃之內。在新嘉坡集中強有力的海軍和空軍，同時可以有幾種功用。牠可以作印度的前哨，割斷日本去歐洲的大道，給予附近荷屬印度以相當的保護，並使任何侵犯澳洲的遠征感覺困難。

另一個使英國決定建築新嘉坡的原因，是一九四六年後菲列賓地位的無定。美國的旗幟，一天在該島飄揚，一天是不會有外國來侵犯她的。日本現時對該島的政策，是保守而謹慎的。日本的移民，自己有很小心的限制，日本的當局，在大服省 Davao 租借大麻農場和限制日本織物入口等問題時，都極力避免宣嚷和擾亂的態度。但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四日，自治時代Commonwealt Period 完了以後，菲島和美國斷絕了政治和經濟的關係，一種新的不安定的局面，便要興起。沒有人能夠預料菲列賓在完全依靠她自己資源，失去了在美國市場特惠權利之後，能否保持政治和社會的安定，美國勢力的退出，會不會緊接着日本勢力的踏進。菲列賓的位置，在新嘉坡到香港上海和南面荷屬東印度航路的側面。無論是在中國有特殊利益和擁有馬來屬地的英國，或是擁有安南殖民地的法國，能夠看着日本在菲島稱雄，而無所感覺。

據美國駐在遠東的海軍官佐說：他們對美國同輩的關係，從未有如近年來的密切誠懇。最近美國的亞洲艦隊訪問新嘉坡，是很值得注意的；那裏的接待是很客氣的，美國的海軍大將，便住在英國海峽殖民地總督內官邸。當地的新嘉坡自由報，便推測說這是英美在太平洋上將來合作的預兆。在這裏也和英國遠東的其他地方一樣，可以聽到西門爵士在一九三一年對史汀生合作行動的提議態度冷淡的惋惜。這種熱誠的態度，正和英國三個水手，在台灣的要港基隆

幽默的拉狄克

伯　蕃

在這次蘇聯黨獄中被牽涉的拉狄克氏（Karl Radek）是一位可怕的煽動家。他在大戰後曾經策動瑞士的大罷工，但他自己却從未參加過實際的鬭爭。他只用智慧做他的武器。他自命爲「無傷害的坐談學者。」

拉狄克的俄國話說得很壞，他生於加里西亞的小城塔諾波（Tarnopol），他的父親梭貝爾森在那裏當過工程師。他很幽默的憶及童年時代，當警察爲了他參加反對奧皇約瑟夫的示威運動而把十五歲的拉狄克拖回家的時候，他的母親是如何的哭泣。他的父親是反對革命黨的，他是一位守法的布爾喬亞；每星期他去猶太教堂膜拜；他曾經責罵過拉狄克，不許他參加政治運動。

拉狄克不是一位外交家。他常是很尖刻的發表他的意見。他從不諱飾他對於外國的態度。他恨瑞士，在那裏他曾經坐過監，他認爲那裏是「宋格力糖及牛乳酪的製造者的天堂」，「當我們的號角宣佈打倒資本主義的勝利的時候，世界上發抖的布爾喬亞們立刻就避居到那裏，如入療養院一

，被日人虐待以後，英日海軍界冷淡態度相對照。因爲這個事件，沒有得到滿意的解決，英國的海軍當局，暫時停止了英日戰艦在禮節上訪問的交換。

英國因爲要保護她在中國大量投資的原故，所以她在遠東外交和金融方面，也採取一個很活躍的態度，比美國活躍多多，這却是事實。在最近的幾年中，美國的政策，完全是被動的。而英國，用經濟特使李滋羅斯的使華，却自動的獎勵中國脫離銀本位而歸入管理的紙幣，並且英國有不少的努力，想對中國放款，都被日本阻斷。英國在東京用外交方式詢問日本對中國的意旨，有幾次竟遏止了日本更野心的軍事計劃的進行。

在英國建造偉大的新嘉坡根據地，以表示她不願讓東亞的現狀，有激烈的更變的時候，美國和日本受了華盛頓條約的束縛，在海軍根據地方面，仍限於一九二二年的限制。傳說是日本已在委任統治島上設防，國聯的委任統治委員會曾有一次發表意見，說較大島嶼上的海港和工程已超過經濟的需要。但非法行爲的實證，至今還沒有發現。

直到現在，美，日，兩國，是否將利用條約束縛的解放，來建造海軍根據地，還不可知。這一國的政策，無疑地會受到另一國的影響。在美政府和人民決定將來足以影響太平洋和戰的政策以前，他們須考量下列問題：

在自治時代終止以後，美國對菲列賓將負何種責任？美國在中國的政治貿易和投資的利益，是否值得使美國在日本附近，足以威脅日本領海內安全的地帶，設立新海軍根據地，因致費用加增，而戰爭的危險，亦見擴大？太平洋的艦兵，是否將使之達到可以遠到西太平洋進攻的能力，還是退而研究保守阿拉斯加——夏威夷線的戰略問題？和英國在太平洋合作，是否可能，是否需要？

所幸這些問題，可以不必急迫地去研究。美國和遠東任何一國的關係，還沒有立時的危機，不須燥急的行動。（子美）

希望與焦慮

Hopes and Anxieties

倫敦泰晤士報一九三七年四月七日社論

各重要商業國家的政府皆感覺到應該成立一種協定，來復興國際貿易。但是他們皆謹慎從事，希望避免一九三三年世界經濟會議的可笑結果。據昨日宣布，英法政府邀請比總理萬齊蘭研究減少世界貿易障礙之可能。他主張恢復貿易是改進國際關係的最好方法，早爲人所周知。他是一位經濟學者，他的才幹及集思廣益的胸懷，對於此種繁重工作，自能勝任愉快。此事與英商長倫錫曼之訪美及最近美代表台維斯因爲出席世界糖業會議來到英國，先後發生，所以很有意義。注意經濟問題的荷蘭總理柯倫和法國經濟部長斯皮納斯等，現在也都齊集在倫敦。一般相信他們要借此機會與英國政府談判其他重要問題。巴黎方面認爲斯皮納斯受命討論去年九月英法美三國貨幣協定所牽涉的問題，并將

樣」。他不喜歡法國，法國話他是不懂的；對於英國，他持着敬而遠之的態度；他嘲笑奧國。

他最崇拜的是德國。這點似乎很爲奇怪，但的確是如此。拉狄克的德國話比俄國話說得好，他並且有很淵博的德國文學的知識。他最贊成德國人軍事的天才。有一次他說過，他同任何人談話，也沒有比和一位普魯士軍人談話，來得有趣。

拉狄克喜歡筆戰；他喜歡向人挑戰，他所恨的是愚蠢的人。有時他以極下流的方法去攻擊敵人，但他並不恨他們。關於政策及政策的鬬爭，他是處於超然的地位的；他對於戰爭的形式與方法，很有興趣，對於動機却認爲不甚重要。在日內瓦，他喜歡找過激派的最厲害的仇敵，如果有一天他遇到了，他便認爲那是勝利的一天。一個反對者如被他抓在他的聰明的利爪之下，絕對不能跳出。他能辯倒對方，世界上最有名的記者，政治家與著作家和他辯論起來，總會弄得精疲力盡。

他慣用一句俄語：「我寧願爲了

探討進行國際經濟合作的時機是否成熟。現時一般逐漸相信，如果各國希望貨物自由流通，可以羣策羣力促其實現的時期即要到來了。

在美國這種信念更逐漸有力，政府及商界皆認爲迅速的復興，不久又要變成暫時的繁榮。若干商品及半製品的物價增高了三四倍，在最近期間，若干消費商品價格飛漲，使人憶及一九二九年以前的情形。一般恐懼若不採取適當辦法，恐怕這種繁榮不久又要變成崩潰。最近羅斯福總統對新聞記者談話時曾經表示，「經久物品」工業的迅速發展與生產消費用品工業遲遲復興缺乏均衡是有危險的。美國因爲吸收黃金，所以信用膨脹，但政府又採取辦法，加以阻止，用以保障政府證券的價格。生活程度上升與要求增加工資，所以又產生許多勞工糾紛。……雖然許多人公認這不是一個健康的象徵，但對於此種現象的原因及救濟方法，則意見不一。在英國因爲實行擴軍計劃，這種象徵雖不很顯著，却也有了。

英國需要整備國防，其擴軍計劃對於全世界皆有影響這是很明顯的。這是增進和平的重要因素，但因此引起的經濟紊亂却不能不予以密切的注意。關於此事之困難，前日社論業已論及，無庸贅述。此地所討論者即英美政府皆不能不採取方法擴大復興基礎，使此種復興能夠均衡安定。英美皆不認爲單純的國內復興可以維持永久繁榮。各自爲謀的推進復興各國，現時皆認彼此合作推進貿易的時機業已到來。現在的國際不安，大半由於經濟的束縛。縱然這不是完全因爲蕭條而產生，却是蕭條加重了這種束縛。各方負責人士皆信，要緩和政治關係需先緩和經濟關係。要復興國際貿易需要改善國際關係。二者必須同時并進。現時的需要爲承認國際間相互的依存關係及鼓勵合作。美國副國務卿沙爾（Sayre）昨晚在紐約演說有云，只要各國維持高度的國家主義障礙，阻止外國市場染指原料及食糧，任何國家不會有眞正安全。一般逐漸承認這種障礙阻止政治經濟的緩和，使我們可以抱持用一致努力減除這種障礙的希望。

（季廉）

P. W. Wilson

印度反英運動的再燃

India's New Crisis Worries Britain

The New York Times, Apr, 4, 1937

英國現在又遭遇到印度的危機了。

在納魯氏Pandit Jawaharlal Nehru的領導下，全印國民會議派拒絕和印政府合作，並且要求脫離英國的統治。印度民族主

一句俏皮話而犧牲了我的父親」。

他能用幾句話把一位外交家，或政治家，或著作家的個性道出來。拉狄克說的小故事，尤其動聽。據他說，在早先革命的時候，列寧在瑞典京城，穿着一雙破皮鞋，沒有人能勸他換雙新的。列寧夫人也決計不再去勸他，讓他穿着破皮鞋同克倫斯基鬬爭去。有一天夜間，拉氏却偷偷地把列寧的破皮鞋藏起；第二天早晨，他買了雙新的，放在列寧的臥室門外。列寧不會認出，就穿上了。直到他死，也不知道拉狄克曾送給過他一雙皮鞋。

又有一次，拉狄克在日內瓦把鬍子剃掉了。有人問他的原故，他說「這鬍子是專爲我的小女兒留着玩的，現在我在日內瓦，所以不需要它了」。

據說，在第一次清黨的時候，他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他窮得很，惟有賣了藏書去供給妻兒。提到他的太太，他說：「她並不是前德國外長拉鐵諾的姊妹，而僅是一個小猶太女人。」

義和英國治權最近發生衝突的原因就在一九三五年英國國會通過的印度法案。這半獨立性的憲法於四月一日實施後，就發生了大罷工運動。

據英政府的見解，以爲憲法可以給予印度人民（國民會議派在內）一個參加憲政的機會，俾作爲獲得自治領地位的階梯。但是據國民會議派的看法，却以爲憲法中的保留條件足以使得議會失掉了它的實在權力，而成功一個空殼。但是一般對於憲法中主要的旨趣却是贊同的。這憲法第一次企圖把在種族，信仰和治權上關係複雜的三萬五千一百萬的印度人民，置在一個聯邦之下。印度共有行省十一個，人民二萬七千萬人，藩邦約有六百個，人民八千一百萬人。國民會議派的欲望，就在造成一個包括全印的國家。

印度的新憲，內容是很冗長繁複的。看他建立的聯邦制的間架，可以叫人聯想到美國的憲法 。印度的政治首領是總督。印京新德列是一個獨立行政單位，和美國的京北區 District of Columbia 一樣。印督以內閣爲顧問機關，而內閣則須對於由參衆兩院組成的議會負責。十一行省中，每省有省長一名與行政部及省議會。至於各藩邦却多少是帶着自治性的。

印度憲法條文中受國民會議派反對最力的，就是關於「保留的權力」一部分。它規定印度的外交和軍隊歸印督管理。印督和各省長有權否決議會通過的法案，並須負責保護小民族的權利（藩邦包括在內），防止恐怖主義，維持治安與監察行政事務。印度的國會不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的。議員係由各省和藩邦間接選出。按照新憲規定的國會，現在還沒有產生。最近舉行的只是省議會的選舉。

國民會議派的黨綱，主旨在終止英國的統治。他們對於省議會的選舉事件，早經有了準備。國民會議派首創於一八八五年，是印度最老的政治組織。黨中有富有的，正宗派的，比較保守的右翼。納魯是左翼的領袖，他傾向社會主義政策，并堅持須進行經濟的改革。

國民會議派去年十二月在孟買費茲浦爾 Falzpur 集會的時候，第一次向選舉運動開始攻擊。他們宣布「完全拒絕」新憲。他們的宣言裏這樣說，任何的合作便是背叛印度的自由鬬爭運動，鞏固不列顛帝國主義的權力，和榨取已陷入赤貧地位的印度民衆。」

在反英運動中，左翼有很多的口實。印度農民現在對於他們的貧苦的覺悟，是向來所未有的。據六年前印度中央銀行調查委員會的估計，印度農民的債額約合美金三十三萬七千五百萬元。但是現在據印度儲備銀行發表的估計，已增加了一倍，約合美金六十七萬五千萬元。他們說，這是農民爲蕭條而償付的代價，是應該由印政府負責的。

國民會議派進行反英運動，在戰略上是有利的，因爲他們是一個有組織的政治機構。沒有政黨擁護的人們是不能和他們對抗的。他們發表演詞，小册子和其他宣傳品。鄉村的人民全已被他們喚醒。

印度選舉的情況，在亞洲他處是很少見到的。印度有選舉資格的人民計有三千五百萬人，其中有許多是文盲，但是大多數人民對於這新奇的經驗却非常感到與趣。他們或是步行，或是騎着駱駝，或是坐着牛車，到投票處去投票。甚至有人在票匭前下跪，相信甘地的魂靈是在那票匭裏。在登記的選民當中，女性不下六百萬人，其中行使參政權的，爲數頗多。婦女膺選的也不少。

選舉的結果，國民會議派在孟買，麻打拉斯，聯合省，中央省，貝哈爾 Behar 和阿里沙 Orissa 六省（人口總額一萬六千九百萬）當中，獲得了絕對的大多數。在其他孟加拉 Bengal 阿森 Assam 和西北邊省三省（人口總額六千一百萬）當中，他們也成爲最大的黨。

國民會議派在他們獲得絕對大多數的六省當中，決定了除非各省長事先同意放棄保留權力，該派拒絕組織行政部。但是各省長不肯接受這個要求，他們叫少數黨去當政。他們拒絕的理由之一，就是「保留的權力」是和藩邦，回族以及其他小民族所締結的一般約章的一部，不容刪除。

代表全印人口五分之一的藩王對於全印國民會議派左傾的趨向，很爲驚懼。他們表示，不願在現狀下加入聯邦。但是沒有藩邦的加入，印度憲法所規定的聯邦制便不能實現。英國對於這種情勢深爲憂慮。按印度憲法是在印度大臣賀爾的任內製成的。當時賀爾曾經警告保守黨說，英國須在通過印度憲法和失掉印度二者之間，作一個抉擇。至於這憲法究竟能否經得起印度政潮的試驗，那却還須待時間去証明。（歷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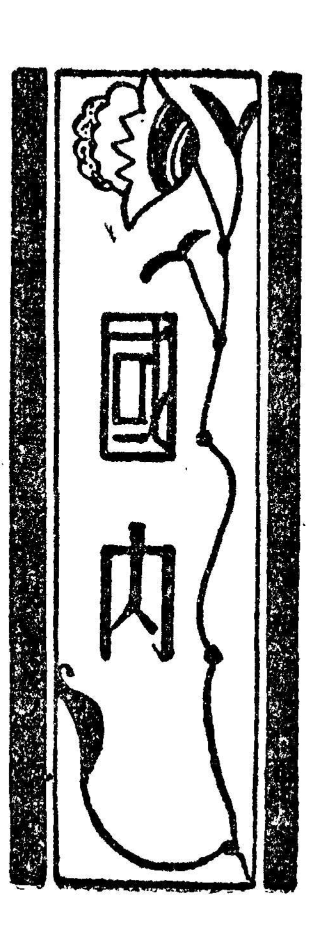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起至二十六年五月四日止

日大使川越，已返抵東京，向佐藤有所進言，於是調整中日關係之聲浪又漸高。同時英日兩國，在倫敦之談判，聞已在進行中。此殊值得吾人密切注意。蓋自李滋羅斯兩度訪日失敗後，日本對英態度，久未能見得妥洽。現兩國關係，漸見好轉，乃有重提舊事之意；惟內容如何，尚未明悉，傳日方將提一具體建議；而英方則靜候日方意見提出後，再表示意見。今後之倫敦消息，殊應注意。同時更應喚起兩國對我國之自強復興，不得漠視；蓋對華問題之關鍵，當在中國本身，苟違反中國利益，決無良好結果之可言。

日本總選，業已揭曉，果如一般預料，政民兩黨，獲得絕對勝利；新議會之構成份子，一如被解散之七十屆議會。在此次選舉中，有三點最可注意：一爲選民之減少，證明民衆對憲政，實已極爲冷淡。二爲社會大衆黨勢力之猛進。三爲內閣之態度，在選舉結果以後，內閣一再聲明決不辭職。凡此皆可窺見日本獨特憲政之眞相，及未來政局之動向也。



英日談判對華問題

中央社東京四日電：日首相林銑十郎既於三日發表聲明，決定總選舉後內閣繼續掌握政權，因此一般觀察，僉認爲在此後四月特別議會開會前，政府將在內政及外交政策上謀有所成就。日本之外交政策，將繼續集中於對華外交，當無疑義，政友民政兩大政黨及以前對有田外交表示強烈不滿之其他方面之態度，暨所傳川越大使樹立對華確切不變政策之建議，均爲考慮將來對華政策之重要因素。至日外相佐藤尙武所宣布向英美兩國建議調整中日關係之綱要，當然尤爲重要。觀於此，則東京對倫敦談判發展之所以予以嚴重之注意者，固無足驚奇也。盛傳兩年前英政府經濟顧問李滋羅斯爵士對日本所開闢之門戶，現仍未堵塞。雖然，日本之「政治推進力」不容許其再與英國對任何與中國有關之政治問題成立諒解，乃爲預定之結論。同時目前日本流動資金之情形，亦難以恢復實行共同對華財政經濟協助之計劃，是故所可期待於倫敦談判者，當不外（一）英日間一般惡劣空氣之緩和。（二）華北走私問題之解決。而英國則出而斡旋減低中國對日貨所徵之關稅，日日新聞頃以顯著地位刊一消息，謂日本所付改善日美關係之代價，爲日本允許對菲律賓之中立，作具體保障，並建議以使中日關係回復常軌爲前提，締結太

平洋不侵犯條約云云。惟此消息恐難實現。至對華正面談判，一般印象，認爲在最近之將來，有重行開始之可能，日本對華實業及商業資金之擴張，一日不遭遇障礙，則中國所極端重視之華北問題，恐難依佐藤外交而告解決。總選結果所表示之保守意義，或將使在華北之任何新冒險行動，更爲大多數民衆所不歡迎；保持華北現狀，似仍爲陸軍之最大範圍。日本將以此爲根據，儘力阻撓英美二國對華之更趨友善，同時賡續保持「觀望」之態度云。

佐藤談日方之態度

中央社東京三日電：日外相佐藤，三日晨由京都返東京，當即向日記者討論中日關係問題。謂日英目前在華之地位，恰與一九二六與一九二七年時相反。彼時中國全國充滿反英空氣，英政府曾向日建議聯合遣兵赴華，但日本加以拒絕。目前則日本堅執日英協調之見解，但恐英國將不輕易表示友好之響應耳。再則中國當局似對日英之進行協商，表示不快。總之，日英兩國之妥協，極感困難，蓋英國頗欲加入集體安全保障之某種方式，惟日本則因此舉不啻回復九國公約，故認爲不可能。日華間任何新爭執，雖有嚴加防範其發生之必要，惟目前中日關係若聽其如此過去，亦非得策，過去中日談判，皆爲日本向中國提出積極之建議，但現時中國所期待於日本之若干種建議，仍付闕如，苟目前情勢任其過去，而不加以應付，則若干不幸事件（如成都北海事件）是否可重演於將來，則未可知也，故日本在最近之將來，必須表現積極之態度，俾打開目前之局勢；但無論如何，吾儕務必放棄向來之態度，而以互相讓步之精神，進行一切。例如日本協助取締華北「特殊貿易」，希望中國減低日貨所徵之關稅，余確信如是，則各項懸案可逐一解決，而中日關係亦得以澄清云。

英報所傳談商內容

倫敦三日路透電：泰晤士報今日載有社論，謂此次日本總選舉之結果，並不光明，目前之局勢，雖不易以泰西人之觀念加以評斷，但似與議會解散以前，無甚大異。倫敦人士今日所注意者，爲日本外交，至於選舉之發展，猶居其次也。衆悉星期杪英日已在倫敦進行談判，冀將兩國關係置於更鞏固之基礎。又同時此項談判，已臻英政府靜候日政府提出具體建議之地步。此項建議如果滿意，英政府必予以熱切之歡迎。日本如欲與英增進友交，其基本問題，乃在調整中日關係。日本今對此問題有採取較前温和態度之意，此誠可喜之徵象也。英國固願承認日本在華特殊地位之明白事實，但日若圖用已往六年中慣行之手段鞏固此種地位，則英國對之，不能表示同情也。此種手段均未成功，軍部在亞陸推進之政策，在長城以南已不足爲異，蓋行之唯一再失敗耳。此不特時時引起中國之疑慮，即其他各國亦因其利益無端受不利之影響，而爲疑懼。同時中國國力日充，彼之行爲，幾日益不易馴服，日本政治家皆知日本與遠東之進步，端賴中日兩國之誠摯合作，彼日本之極端派，承認此節，今正其時矣。空言親善，聞之熟矣，「誠意」二字，業已被汚，甚至已爲笑談。但今所切需者，仍此二字也。中國發展而成強有力與友好繁華之國家，實爲趨向日本內部問題與大多數對外問題的解決之第一步驟，日本單獨固能大有助於中國之發展，但在經濟範圍中，中日兩國皆需友邦與有關係的列強之合作。日本之行動，迄今具有排斥合作之若干固執性，一旦日本對華友好之志願，言副其實，則大不列顛自將予以同情之輔助，而亦無人能言美國之不急起爲助也。泰晤士報結語曰：日本地理之地位，與其經濟之機構，固宜在中國市場佔雄獅之部分，但以雄獅之方法搏得之，實非計之得也云云。　二日電：泰晤士報星期刊外交訪員頃稱，渠探悉日本刻正作重大努力，以期恢復英日在遠東之合作。其發動來自日本，聞其方案包括下述數項：（一）日本保證中國土地之完整。（二）英國承認日本在華北之特殊經濟與軍事策略及利益。但「滿洲國」之承認，並不爲主要條件。（三）英日美法以債款貸華。（四）以文化社團之發展，增進中日友誼。日本雖有此發動，但英國非俟察知日

軍人確已放棄其在華急進而無顧忌之政策後，不欲遽即有所行動。無論如何，苟無美國之贊助，英國不欲有何動作也。該記者又稱：基隆事件之解決，已使日本有提議此事之可能，今英日經濟關係固已有進步，而日本經濟考察團且擬八月間來遊英國云。

川越抵日發表談話

中央社東京一日電：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茂，三十日晚乘日輪笘崎丸抵神戶，當即向記者發表關於中日將來關係之坦白談話。據謂：吾人不應對中日關係過於悲觀，南京空氣並非特別惡劣。誠然，中日之提攜不能立即可以實現，惟吾人本身亦應確立一定之目標，然後進行其關係之調整，非依照一方面之願望而能成功者，僅在雙方意見融洽後，方有可能，余不以為南京政府視經濟之合作在政治事件未解決前為完全不可能。關于冀東問題，川越大使謂冀東為中國本身問題，余意以為中國之願望，有解散冀東組織，使之不為獨立之組織，中日關係，既應全般予以改善，日本似宜如中國所希望，予以協助，使此種改善得以告成。因此，倘冀東組織之取銷，有利於中日全般關係之改善，則宜解散之。總之，如吾人仍以為日本退讓一步，則中國將進一步表示傲慢，因此日本不應妥協，則中日關係之調整，必無可能也。川越于結論謂：抗日之精神，毫無疑義，乃中國統一之發動力，惟不能視中國即為日本之敵人。因一方面中國仍羨慕明治維新之日本，他方面日本不擬對中國宣戰故也。簡言之，余以為公正應為我輩對中國未來政策之樞紐云。最後川越對其在任內不能實現中日關係之調整，表示遺憾，至於將來是否辭職一層，將俟與外相佐藤尚武討論後，方可決定。川越大使於一日晚九時抵東京云。

國大兩法審查竣事

國大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經立院交特組之委員會分別審查，於二十八日竣事，三十日立院舉行全體會議，已提出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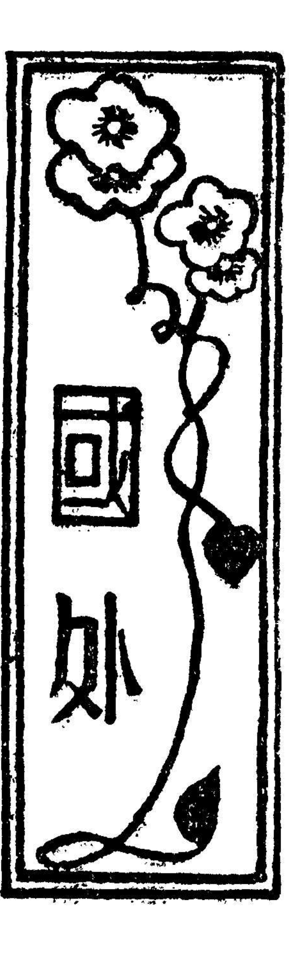
立院委會審查情形

立法院為審查修正國民大會兩法規特設之二十二人委員會，二十八日晨九時在該院議場休息室開會。到委員程中行，楊公達，林柏生，劉盥訓，史維煥，黃右昌，陳顧遠，王崑崙，馬寅初，呂志伊，史尚寬，劉克儁，林彬，董其政等，由召集人傅秉常主席，並即席報告日前召集原任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初稿起草委員林彬等，依據中央所頒修正要點，將兩法作初步審查之經過，旋由秘書鮑德澂宣讀兩法初步審查之修正條文，除僅有一條略作文字修改，餘則均照初步審查結果通過，歷一時許散會。又該院為審查修正憲法草案特設之八人委員會，於二十八日晨十時半亦在議場休息室開會，到委員馬寅初，梁寒操，林彬，吳尚鷹等，召集人傅秉常主席，當將憲法草案第一四六條『第一屆國民大會之職權由制定憲法之國民大會行使之』一條，依據中央決議刪去，并將第一四六條後之兩條依次改為一四六及一四七條，餘則全無更動，至十一時散會，此項審查結果，亦已繕具報告，呈送三十日晨院會一併審議。

傅秉常談修改要點

傅秉常二十八日語記者，同人此次審查刪改憲草及國大兩法規，全係以中央決議及所頒修正要點為依據。故同人在審查時，僅負立法技術上之

責任，至此次刪改三案原因，爲政治問題，非法律問題，其中尤以將制憲之國大，與第一屆國大職權劃分明朗，最爲得策。本院在起草國大組織法之初，深慮以爲依遺教所組成之國大，而行使遺教所規定之國大職權，對遺教實有斷章取義之嫌；第又恐制憲國大告終之後，隨即又依憲法另召第一屆國大，實非當前人力財力所能勝任，爲權宜變通計，故有第一屆國大職權，由制憲之國大行使之規定，使一會而負兩會任務，現既規定制憲者，祇限于制憲與確定憲法施行日期，非僅可使制憲代表集中心思才力，以完成其建國之制憲任務，更可促成將來第一屆國大之召集，完全以遺教爲依據，使各縣市均得至少有代表一人參加也。傳幷謂國大職權既經變更，此次參加競選之代表，將較爲減少云。



日本總選舉已揭曉

日本總選舉於二日揭曉，政友民政兩黨，仍獲絕大多數；合之其他各反政府黨之席數，幾佔總席數百分之八十五。日本人民之幾一致對現內閣表示厭惡，於此已暴露無遺。再則，社會大衆黨所獲得之驚人勝利，及昭和會國民同盟之慘敗，形成本屆選舉結果惹人注意之對照。政友會民政黨社會大衆黨幹部宣稱，苟林內閣不顧國民之決定，直至八月杪特別議會時，仍大權在握，則彼等將不惜在特別議會開會之初，通過不信任案。同時政民兩黨將繼續堅固合作，防備政府分化彼等之計謀。實際上目前政治危機，除下列三途外，別無其他出路，即（一）內閣全體辭職。（二）議會再度解散。（三）妥協。一般人頗多感覺林內閣至少在特別議會召開前，不致辭職。如不信任案果被提出，則將下令解散議會，然後立即提出辭呈。但觀察家之仍傾向于感覺最後妥協非不可能者，亦頗不乏人。林首相一日在宮中與重臣對政府於選舉結果完全揭曉後，政府所應取之態度，舉行重要協議，傳關於此種態度，待臨時閣議作最後決定後，即將作重要聲明云。總選之總結果如左：

	當選人數	新選	再選	曾任	解散前	加減
民政	一七九	二一	一四九	九	二〇五	減二六
政友	一七五	三一	一二二	二二	一七二	加三
社大	三七	一五	二〇	二	一八	加一九
昭和	一九	〇	一七	二	二四	減五
國同	一一	〇	一一	〇	一一	〇
東方	一一	三	八	〇	九	加二
其他各派	九	二	六	一	七	加二
（內容區別）						
政治革新協議會	五	二	二	一		
日本無產	一	〇	一	〇		
皇道會	一	〇	一	〇		
明倫會	一	〇	一	〇		
養正會	一	〇	一	〇		
中立	二五	九	一三	三	一八	加七
以上合計	四六六	八一	三四六	三九	四二四（缺員二）	

林內閣並無引退意

同盟社東京三日電：關於今後時局之職責，政府有三日下午零時二十分，以首相談話之形式，發表聲明，將林內閣之方針，闡明於內外，觀現

下內外之情勢，時局多艱，不容否認。克服之道，端在排除因循，慎戒矯激，而斷行適合於時勢之革新。余曩拜大命，組織內閣，在此信念之下，以臨第七十屆議會，承認議會之刷新，實爲革新庶政之基礎，與表現帝國憲政本義之階程。經鄭重考慮，遂奏請解散衆議院。故上次解散，非出於政府之政策與政黨不同，乃彰彰明甚。茲總選舉已公正施行，余所衷心期待者，爲新當選之議員諸君，本無我奉公之精神，基於國體之本義，發揚肇國之理想，圖我國獨特的憲法政治之發達，在正確的時局認識之下，勉力舉協贊大政之實，余幷信如上之期待，當爲有心國事之人士所共抱，政府決在如此信念與期待之下，盡施政奉行之誠，應付時艱，而遂行認爲最緊要之各般政策。望國民諸君，亦充分體會政府意之所存，舉國一致，協力謀國運之昌隆焉。

中央社東京三日電：林首相於今日緊急閣議後發表聲明，明確拒絕民衆所抱內閣辭職之願望，並決定繼續保持政權。此項聲明，使各反對黨，大爲憤慨。政友會幹事長藤，指摘政府之發表此項聲明，足證現閣未認清政治責任，而僅爲「憲政叛徒」云。民政黨總務櫻井兵五郎亦對政府之聲明加以抨擊，謂大多數國民現雖表示反對現閣，但現閣仍無反省之表示，苟林銑十郎尙有愛國熱誠，則應儘速決定辭職，俾遵照一般民意，組織強有力之舉國一致內閣云。社會大衆黨除指責政府之聲明外，並重申林內閣立即辭職之要求。傳今日內閣會議中有閣員二三人發表意見，謂鑒於反政府陣線之增強，內閣應決定迅即辭職，惟因大多數閣僚，多表示希望當選之議員，能「認識時局之嚴重」，故此項建議遂未成立，閣議並曾討論遴選文部鐵道拓務三省專任大臣問題。預料政府將竭盡全力勸誘既成政黨改變彼等之強硬態度，一般僉認下兩星期之政治運動，極爲重要。局勢之關鍵，似在政民兩黨能否對於共同推倒現閣之地位保持到底云。

各方反對日見明顯

東京四日路透電：此次日本總選舉結果，爲政府遭遇慘敗，而林首相昨日下午宣布擬仍留職，其理由爲目前大局異常嚴重，及日本特殊之憲政有發展之必要。茲據國民新聞載稱，林首相之聲明，各政黨與貴族院各界均極不爲然，今將促迫內閣立卽辭職，樞密院向對政局作壁上觀，今亦抱反政府之情緒。同時首相之戀棧，觀於渠與新聞訪員問答之言，而益可信。林氏謂政府並無所謂與黨，故反政府黨縱在總選舉中獲勝，渠亦不欲考慮辭職問題。際此非常時期，政府不能因政黨之促迫而遽辭職，政府俟政黨公然宣露反政府之情緒，幷在政議會中正式表示時，擬考慮及此。渠希望新議會之議員能正確了解大局之嚴重，渠不欲與黨中人談判，或邀請彼等合作。訪員詢以如議會非常會議提出彈劾政府案，則首相將否辭職。林氏答稱，將視屆時環境而決定主張。林氏承認內閣在總選舉後，曾討論辭職恐不可免，但當時決議留職。林氏又謂渠將於五月十五日左右任定文部省，鐵道省，拓務省專任大臣。此三職現由其他閣員兼任，如以此三職予政黨中人，則擬請彼等決定其與政黨之關係。林氏殊歡迎新政黨運動，惟稱渠不欲發起組織新政黨云。

三國續商西歐公約

倫敦二十九日哈瓦斯電：關於羅迦諾新公約是否卽將成立一項問題，此間外交界方面雖不甚表示樂觀，但聞英法比三國政府之間，行將經由外交途徑，就此項問題，交換意見。泰晤士報頃載稱，英比兩國當局，日前似曾商定，苟欲訂立羅迦諾新公約，則最有希望之辦法，當首由比國與英法德三大鄰邦分別訂立互不侵略公約，並附以必要的互助義務，用以保障比國東西邊陲，不受他國侵略。至于互助之條件，自當先由各關係國外交當局，加以理楚之後，始可有所發動

。該報又謂比國現已決定，賡續遵守國聯盟約，此層已使德國爲之失望，結論則謂國聯盟約此際仍係防止戰爭最有力的保障云。

比國外長發表談話

比京白魯塞爾城二十八日哈瓦斯電：比外長斯巴克定於明日在衆議院發表演說，就英法兩國發表宣言後比國之國際地位，有所說明。斯巴克頃已以此項演說之綱要，通知衆議院社會黨黨團，政界人士現信斯巴克演說，將包含以下各要點：即（一），英法兩國所提供之保障，應在目前情勢之下發生效力。日後倘遇有以下兩種情形，英法兩國方可重行考慮其所提供之保障，此兩種情形，即比國放鬆對於國防之努力，或背棄國聯是也，（二）對於准許外國軍隊假道通過國境，比國有完全自由決定之權，惟此項軍隊，倘係「參加共同行動」之軍隊，（按其意即指根據國聯盟約第十六條參加制裁之軍隊。）則上項自由決定權，方受有限制。（三）宣佈比國與英法兩國所訂參謀部協定，業已不復存在。

保證比國土地完整

倫敦二十八日哈瓦斯電：關於比國未來地位問題，聞英外相艾頓日前訪比京時，曾獲得比總理齊蘭及比外長斯巴克之保証，即關於保障比國領土完整一事，比政府倘與德國政府開始談判，則當於事前與英法兩國有所磋商云。此間觀察者現相信比國目前不欲由德國單獨保障其領土安全，而寧願等待西歐安全公約簽訂之後，由各國共同保障之。但德國或將片面發表宣言，保障比國領土安全，而不以比國恢復絕對的中立地位爲條件，苟然，則英法兩國政府僅須相互磋商，決定態度，不必如今晨若干報紙之所提議，而撤銷其對於比國之保障也。（按今晨新聞紀事報評論謂，比國若徇德國之要求，恢復絕對的中立地位，而不再担負國聯盟約所規定之義務，則英法兩國有撤消對於比國保障之可能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起至二十六年五月四日止

四月二十八日　星期三

△翁文灝等到倫敦
△義大使柯賚呈遞國書
△徐柏園脫險

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

△中美航空告成
△楊虎城呈請辭職
△劉多荃在南陽被刺受輕傷
△京滇週覽團抵滇

四月三十日　星期五

△法擴充空軍
△蔣委員長抵杭
△立院通過國大兩法規修正案
△川越抵神戶
△墨使埃琪拉遞呈國書
△美參衆兩院通過新中立法案

五月一日　星期六

△芬蘭公使華爾槐納遞國書
△日總選揭曉
△南愛自由邦宣布憲法

五月二日　星期日

△傅作義赴綏東視察
△德外長赴義

五月三日　星期一

△王正廷赴美
△德義續談開始

五月四日　星期二

△孔祥熙抵倫敦
△中美航機開始載客
△于學忠何柱國晉京

論評選輯

關於冀察方面之問題

關於冀察方面之問題，最近又招全國之深切注意。如滄石路問題，即其一端。吾人切盼中央地方，切實團結，一切善處，願先就原則上陳述意見如左：

查去年十二月五日國府訓令行政院，根據中政會之決議，重申十八年一月十六日之中政會議決議案：「各省對外交涉，應由中央辦理，由外交部通告中外，無論任何國與各省長官訂立協定，中央不能承認其發生效力。」及十九年四月九日之中政會關於利用外資方式之議決案三種：（一）投資方式，（二）特許方式，（三）借貸方式。該訓令最後云：「合亟重行申令，凡各省市對外協商及與外人合資條欵，非經中央核准者，一概無效，仰即轉飭遵照，以昭鄭重，而維國權。」此為國府統一外交職權，尤其關於處理與外人合資事件之現行辦法。不惟表示確定之政策，且其重要程度，殆等於今後建國綱領之一部者也。

今日國民總意，為反對國內任何區域之特殊化，反特殊化云者，即主張任何區域，須在統一的政令之下，辦理一切行政。經濟建設，為要政之一，尤其遇有與外人合資問題發生，當然須根據中央政令辦理。此今後立國自存之當然軌道也。然此與拒絕外資，絕對不同，國家方針，從不拒絕外資，惟必須經一定合法之方式，受中央之核准。現時全國各省，皆如此辦理。冀察自前年以來，外力深入，環境困難，宋委員長哲元等，奉命支持危局，備受艱辛，此國民所同諒。但關於經濟投資之重要事項，自須負責周旋，必使其符合中央法令，而經中央核准。倘外方壓迫，不易應付，則可據情呈報，聽中央之主持。國家大局，日有進步，政府對冀察之任何困難，自必能負最後折衝之責任。是以就職責論，冀察當局固應維持中央政令，而就實際論，則中央政令，正為冀察當局之有力的後盾，且便利在辦理對外交涉者也。

前既言之，國府政策，從不拒絕外資，於全國然，於冀察亦無不然。故冀察方面若與日人有合資事業之接洽，原則上為法令所許。然要之，其辦法須合於中政會議決案三種方式之某一種，且最後須經中央核准。冀察當局，凡遇日方有關於經濟事業之交涉，根據前述之國府訓令，以為從違，對日方既無拒絕之意義，則日方絕無反對之理由，倘並此根本立場而反對焉，則日方之所謂經濟提携，實質上成為經濟占取，主客顛倒，國權破碎，縱政府默然，國民又豈能容許哉？前年以來，日方在北方紗業方面，非常發展，煤鑛亦多所經營，然凡係根據條約地位合法而來之事業，未聞我國民起而阻撓。即此後新辦事業，果符合法令，經中央核准，則亦不發生喪失權利之問題。故關於日方在冀察之經濟問題，雖在冀東並未取消政治障礙全未消除之今日，依然有正當軌道之開放。冀察當局，但循此而行可矣。倘對方必欲超越此界限，則當請命政府，並訴之國民，全國必為冀察後援無疑也。

近日國人注意中問題之一，為滄石路問題。蓋聞鐵道部迄未主持其事，而平津報告，似進行正亟，故本案果如何着落，在內政上亦為可注目之問題矣。按去年來所傳關於日本投資冀察之事，多未實現，滄石似為最大者，且鐵路為國家要政，尤非普通經濟事業之比。是其事之必須合法進行，不待言矣。吾人以為冀察今日，最要為勿創惡例。惡例一開，此後一切將不可收拾。故吾人甚望中央主管機關，與冀察政委會，關於此事，速有周密之協商。在冀察，必須決心避

守中央政令，在中央，則須向冀察爲詳細之指導。蓋滄石所以成問題者，以過去曾有草約之痕跡，而其事在現任冀省當局負責以前。平津一帶，自前年夏間以來，局面困難，應付棘手，故中央有援助指導地方當局解決問題之責任，滄石問題，亦其一端也。關於此案，官方無所發表，故一般社會，不聞其詳，吾人茲僅就原則上，喚起國地當局之注意。總之，問題關鍵，凡事必須合法，而中央地方須密切一致，共籌方略。內部一致，則對外應付不難，縱有困難，亦正可以一致之力量挺身當之，凡事皆然，不只滄石問題已也。國地當局以爲何如？

滇緬南段勘界結束

（錄五月三日津滬大公報）

二十七日昆明電：中英滇緬南段未定界勘界委員會之工作，業已結束。其最後報告書，已於二十四日在緬境桑格郎地方簽字。中國梁張兩委員，已啓程返昆明，即日可到，行將飛京覆命。

該委員會最後報告書之內容，尚不可知，故不能遽作具體批評。惟昆明電曾述其概略，謂勘查結果，已得推翻斯高特之紅線，而中英爭執中之領土，經中立委員判歸中國者，有五分之三。著名之班洪在內。吾人於此，先暫保留批評，待委員團回京發表報告書後，再論其得失，而茲將簡單回溯自前年開始勘界後之經過，促國人更注意本問題今後之發展。

二十四年四月中英政府公佈滇緬南段未決界勘界委員會組織大綱與附件之後，本報曾爲文追述中緬界務之歷史，紀其形勢，明其爭點。按自班洪事件發生以來，國內關於滇緬界務之專家著作，發表頗多。尤值稱讚者，爲二十四年六月南京「邊事研究」雜誌，曾發行中英滇緬界務問題專號。此外私家著述，尤其雲南旅外人士，頗多精確之論文，故關於本問題之歷史的敘述，此文將不再贅。吾人茲所欲言者，僅限於一般國民必須記憶之簡單要點，同時望各界人士更各自搜讀關於本問題之專門著述而已。此案要點，可分數項言之。其一：此次勘界，限於南段未定界，而不合北段。實則北段未定界之區域，較南段尤大，故得失之間，關係尤重，前年組織本委員會，由班洪事件而起。而北段之片馬江心坡問題，實質上或更大於班洪，第以時日已久，遂擱置之而已，故一般同胞宜切憶此番南段未定界雖勘查告終，但絕非中緬界務紛糾之全部終了。吾人望將來中英兩政府成立南段界務新協定之後，仍本和平友好之精神，速繼續爲北段之會勘。蓋期完全解決四十年來懸案之糾紛，以增進中英兩國民傳統的睦誼。其二：此次勘界委員會之報告書，將爲不遠期內在南京開中英劃界會議時雙方談判之根據。其關係重大，自不待言。但須記憶者，委員會之決議，並不能拘束政府。易言之，委員會之報告書，在法律上只爲建議性質。前年中英換文之附件，訂明『依照委員會之報告書或依照與本問題似有關聯之地形的歷史或政治的因素，關於任何修改問題，將來應由雙方以妥協互讓之精神，進行磋商』，是可知在中英政府代表正式談判時，我方根據地形的歷史的或政治的因素，在委員會報告書之範圍以外，尚有所主張，亦儘可主張。是以吾人望政府當局，在可能時期內，早發表委員會之報告書，俾國內研究本問題之專家，尤其雲南人士之熟悉此案者，得公開研究，陳述意見，以爲我外交當局折衝之資，而期本案解決之了無遺憾。其三：觀民國二十三年班洪事件發生後，全國注意之熱烈，與國內研究本案之專家言論之豐富，證明中國之進步，非復前清光緒二十年訂立中英續議滇緬條約時代之比。惟國人更須記憶，所以力爭領土權者，非僅爲光榮體面之問題，實爲重大的實質的利益問題，且爲保護國內落後的少數民族之責任問題。中緬全界，礦產奇豐，蓋爲國家一大寶藏，而其間之少數民族同胞，多爲大中國之忠誠人民。故爭回領土，必須開發而保護之。吾人希望中央地方政府及經濟學術兩界人士，乘此談判界務之時，舉行滇邊全界之經濟的及政治的調查，爲開發滇邊之整個的設計。不然，

聽其荒廢，則有土若無，何況荒廢之結果，必不能永保領土乎？其四：最後吾人對於中英委員，尤其中立委員之辛勞努力，願表示慰謝之意。此次勘界，中英政府，互具友好精神，雙方委員，皆努力職務，備受艱困。雙方雖各有立場，各爲其國，然始終皆貫徹友好之態度，故能完成工作。尤其國聯行政院特派之中立委員，純爲貢獻國際平和之計，冒萬難以完成其使命。此我國民於超越國家利害得失之外所應表示謝意者。查自前年冬開始會勘，至去年四月，因雨季瘴盛，停止工作。我方委員，原爲梁宇皐尹明德，尹去秋回京後辭職，改派張祖蔭。英方委員，亦更易一人，惟中立委員瑞士人，伊斯蘭氏，兩度東來，始終其事。該委員團，自今年一月，再行集會，最近結束，聞共會議一百十六次。所有南段未定界皆經實勘。山高路險，氣候不常，委員團之辛勤，有足念者。而同時全國國民，須常記憶！滇邊民衆，熱烈愛國，過去毀家紓難殉身衞土者，大有人在。即未開化土人中，爲擁護中國主權而忠誠奮鬥者，亦復不少。吾人茲佇待我方委員回京，聆其報告與感想，而望全國朝野，早自籌策，如何善慰滇邊同胞，而勿令失望也。

（錄四月三十日津滬大公報）

川災救濟運動

川省災情慘重，經華洋義賑會總幹事貝克君及本報特派員入川調查，證明確係實情。綜合此等報告，可得如下結論：（一）官方發表者，不特決非過分宣傳，毋寧較事實或者尙有不及。（二）以往情形固已慘重，今以久旱，春耕失時，秋收無望，災區將愈闊大，爲期將愈久長。（三）依現在籌欵數額，急賑且苦杯水車薪。工賑則或僅有此擬議，或則甫經開始，自屬緩不濟急，且吸收人數有限，而公路施工，祇給口糧，並無工資，將欲資以轉養飢民之家族，亦爲萬不可能。由此觀察，川災前途，至極可慮，亟應擴大救災運動，依全國之力，拯救此飢餓線上之數千萬同胞，庶乎西南之危機可以消滅，國防之後府可以安全，此實全國問題，非止川人之切身利害也。

吾人既認定川災有延長性與闊大性，則救濟之法，必須針對事實需要，緩急並籌，標本兼治；而其第一前提尤須各方合作，實幹快幹。現在查放急振，決由財政部專員主持，而地方賑務會助以人力，辦法甚妥，預料可得良好成績。朱子橋將軍日內由川赴甘轉回上海，可以居中策劃。從公私方面，繼續設法籌欵，亦甚有裨於川賑全局。此外工賑農貸在中央地方已有規劃者，宜即積極策進，提前實施，務期早辦一日，即可早救若干人生命。至於主持機關，無論中央主管部局，或重慶行營，抑四川省府，概宜與賑務會保持密切聯絡，利用各處公正紳者，協助辦理，俾可增加官方信用，提高辦事效率。關於工賑農貸，華洋義賑會多年來在冀魯豫晉察綏等省，屢經主辦，經驗宏富，上年江淮水災，築堤工程，亦經協贊。謂宜由四川省府邀請該會幇同工作，或請其擔任技術部分之責任，用其特有之閱歷知識，必可大有貢獻。吾人逆料川賑規模既大，方面甚廣，專家人才，多多益善。且賑欵是否用之得當，辦賑是否付託得人，胥於公私籌欵方面，息息相關，如果欵不虛靡，人皆勝任，則號召賑欵，比較易爲，川賑需欵既多，爲期較久，對於此項辦賑之方術，自不可不特別注意，吾人所爲絮絮瀆陳者，著眼在此。至關於籌欵，吾人希望中央地方，格外努力，或設法增發公債，以裕財源，或儘量趕辦工程，多救壯丁。其社會各方之自由捐輸，不特事關慈善，當仁不讓，而救濟川災，正所以爲國家消除西顧之憂，爲國妨保全重要之線，衡諸建國救國之大義，實亦國民所當爲。矧川省經濟前途無量，如能拯川人於危難之中，使得保存生產力，則全國經濟界同受其利，又一救人自救之例也。甚望全國各地之川籍人士，即日起而呼籲，普遍組織，公開勸募，不拘多寡，集腋成裘，以期有補於長期辦賑之工作，此又吾人所願爲千萬垂斃之川人籲請者也。

抑天下事禍福循環，相爲因倚。江西今日公路之多，冠於全國，壯丁訓練，成績特優，究其原因，實由匪禍。上年長江大水，赶修堤防，規模之大，成功之速，外人驚嘆，許爲奇續，究其由來，端爲救災。由此可知；凡百災害，善用之，正不難轉禍爲福，四川經濟建設，範圍甚廣，果能利用災賑，督進造樹，亦儘可以極少之金錢，成偉大之事功，是在當事者努力如何耳，吾人於此殊不必爲川省抱悲觀也。

（錄四月二十八日津滬大公報）

祝工業發展及工人福利

今日五一勞工紀念節，適當三中全會宣布以經濟建設爲國家最大亟務之後，又正值中國經濟中心之上海近時頗多勞工糾紛之時，願陳數言，以爲工業發展及工人福利祝焉。勞工問題，爲有世界性之問題，惟中國應加以特殊考慮。其一，中國爲落後之國，其二，今日爲非常之時，其三，則中國今年，可謂爲纔決心促進經濟建設之年，本此三點，主張如下。

（一）中國解決勞工問題之原則的方針，應爲積極的，進步的，非消極的，保守的。簡言之，中國不能學先進國專縈心如何增進現有之工人生活，應注重如何爲全國無量壯丁闢工作之途。是以今日要義，仍爲大規模促進全國大小工業之勃與，使全國財力資本化，使全民勞力工作化。夫農工並重，已爲經濟建設上之既定的國是，農業之應改良，應發展，全不待論。然而中國廣大的農村羣衆，其優良之體力，每年不過用幾月，而完全賦閒，無田可耕者，又不在少。此種廢置不用之勞力，雖不能盡使其用於機械工業，然若能廣與工業，自可吸收一大部分最優良之農村青年，養成多數熟練之工人，爲國家設計，固必要矣，即爲調劑農村增進民生之計，亦絕對有益也。國家工業化之前提，，須人民工人化，故切望全國公私各界，一致決心邁進於經濟建設，以增進全國工廠工人之量，爲表示中國勞工問題進步之第一標識。

（二）今年有特爲國家慶者，即關於勞工問題，將不復有嚴重的理論之鬭爭。十數年來，一部分倡尖銳的階級鬭爭之說者，鑒於國難嚴重，近亦表示和緩。故關於勞工問題之理論，已確實統一於三民主義原則之下，今後之問題，惟有實踐國民黨之主義，確實領導而已。夫自國難以來，完全證明勞資在同一立場，具同一利害。吾等中國人民，苟不能建設國家而自衛之，則資勞同盡，無一倖免。今日何日！尤其需生產，需製造。我僅少之資本，與廣大之勞力，絕對需合作，需互助。所有廠主工人技術家管理員，應以共同赴戰之精神，加緊工作，其相互間之情緒，應如戰場上之戰友，疾苦相扶，禍福與共。凡從事建設工作者，其受同胞之期待，諸如衛國之軍人。此種意義，應使資勞雙方徹底認識，應使其共同感覺責任之重大。夫勞資糾紛，各國同有，中國亦勢不能無。然國家民族之利害，遠超越於勞資本身之利害，故苟有糾紛，皆須依法善處。對國家應守紀律，相互間應有同情，工作須積極，糾紛須互讓。務使一般工業界，表現中國之精神，不達建設完成之日不止，此吾人所竭誠祝禱者也。

（三）在目前階段中，對工人福利問題之特須注意者，爲希望政府嚴格實行工廠法及工廠檢查法等關於勞工問題之各項法令。夫國府施政，業已十年，先後頒佈各法，徒以行政的機構不備，及外力障礙之故，雖有善法，未收完滿之效果。今當大舉計畫經濟建設之時，惟望中央主管機關及各省市黨政軍負責機關，更努力完成施行各法令所必需之機構，一切迅依法辦理。關於上海，應繼續向外交團交涉去年八月以來在停頓中之租界工廠檢查權問題。此事純屬行政，不涉法權，與領事裁判權問題，並無關係，況檢查目的，僅在謀工人正當之福利，如衛生保安等事，初不含政治意味。故果與各友邦代表正式交涉，詳加說明後，依理應可得到較妥善之解決。此事現爲中國工界之重太懸案，各國人士，義宜同情，故吾人願信賴中外輿論，而敦促政府當局之進行協商。至於一般官廳處理勞資糾紛之實際方法，上之，平時注意•泯糾紛於未與。次之，糾紛既起，則一本法令，執行調解。要之，以同情愛護之態度，爲公正合法之處理，非眞有緊急萬不得已之事，不用強制手段。吾人尤望中央黨部，使各省市主管負責者，更加倍努力於工人之教育訓練，同時依法令規定，對於工人福利事項，常促使各級官廳之注意實施。

（錄五月一日津滬大公報）



國風社選

鳴絃篇贈沈兄劍知　梅生

孤。心。無。可。語。掩。之。令。默。然。有。時。取。自。照。上。下。無。窮。年。高
樓。倚。秋。宇。舒。襟。鳴。素。絃。子。來。肯。和。我。終。曲。仍。流。連。何。賞。
遠。爾。深。鬱。陶。思。相。宣。與。子。舍。凡。靡。靈。文。探。真。詮。誰。知。枯。
寂。中。勝。境。常。萬。千。願。言。永。此。樂。微。詣。通。前。賢。

為陳鶴孫題其先德子鶴尚書家書及萬文敏公代草死事上書冊子　映庵

祺。祥。事。秘。誰。能。說。驂。乘。禍。萌。寃。莫。雪。軍。城。流。蔡。一。孤。臣。
授。命。猶。然。完。大。節。遺。殘。隱。翳。讀。難。詳。燹。燼。藏。樓。惜。灰。滅。
眼。明。茲。冊。粲。墨。花。志。清。若。絃。且。廉。折。從。來。小。智。惡。大。謀。
讜。死。女。陵。況。言。泄。不。濟。則。死。忠。成。欺。陶。堂。詩。語。至。哀。切。
誼。同。朱。震。藕。舲。草。死。事。上。書。縱。昭。揭。中。興。簾。殿。五。十。春。
國。脈。如。絲。俄。斬。絕。何。曾。直。筆。待。董。狐。功。罪。不。明。惟。史。帙。

涵芬樓藏有尚書遺札述祺祥事變文字縱橫參錯不易尋讀惜壬申閘北兵燹與藏書俱焚

槐癭挽詩　雪橋

千。頃。人。推。叔。度。名。延。登。誰。繼。蔣。襄。平。集。賢。清。秘。曾。當。筆。
抗。疏。臺。端。有。直。聲。江。海。一。麾。同。鷁。退。風。雲。萬。變。締。鷗。盟。
東。華。聯。袂。當。時。侶。悵。望。靈。芝。惜。老。成。

祀竈日立春　秋岳

薄。霧。烘。晴。似。報。春。風。光。又。老。一。年。人。併。忘。媚。奧。徒。司。命。
微。願。昌。詩。不。送。貧。此。口。但。當。銜。石。闕。左。旋。何。術。救。風。輪。
早。梅。殢。雨。年。時。例。已。辦。閑。情。墊。角。巾。

丙子除夕　衆異

解。凍。風。來。不。折。緜。等。閒。冷。煖。總。由。天。了。知。明。日。猶。今。日。
莫。問。增。年。與。減。年。不。飲。屠。蘇。吾。亦。老。盡。工。博。弈。世。真。賢。
鄰。家。守。歲。終。何。得。自。愛。書。燈。未。肯。眠。

和衆異　拔可

一。冬。缺。雪。不。成。寒。小。雨。催。春。作。歲。闌。世。態。入。新。千。種。動。
人。情。貴。老。十。分。難。抱。山。命。豈。仇。詩。筆。遮。日。心。猶。戀。釣。竿。
更。欲。與。君。商。綺。語。未。須。惆。悵。對。東。欄。

丙子除夕　釋堪

急雪。江。城。歲。又。闌。老。來。功。狀。笑。黏。竿。送。窮。文。已。無。人。讀。憫亂。詩。餘。破。睡。看。留。得。唐。花。供。戍。臘。斤。殘。宋。槧。換。辛。盤。短檠。牆。角。真。堪。棄。奈。此。輪。囷。舊。膽。肝。

丁丑人日遙寄纕蘅使君貴陽疊元日書懷韻　庸庵

波江。梅。柳。共。爭。妍。人。日。懷。人。意。莞。然。早。識。高。名。馳。白。下。更飛。鄉。夢。到。紅。邊。織。文。笑。奪。邱。遲。錦。門。險。豪。園。鄧。艾。氈。入斗。才。情。三。舍。避。題。詩。慚。寄。草。堂。篇。

揚州絕句　石遺

老來。幾。度。醉。揚。州。未。盼。珠。簾。一。上。鈎。爲。喚。兩。行。紅。粉。到。主人。待。客。劇。風。流。

荒寒。湖。水。淡。湖。煙。愈。覺。西。湖。瘦。可。憐。老。柳。未。芽。梅。未。放。已春。時。節。未。春。天。

丙子夏青遊雜詩　什公

故鄉。山。好。不。成。歸。退。食。人。閑。對。紫。薇。書。局。隨。身。吾。亦。羨。家聲。況。是。世。間。希。（袁道冲貽所輯勞山志稿）

仰放。庸。須。學。放。翁。劍。南。警。句。愛。雷。同。文。章。本。是。天。然。物。賺得。天。機。句。自。工。（題沈仰放詩草）

勞山。秋。色。拂。簾。蒼。黃。鞠。花。時。九。水。香。六。友。風。流。如。六。逸。料應。遲。我。作。重。陽。（周甥孟蘭與郭秉和諸人共營別墅曰六友山莊落成求題）

萬千。豚。犬。一。寧。馨。雛。鳳。雲。霄。振。羽。翎。失。喜。故。人。今。有。子。强開。老。眼。爲。君。青。（遇湯佩松濟武同年子也）

嬌兒。生。小。讀。蠻。書。海。舶。歸。遲。載。令。譽。阿。母。倚。閭。忘。未。得。不辭。冒。暑。護。新。雛。（瑞士兒新得學位歸自巴黎攜來校贈樊品甚夥育季起申逕之北旋與余會於濟南驛）

金雪滕自巴縣寄贈藤環賦謝　子言

憐余。曾。病。臂。遠。道。寄。藤。環。深。感。綢。繆。誼。巴。江。萬。仞。山。

三部樂　（丁丑元日大雪于役金陵秋岳約和清眞此解）　叔雍

籬隔。疏。鐙。映。馹。路。短。程。旅。懷。愁。絕。玉。鐫。瓊。朗。千。頃。清。暉。疑月。信。幽。夢。同。逐。鋒。車。點。鬢。絲。晼。晚。午。夜。催。發。畫。堂。簇。燕。孤。負。金。醅。荷。葉。陽。春。幾。人。解。和。總。沾。泥。逝。水。有。情。難。說。愛。憑。錦。箋。琢。句。東。華。晞。髮。好。江。山。片。時。換。睫。慳。圻。蘂。梅。開。竚。切。白。戰。未。息。伴。朔。風。徒。自。縈。結。

章太炎弟子論述師說(三)

一土

章太炎(炳麟)弟子姜亮夫(寅淸)孫思昉(至誠)二君論述本師學說各兩書，經先後披露(見本報第十三卷第三十六期「章太炎弟子論述師說」第四十八期「章太炎弟子論述師說(二)」及第十四卷第三期「隨筆」，俾爲研究此一代大師之學者之助。茲復接姜君由巴黎來書討論如下：

孫君第二次辯論，已見周報三期。近以一小小譯事，書案紛沓，日不暇給，而孫君申辯已非舊時論點，故不欲再有所論列。頃間再翻周報。似覺仍有不能已於言者，再拉雜爲閣下陳之。

前書「求眞」「求用於救民」之言，本爲舉世之紛紛者發，得孫君一揭，此義益彰，不勝欣快；然果無申釋，則不僅不足以解世人之惑，即孫君亦未必能相諒矣。

凡有所成就之學者，必有其道之「全」，然發言盈庭，不能無因時因地而有所搖演謝短，故吾人之論是者，當先得其「全」，得其全，則是非正反眞寓之語，卮言曼衍之辭，皆各有其歸向，亦各有其相得之諦。自休甯戴君以來，其言足以抗代而確有其「全」者，餘杭先生其人也。弟所見餘杭先生之「全」，即第一二兩書末段所申之辭，而第一二兩書又皆爲此「全」而分解條析者也，即無一語不爲此「全」辯。孫君于弟前書條辯分析之言，既已無說，而獨標舉此義，于弟立論之基，似尙有未晰，而引用証據，似又是先生爲某一部分說法之言，(辯見後。)有所搖演謝短者，孫君豈僅見其分而未見其全與？

且即以孫君標舉之義而論。(弟言「求用于救民」，孫君裁爲「求用」，似已非本義，今且不細論。)

所謂「求用」與「求眞」，其實並非對立之兩事。弟言求用於救民，然未嘗言先生「不求眞」，惟先生求眞之態度，與今世學人異。今之學者爲眞以求眞，而先生則爲用以求眞。苟以俗設喩，則先生先有一付救民之心，而以此心，籠照一切學術，世人則只有嚮往之學術，而不顧其他。此爲推心之論。再以學設喩，擧大者言，可以莊子內聖外王之說爲解。先生蓋以求爲外王之思而修內聖之道者也。更以儒言爲喩，則益覺明白，即大學格致修齊之義。今人求學，爲格物而格物，致知而致知，前書所謂依他起信者也。先生則意在爲修齊而格致

，不關修齊亦上者不必格致，既格既致，即是求眞，故不反對求眞，亦且擁護求眞，弟亦不言先生不求眞。其實擧中國數千年來儒者一貫之精神而言（甚至于老莊），便無不是以求用爲欣向，凡稍涉哲學之門者，皆能道之。孫君所聞與弟有異，故以此兩事爲對立，僅爲先生爭一「眞」字，而又于第二書中（周報十四卷第三期中第二書也）「務期有用」一語回惶自護爲第一義諦第二義諦之言，其實苟即鄙說而裁之，正不必以爲有異也。至謂「而言其異則所謂一致而百慮，言其同又所謂殊途而同歸」云云，則爲文家虛調，而遠于辯章學術之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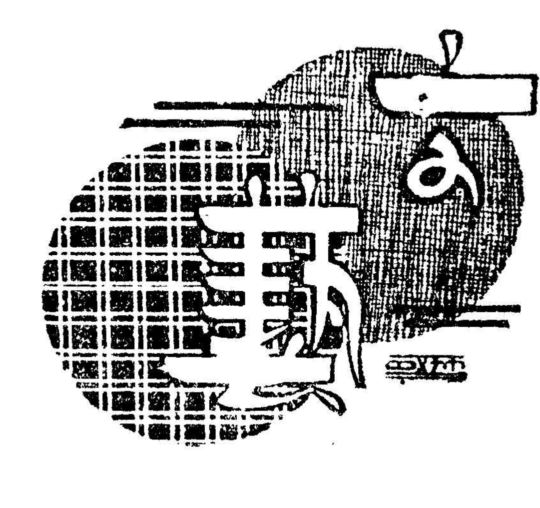
更退一步言，以孫君所引先生與王鶴鳴書而論，此先生以古文家之資格，爲經古文作擁護者，誠有「學者將以求是，有用與否不暇計也」之言，（按「是」與「眞」不必相等，玆姑就常識論之。）然此特爲經生發，爲擁護經古文之經生發，爲制敵發，所謂搖演謝短之說也。果必以此而謂不求用專求眞，是最眞之學莫過于「有規矩繩墨，審諦如帝」，而最疏者莫過于「觀世質文而已」，（三語皆與王書中語。）孫君又將何辭以爲解？弟手中無先生書，不能自爲其說多引左証，即就此次孫君兩文中所引之言而論，已足大成吾說。如三十六期引論經史……不應……疑一文，于以碑版補正史列傳之缺一事，而曰：「此猶係小節，无關國家大體。」又曰：「研究歷史須論大體，豈暇逐瑣屑之末務？」此豈純任一「眞」字而可辯章者哉？又曰：「我能知兩萬萬人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則明標用字矣。

此次討論之點，已非前兩書論旨，弟本不欲再答，以災周報篇幅，然此事確又爲前兩書論點之碼礎，且亦即兩人立言所以異之礩，故不能不一言。近日事亂如麻，而此行來歐，篋中無「線裝書」，餘杭叢書，不僅續編不能得，即正編亦徧覓不得，故不能有所引証；俟歸國後當更爲文申之，而此次辯論亦請暫止此。

孫君閱及此書，亦又來書論之，仍幷錄於次：

承賜姜君第三書，本可不再置辨，無庸如鄭人爭年以後息爲勝也。然有不能已於言者。餘杭先生自明其學爲求是而譏致用，已若揭日月矣，姜君反謂其學爲致用而非求是，以先生之說爲制敵而發，目以搖演謝短。惡，是何言也！先生之學，以經學爲主，而說經以古文爲主，譬諸制敵，此乃其大本營所在，而非游擊隊，儻爲之拔趙幟立漢幟，將無以自植坫壇；舍此而言其全，更非弟之所敢知也。至以「規矩繩墨，審諦如帝，觀世文質」爲言，紬繹原書，不難解悟。蓋先生以求是爲君，猶莊周所謂無用之用，（即間接之用），致用爲匠，猶莊周所謂有用之用，（即直接之用）。前引易一致百慮之說，即恐其混求是致用之分野，乃以其同而求其異。姜君能使之名實違反，二者易位，以先生所謂求是者即所謂致用耶？吾知遠於辯章者有攸歸矣。（即後誤引能知兩萬人姓名之說爲言，亦因不辨兩者分野故耳。）總之說先生之學，必徵諸先生之書，不則如韓非所譏鬼魅易畫，遠於求是已。候姜君歸國，共取先生之書再相質難可也。

姜君來書，並有「歸期約在七月中，當出柏林莫斯科，自東三省入故都，當能一訪高齋，以傾平日渴慕之情」等語，不佞亦甚願相晤一談，藉獲教益；屆時擬更介紹兩君晤面，以同門之雅，從容揚搉切劘也。



好運氣

「黃老么的命」之一

屈曲夫

端陽節一過，打長工的都在講下半年的主顧。黃老么成了一些人看不起的不是本分人了。輸掉了一大把銀子，雖然也有關係，可並不重要，輸錢是輸得他黃老么自己的；打過王三財人，雖然也是原因，也還不見得重要，有本事伸拳頭打「大佬」，那是好漢；可是剛剛這當兒，外面飛來些風聲，——這到後來才可以明白，說是從李二老爺家裏傳出來的——他黃老么同小菊花有點不清不楚的那回事；有這三件事合在一起，黃老么不是本分人，就的確不是本分人了。

張得富一家有九個年輕幼少的媳婦和丫頭，老楊斃也有一個花母雞似的姨太太和一個「抱牌子拜堂」的第三房小寡婦。村莊裏這些規矩人家，誰還敢僱他黃老么呢。

但也還有人不相信，要是他黃老么眞同小菊花有那個的話，爲什麼去年黃老么的身子一還原，李二老爺就逼着他不准帮肉店裏做「二把手」呢？……但有人說那是李二老爺愛年輕人的力氣，黃老么是一把好做手呀！

因此，有人說：「黃老么，還是帮李二老爺家去罷！」

「帮他龜子家嗎？他是我養的差不多！」

不說起到罷了，一說起，他黃老么的心頭就湧一連串一連串的「醃心事」：——幫他龜子家，喫苦累壞了身子，到不要緊，媽的，一場病害的不能起床來做活，就逼着把人家像死狗一樣拖出去，……把黃老么抬回老家了。……自然，在一二十伙伴們面前顯威風，老狗入的給自己斟酒，常常稱贊自己的力氣大，那是有點意思，還有小菊花，嗨！……可是，沒良心的人家，我幫嗎？不！

五月底，幫工的，傭工的，都有了主顧，只黃老么東不成，西不就，沒人要，他火來了，他有一天忽然靈機一動，想起到外鄉還可以去跑跑，他就決定要到外鄉去跑跑，他不相信有力氣是換不到飯吃的。雖然也有人贊成他說，「外面去

文藝新聞

畢樹棠

海外

加奈特（Edward Garnett）曾被高斯倭綏論爲英國偉大批評家之一，也便是高氏至友之一，數十年來，主持英倫數家書店的文衡，如高斯倭綏，康拉德，勞倫斯等人之作多被其提拔。所以高氏康氏死後，他都編有他們的書扎集出版。他自己的著作有『The Breaking Point, The Feud, Turgenev, Papa's War, Friday Nights, The Trial of Jeaune d'Cre（劇本）等。他的一家都是文人，他的妻子名Constance，以翻譯俄國文學著名，我們常讀的杜介涅夫，林斯多也夫斯基，契合甫等人的英譯本，差不多都以她的翻譯爲標準。他們有兩個兒子，一名David，一名Robert，也都是著作家。這老頭兒於今年二月二十一日逝世，年六十八。

× × ×

烏納木諾（Don Miguel de Unamuno）是現代西班牙文學上一個偉大的人物。他是世界聞名的哲學家詩人

走走也好；」也有人爲他當心說，「外面去，吃飯更不是容易的一件事。」他可不管這些，有點不大捨得的，全不是這些想法，根生土養的家鄉，和時時掛在心頭上的那個人……惡運來了，不一撒手丟開它又怎麼辦呢？

× × ×

人的運氣，眞是猜不透，——李二老爺又打發李三寡嘴來「講工」了。工錢依他定，生活隨他做，起早摸晚由他高興，——一句話，事事依他黃老么，要怎樣就怎樣。眞古怪，什麼：老頭子（李三寡嘴不用二老爺的稱呼說），最看得起有力氣的年輕小伙子；在一二十伙計里頭，「第一條扁担」，誰人不幫他黃老么風光；並且，來時，老頭子囑咐又囑咐，大太太叮嚀又叮嚀，一定要他去。

李三寡嘴這傢伙是一個山猫臉孔，尖下巴薄嘴唇的脚色，是靠說話吃飯，靠說話出名的。他搬出許多「高帽子」給他黃老么，更加話里有話的吸動人家：——

「你黃老么誰個不佩服，那個不想你！老頭子家里，全家大小，個個都不捨得你，眞的，個個都不捨得你，聽到說你要到外鄉去「打流浪」，連老金媽也眼淚整把的抓，個個都想你去嗬！眞的，個個！」

這一來，黃老么從來有的那股拗性子，給這話，兜得軟而棉了。李三寡嘴邊說邊使眼拐探覷他，看看他黃老么低頭不做聲，就乘勢說：

「老么，你是爽氣人，一句話——幫他家？」

黃老么咬着嘴唇，心頭發跳，——「媽的，『個個想？』……小菊花也在內？」

「嗨！你老么是明白人，再不然也還得看我一點小面子呀！」李三寡嘴再加一點油鹽。

「好罷！」黃老么站起身來伸個懶腰，這麼承認了。

就是這樣，黃老么又走進老東家李二老爺家的脚屋。

李三寡嘴說的話，並沒絲毫扯謊，眞的什麼都由他。三十塊工錢，同「掌作」司務一樣。二老爺着實也特別對他好，黃老么一到，他就差老金媽叫他上樓屋去，他搖着白折扇，和和氣氣的對他說道理：——

「——年輕小伙子總得耐性子爲高，誰人沒有點把皮氣呢！不過末，總要知過必改才是。第一，做事要有耐心，要吃得苦，好好的做，古人說得好，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你有這把力氣，祇要做累，好日子總在後頭，……這把年紀了，也得成家要緊……」

「嗯」。黃老么退出堂屋，心頭高又不高興，「成家要緊，……成家要緊，小菊花到不給我做老婆呢」？

和小說家，而且還是個政治上的有力分子。因攻擊專制，曾被放逐。西班牙共和國成立時，他是革命上的文化領袖，曾入國會，不久辭去。最近西班牙發生內戰，他却與國民軍打成一線。他生於一八六四年，早年以博學成名，深於拉丁希臘及梵文，曾爲 Salamanca 大學校長，晚年著作有 Agony of Christianity, Tragic Sense of Life，及小說散文數部。去年十二月逝世，年七十二。

× × ×

最近在美國文學界有一件案子頗爲人所注意，便是范雷爾（James T. Farrell）的小說 A World I Never Made 之被禁。此書於去年十二月間被紐約禁弊會所告發，指爲猥褻，遂成立禁案，書局不得發售，紐約時報且拒登廣告。然美國幾個著名雜誌如 Atlantic Monthly, Scribner's Magazine, Nation, New Republic 及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都曾提出此書，認爲描寫忠實，爲一九三六年一重要作品。後經紐約法庭 Henry H. Curran、法官之審查認爲此書與 James Joyce 的 Ulysses 似的，不便以局部之缺點

古怪，一直到下晚才見到小菊花的影子，在灶屋里來幌了一下。她不像從前那樣活跳，瓜子殼的臉蛋，像瓜子晒了太陽那樣沒有光彩，清瘦得同燈光差不多的陰沉，她只丢了一個眼色，不是高興，是帶着哭相的苦笑。黃老么可不舒服透了，——「媽的，變了心嗎？忘記黃老么啦？」

第二天大清早，黃老么去塘邊挑水，小小菊花一個人在洗衣裳。他沒來得及把心頭一跳的驚慌鎮壓住，她就直起腰幹，呆着眼，盯住他。

他肩頭的水桶，一隻放到水面，一隻提在手里，偏過臉，問：

「你怎的？……」

「……！」她沒答話。

「淌眼淚？……」

「……！」她還是不做聲，手裏抓着濕淋淋的白綢長衫，一半拖在水面，仍然呆住。

「那個的？……」

「死屍穿的！……」

他站住沒動，她睜着大眼看他。

竹園衖子里——來挑水的路上——有水桶碰竹子籬笆和脚步踏石板的響聲，這聲音驚醒了他兩個，黃老么趕忙彎下腰，一手挽水，順勢低下頭，——噼，一響，親了一嘴的淚水，再挽起左手的一桶，挑起就走。

×　×　×

接連七八天，「黃梅雨」下得嚇死人，儘是嘩嘩嘩的連天倒，東北風更是發了瘋一樣呼呼的狂吼着。最後兩天，圩埂的鑼聲，跟着狂風響得人心坎發顫，——圩埂危險到了地頭。

黃老么和別個伙計一樣，在大風大雨里，淋得像落湯公雞，沒換過衣裳，沒洗過臉，終日終夜在圩埂上亂撲，「打莊」，塡泥，「撓莊頭」，晚來倒在楊柳樹下閉下眼的時候，也給「圩長」和「伕首」踢醒了爬起來。最後，大江漲水，大河水流不出去，山洪又哈哈地湧的來，水爬上圩埂頭，漫平了田畝間放花的稻穗，漫平了柳條白村楊叢着的村莊。圩破了。

李二老爺的九百多畝，就淹了五百好幾。不用說，這老傢伙的難過，是比前年他愛的二姨太太死去的要傷心得萬倍。雖然自已做的只淹了七八畝，而被水淹了的那些「佃戶」也還少不了要上八成租的。

並且，李二老爺一想起「家里」，——雖然這件心事，老早就盤算膩了，在黃老么進門時，好比疙瘩已經解開了一樣的放了心，——現在可就很很的皺眉頭，常常把紙楣子吹着了，等燒痛了指頭，才驚醒似的湊到煙袥子上吸一吸。想起「家里」，眼前就幻出一堆白幌幌的洋錢，漸漸變成了漆黑一團；再幻出這幾年在衙門里進出，打官司所花的數目；再幻出一些「同善社」發來

以判定全書，遂將此案撤消，蓋亦輿論之力也。尤可注意者，今年一月間月書俱樂部的無名作家獎金四名，范雷爾竟以 Studs Lonigan 一書榮得其一，遂傳爲佳話。

×　×　×

去年秋間，美國新共和週報開始發表「當代文學家新論」，最近已發表終結，並尾以該報文藝編者 Malcolm Cowley 總評一篇，曰「二十年來美國之文學」（Twenty Years of American Letters），確是一篇簡要文字，讀之可略知最近美國新文學之大勢。並有文藝年表一篇（A Literary Calendar, 1911—1930），將一九一一年以來，美國文壇的新人新作及反映於文學裏的社會動態，都提要收入，並於每年之後附錄銷路最大的新書一二種。讀此，不只可窺其大勢，且可尋得其事實之動靜，誠一重要文學史料。近年吾國文人似已注意歐洲大陸，且特重蘇俄，於美國方面較爲疏略，實則亦很重要，此二篇文字卽頗可供參考者。

的善書上說的因果報應；於是乎眼前又結了許多疙瘩。而歸根結蒂，滿心的氣恨是在他買氣兒子一個人身上，「洋錢花了幾尺，實只望他畢了業，在外面接任把『知事』，或者回地方上來撈個把委員，縱不然也該在衙門里弄件把小差事，撐撐門面，說起來末也好聽一點；現在，幌子也沒抓一個，反而咽在家里抽起烟來，反而做出這些敗門風的事！孽畜！孽畜！孽畜！三賤貨身上有些閒言，這是說不出的悶心苦，不說它；小菊花已經『有了』，到底有個交代呀！怎麼辦？」這膩氣的事，加上破圩的損失，使李二老爺憂心得幾根鬍子整天的磽在紅鼻尖上。

「『怎麼辦』，丟掉是了，要錢，給她，叫她走，好了。要我親眼看見給『他』，可不成！」

大少爺這些閒言醋語，四先生是婉轉地把意思轉告二老爺了。

「比放屁還容易，扯他娘的蛋，圩破了，上兩千的租丟了，錢，好容易得來！並且，人家倘若有個短見，外面有的是水，家里有的是繩子，趕她出去，馬上免不了人命；放在家里像什麼？不把『他』，留了當祖宗牌子？」

李二老爺好不煩悶，家里又搬來一些圩鄉窮客，還有不少住到脚屋里的窮親戚——這些人雖然可以幫忙割稻，但小孩，女人，老的小的，吃起飯來，眞教人心頭悶蹩扭。

× × ×

李二老爺家里，割山田稻，有許多無需工錢的——不要他們做活也得給飯把他們吃的——圩鄉親族湧的來，黃老么却不能在這鬧熱場合里漏面子，他生病了，——這不知是爲救圩雨淋傷了或者是上年那次大病把他身子害到有點那個——生了病，田里事，他早晨還撐持了去做，後來實在抵不住，轉回來，倒上床，發熱又發燒。

小菊花來看黃老么，……四先生到脚里撞見。……這不了得！

當晚，黃老么被喊到三姨太太的房間。——洋燈點得雪亮，三姨太太倒在雅片盤子邊上，二老爺仰躺着籐靠椅，四先生一鼓正經的坐着板櫈

小菊花也站在那門邊。——他黃老么昏頭昏腦的站不住脚，手扶着房門框，看情形有點不好，但他心一橫：「媽的，看他怎樣我？」

「黃老么，哼！你做得好事！好大胆子！」二老爺豎起頭來這麼說。

「黃老么，你眞性急了，太性急了！嘿嘿！嘻！」三姨太太把烟槍停在嘴邊上，瞇起眼睛笑着嬌聲的說。

「黃老么，今天是我親眼所見，你到底怎麼辦？」四先生問。

黃老么想不出什麼話，咳喇了一聲，心又一

書報簡評

讀「批評論」

張振亞

倍斯巴洛夫著　辛人譯

二十五年六月質文社出版

我們底古典經傳未曾給我們預備下系統的文學批評；近年來，感謝西洋文化底厚賜，文學批評已在我們這古園裏生了芽子。芽雖嫩，毒却不淺；芽底一支是大學中的神秘派，上溯柏拉圖，下迄克羅采，旁徵博引，死弄字眼，用些美妙得好玩，虛玄得有趣的辭藻，研討着郎吉那斯底崇高論，黑格爾底悲劇定義，只出售理論，却永不使這理論與中國現代作品發生關係，我景仰這派底博學，我憎惡這派底「隱士氣」，芽底另一支是隨便派，有的在文句上擺要幾個花樣，自命孤高不凡，有的行文誇大，自覺宏偉超常，有的作着作品中的探險，漫遊，高呼此路奇艱，我佩敬這派底敢幹，我卑視這派底「市井酸」。這兩派底共同根本致命症候是：（一）不知批評與現實底關係（二）不知批評與羣體底關係（三）不知批評在現實上的攻擊，倡導效力（四）不知批評對於羣體的教育意義（五）不知批評底政治意義。

「批評論」是一付對症的良劑。

，冒火了。

「你等說我黃老么怎辦，就怎辦！」一股硬派頭腔調。

「噁！」二老爺從籐椅上跳起來，「我們說怎麼辦！好混賬東西，我說怎麼辦！我們是什麼人家？我是什麼人？……」

這狗血噴頭的罵法，黃老么那能够等他罵完才回嘴呢，可是三姨太太搶着插嘴說。

「黃老么，背時鬼呵：叫你帶的走呀，不要說別個話了！」

「聽到沒有？小菊花給你帶了走！」

四先生說着把他那副老鼠眼睛向二老爺和三姨太太的臉上轉動着，又盯盯他，他黃老么轉過頭，瞟了小菊花一眼，——她低頭在弄手指頭。——他氣抖抖的高聲回答：

「好，我帶的走是了！」

「帶的走，好容易的話！就這樣帶的走嗎？到虧你做混賬事呢！」

二老爺這幾句話，把黃老么弄詫了，他眼前一黑，心頭卜卜地跳着打盤算：「還要身價嗎？媽的，一個鳥錢也沒有，怎麼辦？」可是四先生帮他解圍，他平聲和氣的說：

「黃老么，老爺也可憐你一個光身漢子，可憐你不容易成家，犯不着說些山高水遠的話，錢，不是我大胆的話，就是你發賣祖宗骨頭也沒辦法的，是不是……！」

「鳥呷！我賣……！」黃老么打算罵起來，誰看得起這個靠老婆吃飯，帮人家做「賬手」的瘦傢伙呢！

「吶吶，你聽我說完呵，……二老爺是不要你錢的，不過末，小菊花也是一筆欵子買來的，把了你，你也得知恩必報才是道理！所以，我再大胆的說一句話，二老爺是不要你什麼東西，只要你身子好了，明年再來做幾年就去了。再一層，老爺非比別個人家也不能隨便馬虎塞事的，少了掉的得辦桌把兩桌酒，請人議個字據，人，你

黃老么帶的走，就是你的老婆。—

黃老么高興得把一身的病都忘了。

「多走運哪，黃老么，明天你就該請人，該把你姓下的小太公，那個白鬍子佬——到我家來過的，要他來」，三姨太太樂的笑謎了眼，看看黃老么的臉，又勝利的代小菊花賣幾下「飄眼」，說，「你看，明天你就帶的走，黃老么，你開心吧，你眞是走天大的運氣啊！你看，馬上，小菊花就做一品夫人了！嘿嘿！……」

× × × ×

一顆快樂的花落在黃老么身上，是歡喜和病，燒熱了他的每一根汗毛，一整夜，——儘是眼前閃着金星，心頭湧着快樂的光亮的道路——瞇眼也瞇不着。天沒亮，就爬起來，頭昏，他拍拍額角，身熱，他揉揉胸口，不管他病不病，就跑出去請客。

第二天就成事。一桌酒，——錢是李二老爺支工錢給他塡的——請來的，自然少不了黃家族長小太公和房長黃四爺。其他是『代筆』張四瞎子，『中人』艾團頭，擠着吃了一餐的有李三寡嘴——這帮問公事的脚色。

大家商量又商量，議來又議去，事成了：黃老么立個報恩字據，明年春上起，帮二老爺家做三年長工，不要工錢，算作抵扣小菊花二百五十塊大洋的身價。小菊花馬上給黃老么帶出李家莊。

誰人不說李二老爺看得起他黃老么呢？不然，他們靑脊人家，……人們又用笑臉和黃老么攀談了，像張得富老楊鸞這些有身分的上等人，見着他，也打起招呼來：「黃老么，那天生兒子請我吃酒啦！」

他黃老么快活得把病弄好了，又快活得害了一場大病，但他不但相信自己的力氣可靠，還相信自己的運氣透頂的好。老婆，這樣輕灰般得的來；發財，那還愁沒那個日子嗎？

它指示出：批評應以現實爲出發基點，它指示出：批評應以羣體爲出發基點，它指示出：批評應攻擊人間魔鬼，應倡導新社會理想，它指示出：批評應以提高羣體底文化水準爲己任，它指示出：批評應聯繫政治機構，爲一強有力工具。

上述種種指示底合理性，不需我來喋喋論證，正如太陽底發光性是自証自明（self-evident），不必待人來闡發推論的。

呆板，機械的死現實主義，已在我們文藝田地中露了頭，它底缺點是對於理想——尤其是促誘人勇猛地邁往新世界且昭示人以標準典則的理想——的漠視；空虛飄浮的浪漫主義也曾出現，它底缺點是昧於現實。而前者底無有社會主義立場和後者底短少革命觀念更是大疵。

「批評論」提供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底綜合，現實和理想底交織；且言明：現實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是革命的浪漫主義。

這，對於我們眞是空谷足音呢。

「直接印象論」和「活生生的人說」雖未被介紹到我國來，但是絕對客觀的文學論和「未完成的傑作」式的人性相對說却傲然存在着，前者病在不曉得使印象有間接性的思維，態度底重要，後者病在不曉得善惡絕對分野的典型人物底刻繪在新社會前進中的

冷靜的街上

李雷

一　二人行

十二月的夜街，電燈瞥閃着眼睛，星星也瞥閃眼睛。

我們走着，你偎着我，我偎依着你。

——你不怕前途的黑暗嗎？

你問我，指着那深得像山洞似的街道的遠景。

我說：——我不怕。

……………………

夜更深了，深得像沒有底的深淵，又像一條古洞，從洞口吹出來千載濕壓的暗色風。風的翅膀，掠掃着我的頭髮，和你灼熱的額角了。

我們彷彿都不知道。

——我們將走到哪兒去？——你寡說你送我。

——你送我從北城到南城，一步一步踏着夜影。

——我問你，我們這雙脚幹嗎這麼輕，像踩在鵞絨般的霧里，像踩着夢？

——你說呀，你說，我喝醉了嗎？告訴你吧，我一點都沒有醉意。……可是我們要走到哪個國度的邊緣，老是這麼一個勁兒走，既不嘆息，也不回頭？

古城冷靜的街上，空得祇剩電線桿子和路燈與警察了。

——我們回去吧，親愛的，你告訴我，我們的黎明倒底在哪裏？

——眞的不遠嗎？我不信。

——你看吧，那邊不是有一顆亮星嗎？——你說。

——是的，那亮星祇是亮星，對于我有嗎用呢？

——我們朝向它走吧，

黎明就躲藏在它的淸翅下。

二　更夫與腳印

——你聽啊，你聽，更夫在敲着梆子。

——是的，更夫在敲着梆子。

——不好，更夫簡直是敲着我的心呢！我要找他去，幹嗎他這麼欺侮我，殘忍地，無情地敲打我這枯槁了心果。

尖銳政治機能。

「批評論」駁倒「直接印象論」和「活生生的人說」，申明思維，態度之重要和絕對典型人物底機能。我們藉此得到新鮮知識，總是萬幸。

繁瑣的自然派的敘述和公式主義我們也有，前者底壞處在無藝術意義底標識，無選擇，無剪裁，後者底壞處在單調，乏味。

「批評論」詰難住這一傾向，指明藝術意義和多面活潑發展性底必要。

我們文壇上有反對一切英雄典型底風氣；毛病是：不知新的集團性的英雄典型在文藝底政治作用上的意義。

「批評論」告訴我們新英雄典型底必需。

我們還有對於典型人物和非典型人物皆不暗示其典型性和非典型性的習慣；糊糊塗塗，不悉這不暗示底曲歪危險性，和暗示底積極效力。

「批評論」爲我們糾正了這惡習。

我們底藝術的文藝者拚命摟住藝術至上性，我們底政治的文藝者拚命摟住思想至上性，其陋在各執一偏。

「批評論」提醒我們：文藝藝術性和政治性底兼具，揉合，才是理想底極點。

我們還度着非人生活啊。

「批評論」在無意中暗點給我們：世界上有「人的國」。

——明啊，你喝醉了。

——請你別詛咒我，我幾輩子喝過酒。

……更夫的析聲似乎遠下去，遠到荒草沈埋的殿門的廢墟里。我們還是往前走。踩着夜影，永遠往前走。

——怎麼更夫又來了？你這可詛咒的更夫，討厭的更夫……不知休息的更夫，偉大的創造的更夫啊！

——親愛的，提起你的脚步，用力再踩一下，讓我聽聽你踏在歷史的鐵橋上的足音。不，你慢點走，再你鬆手，讓我回頭尋找一遍我們遺留在生活過程里的辛苦的脚印。

哦，脚印都沒有了。連我剛才留下的最後的一個也被風沙拂沒了啊。

——告訴我吧，你把我帶到哪里去，我想你也許要殺死我，……我怕，前面不就是菜市口嗎？——那個殺人的屠場閃着警燈的紅光。

——你總說前途有光明，屁的光明，好吧，跟你走，你要把我帶到更黑暗的處所，我可要殺死你的。

三　月影下

——這兒的月光眞好，月光眞亮。

——不怪你說要把我帶到光明里。

……………………

——哦，你美麗的月光，
如水清的月光，
照臨着我們的心，
也洗滌浮塵的古城墻。
……………………
你踩過我的人影，
我踩過你的人影。
我們喜歡地，
往前走，走啊。
……………………
去追尋前途的新夢。
……………………
……………………

——親愛的，你把胳膊扣緊些，我有點冷，有點頭疼。

——是的，明，你的頭很熱呢！

——不要緊，我想我還可以前進，請你握住我的手，我們一定會走到我們的目的地。

……沿着護城河的岸邊一望都是靜靜的樹林。

我們沿結霜的河堤往前走着。

——站住，手伸起來。

三個穿黑色制服的人，腿上有一段白，帽子箍也是白的，拏着亮閃着刺刀的槍，對準我們的心口窩走來。

我想，完了，這一定完了。

不過，我想反正是死，與其死在屈服，勿寧死于奮鬥，走，我們一定要走，偏不站住，手也偏不舉起來。

颼的一個耳括，把我打個昏。

我立刻就跌到遺忘的境地，自然也忘記了你。

四　雪

——親愛的，這是什麼地方？

——你幹嗎老是不做一聲兒，低着頭，你看啊你看，我手腕上扣着的是什麼東西，咬嚙着我的脈膊，還有我的腿也帶上了鐵練晄啷晄啷的。

我想要往外走，我手扶着鐵窗柱看見外面是在下雪了。

——雪啊，自由飄飛的雪，
請你把人世上的醜惡和不平
都深深地埋葬吧。……………

五　冷靜的街上

我彷彿做了一個夢，夢醒了看見我們還是在冷靜的街上走。

街上揚着清　的雪花，我聽見一縷哭聲。

——是哭聲？——我問你。

——是哭聲的。

我知道哭聲是從哪兒傳來的。就在那路旁小土巷里。我的靈魂深處感到戰慄了。

——可怕呀，這黑暗的街，有着更夫與脚印的街……月影下的街……落雪的街，冰冷又透出哭聲的街……

——我覺得我們是遊地獄，你說是不？

——明，你別太興奮吧，那對於你是有害的。

——有害？我可不知道。

……………

一輛馬車從我們的身邊掠過，車鈴叮噹地踏響着。隨後土巷里傳出幾聲疲倦的犬吠。

又是冷靜佔據了一切。

我們走在路燈旁的樹影下。

一片稀疏的樹影，寂寞地描繪着十二月的冷靜的夜街。

我不知道我們會走到哪里去。

六 別了古城

……別了，別了，
你唱着歌隨風送我：
——你失了故土的年青人喲，
我的好友，
這裏沒有你生存的權利，
用鐵窗關閉你，
用警犬追逐你，
……………
你像一片落葉般
在海潮上頭
隨處任飄流。
……………
……………

別了，別了，我向你招手，向古城招手，向晨星招手，向冷靜的街上招手，辭別了你就走，連頭都不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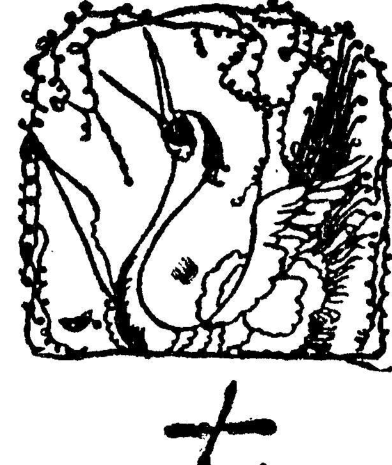
——連頭都不回——我聽見你這麼說的。

——究竟回頭有甚麼用呢，親愛的，我問你。

——算了吧，免去那怯畏的滯留，徬顧和麻煩。

——再見，再見。

一九三七，三月初脫稿。



在城市裡（四十一）

張天翼

大家的眼睛都釘着丁壽松，叫他感到有刺刺着他似的。他在鼻孔裏哼着：要說的話給卡在裏面，給他們那種氣勢壓得迸不出聲音來。他想要走——可又不敢。他似乎知道他該給他們對付個痛快，要是他逃開了一掃了他們的興，那就得有更大的禍事。

可是他頭腦子發昏，簡直摸不準會有怎麼個結果。他看見了芳姑太，這才哀求地說明來意：

『我沒得地方安身，姑奶奶，姑奶奶……』

找事的話他不敢再提了。他祇是想來求他們給他住一下，哪怕狗窠裏都好。他爲了他家姑奶奶的事——竟得罪了唐老二。他給攆了出來。

『住在這塊！』溫嫂子大聲插進來。『你是什麼東西！——住在這塊！』

丁壽松霎着眼睛——擠出了淚水。這下子他連借鋪的事都不敢再想，祇求借幾個盤纏回鄉裏去。

『挨餓也回到鄉下去挨。姑奶奶，做做好事放我走罷：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

那位姑奶奶沒了主意。看看這個，看看那個，於是退了下去。

『溫嫂子，』她輕輕地叫。『要不要給他點個錢嗄，照規矩是——』

『嗳唷喂你眞是！給錢哩，還！』

芳姑太用手慢慢抹着衣襟，手指慢慢捻着。她老遠地想了開去，不出聲地噓了一口氣。看見打牌的人已經一個個回了進來，笑着說着話，她就彷彿從他們身上得到什麼的樣子，用試探的聲調跟溫嫂子商量了一下：

『唉，其實就是這個樣子，你看呢？……有點個可憐。……』

她掏出了三塊錢，帶着怕溫嫂子不贊成的神氣交給溫嫂子。那個吃了一驚，可也接過來塞進衣袋，還瞧見她手在衣裳裏面不安地動着。

『走！』溫嫂子把發着暈的丁壽松一推。『這是你家姑奶奶給你的五角大洋！』

『不過——我怎麼够呢。求姑奶奶再——再——』

『滾你的臭蛋！……好玩哩！——人家布施你，你倒講起價來！』

丁壽松哆嗦着腿子走了兩步。他覺得還有一線希望。芳姑太心很軟，做事沒主意：他怎麼不當面去苦求一下呢。並且她一有機會就要替祝壽子積點福的。於是他站住，暫時可還不回過臉去：他知道溫嫂子在他背後瞧着他。他祇嘟噥着：

『我到姑奶奶那塊去謝-謝……』

『滾你的哦！……還謝哩！——姑奶奶喜歡你得很哩！……還不走！滾！』

那位客人楞在那里瞧着她，莫明其妙地動了一動：好像是想要走，又好像要招呼別人一句什麼。時間彷彿已經停在這里沒往前進，要等他打算好下一分鐘下一秒鐘他怎麼辦——才再走下去。

『五角大洋……五角大洋……』他喃喃地說。

就這麼回家鄉去啊？念頭一觸到了他家鄉，就似乎想到了一條蛇，身子打一陣戰。他想不透，什麼事都想不透：這一切總有個什麼東西在那里搗鬼，所有的彆扭都是牠弄出來的。

『怎麼的呢，怎麼的呢？……這是我的命不好。』

於是他決定回家：他能够走的祇有這麼一條路。他現在忽然有種溫暖的感覺在心裏烘着。他恨不得叫起來——『回鄉裏去，回鄉裏去！』唉，眞是的！鄉裏！他再也不去想到牠那種窮勁兒，不去想土匪，不去想餓得逃荒的那些日子：連他自己都不知道是故意不去提牠，還是眞的想不到。他祇是糢里糢糊覺到了青草的氣息，家裏那條狗的親熱叫聲。祇要吸吸鼻子，還聞得出肥肥的粽葉香，聞得出他那本賬簿的油膩味兒。

他轉身走的時候，眼淚就再也忍不住了。

『我回去。……餓也要在家鄉餓死。……幾點鐘有船呢？……』

可是記不起。要是今天沒有船了——晚上到哪塊去歇呢，身上祇有這幾毛錢？

溫嫂子站在那里，看着他走到了外面院子。

他彷彿什麼也沒瞧見，什麼也沒聽見。那些女客男客的談聲笑聲都織成了一片——嗡嗡地響着，叫他覺着自己好像在一艘小火輪裏面。地也在那里盪着，分明是在水上漂着的。

如今有一些實實在在的情景——他得好好設想一下。他步子放得更加慢起來。

像他這麼一個丁壽松，特爲到城裏來謀財路，回去不帶一個東西麼？那些個泥腿子準沒句好話：

『嗯，松大爺不過跟我們一個樣子：到城裏去了快半年，還是挾了老包袱家來！』

『他告了半塊錢帮才走得動的哩。一向看我們不起——如今夾着個尾巴家來，看他還作威作福！……』

『該斫的傢伙！擋砲子子的！』丁壽松嘶嘶地駡，好像對面眞有幾個泥腿子似的。左手不知不覺把包袱挾緊了些。

正在這時候——響起了一種很熟的脚步子。他趕緊讓開，還轉開了臉。

那是唐十爺跟二少爺。那個對頭！——什麼都是他鬧出來的！不過別人祇瞟了丁壽松一眼，就怕引起正面衝突的樣子——裝做沒看見地走了過去。

跟手就是老太爺打他自己書房裏衝出來：

『我的眼鏡呢，我的眼鏡呢？』他對前面叔姪倆招了招手，『呃，呃！』一下子就發覺他叫錯了人——『哦，唔。』於是一面東看看西看看找尋着，一面到裏面廳子裏去。

老太爺書房也沒有關，也沒有一個人。

丁壽松眼睛一亮。有種什麼東西在他裏面燒着推動着，他眼睛很快地往四面一掃，身子像影子那麼一掠——閃進了那個書房。

牆上掛着的許多錶在響着，聽來牠們簡直是在比賽誰走得快。有隻把太性急了點兒，連身子都震得不住在那裏擺動。祇有幾個鬧鐘擺出付莊嚴派頭站得挺直，響音比牠們大，就顯得可以渺視一切的樣子。不過座鐘並不打算跟誰比賽，牠祇顧自己慢條斯理的——的，達。的，達。的，達。

哪一隻値錢些呢？

現在丁壽松沒有工夫來替牠們估價。他一眼就看中那幾隻小的。他心狂跳着，差不多要蹦出嘴裏來。手沒命地哆索着，連東西都拿不住。他要把這幾隻錶裝進口袋，一下子又記起他衣袋裏破了一個洞。於是他忙亂地往包袱裏塞。

突然——

『偷東西！偷東西！……』

誰這麼一叫——公舘裏的人全都鬨了起來：

丁壽松眼前發一陣黑。耳邊有放汽似的尖叫。他手脚軟軟的簡直站不穩：彷彿剛才那種緊張勁兒——把他全身的力氣都消耗光了。那些高升高媽跟警察們在他跟前嚷的，七手八脚抓住了他。

不知道什麼時候老太爺也跑了過來。他老人家跳着發脾氣：

『你什麼都容我不住，啊？連錶都要拿我的走！你到底是何居心嗄，你！……我什麼事你們都看不得！你們怎不去封茶店的門！怎麼不把報紙都燒掉！……』

他眼睛偶然瞟到了一個警察臉上，那個趕緊立正：

『是！』

『什麼事——哇啦哇啦什麼！』丁秘書長露了臉，手裏夾着一支雪茄。

那幾個警察刷的一聲：脚跟靠脚跟，小肚子吸進，胸部挺出。

『報告，這個人偷了老太爺的錶……』

侃大爺咆哮起來：

『我又不是巡官！——告訴我做什麼！……高福，高福！來！趕快打個電話到長途汽車站定小汽車！……眞不曉得辦的什麼事！到這時候還不去定車子！什麼事都要親自吩咐！……』

『回老爺！小汽車早就定好了。』

『什麼！』老爺一下子感到了失敗似的。『怎麼不早來回我的話！你辦的什麼事！……』

秘書長一轉身進去，這些警察就把丁壽松推到院子裏，一面揍着踢着，一面抓他走。

『走！局子裏去！』

丁壽松臉上兩片靑的。眼睛下面腫了一塊，那旁邊還有幾條紅印。鼻孔裏淌着血，手給抓住了不好去抹，祇好勉强湊下臉去就着手背擦幾下。腿子老彎着，帶跌帶拐——好像他是給抬着走的。

這時候他反倒安靜了許多。嘴裏小聲兒央求着，彷彿給搔着癢——叫人別鬧玩笑的樣子：

『呃呃，不要打不要打……』

他拚命陪着笑，看看左邊一位，又看看右邊一位。可是誰都沒睬他。然後他覺得有點掃興似地想：

『這個——要吃多少時候官司嗄？……』

（未完）





黃伯度

黃伯度，原名瑞蕤，安徽舒城縣人，現年四十七歲。曾任安徽省議會議員，第一屆衆議院議員，皖南道尹，國務院秘書，總統府秘書，執政府秘書，國務院秘書長，國民革命總司令部秘書，上海警備司令部秘書長，中央賑務委員會主任秘書，全國水災義振會常務委員兼總務組主任，特給藍色大綬采玉勛章，現任駐日本大使館秘書。

編輯後記

觀察現前的國際形勢，列強正在擴軍備戰之中。反顧我國國勢之薄弱，危機之迫切，實有亟應積極武化的必要。本期的「非常的肆應與現時的準備」一文，意在提出一個準備非常時的計劃的綱領，很有些參考價值。

× × × × ×

本報最近提出青年問題的討論，已引起普遍的注意，我們接到各地青年紛紛的響應，這是我們十分感到欣幸的。本期所載「苦悶中的六年」一文，歷述近年來青年思想的演變，內容可以一讀。

× × × × ×

梁士純教授是燕京大學新聞學系的主任，他的文章中所學出的新聞界當前的使命，是全國報人所應當努力負起的。

× × × × ×

國民大會期，距今只有數月，國人對於憲政問題，亟應貢獻所見，以收集思廣益之效。蕭公權教授的「施行憲政之準備」一文，勉國人作施行憲政之準備，此文從教育方面立論，是關於施行憲政問題的根本討論。

× × × × ×

「太平天國史事雜錄」稿應於上期刊出，因稿件遞到稍遲，特於本期補登，以後此稿當與蕭一山先生的「戈登文書」間期發表。

編者


彼常導余入
康健之路
SCOTT'S EMULSION OF PURE COD LIVER OIL WITH HYPOPHOSPHITES OF LIME AND SODA
兒童之健全者常喜運動游戲，反之則萎靡不振，殊可憂慮，常服「司各脫乳白魚肝油」之兒童，其精神之活潑，舉動之伶俐，處處皆能勝人，故欲造成兒童之健康，非此品不能達此目的，蓋因其中所含維他命與鑛質等多種名貴質素，確於兒童最為滋養，常服之，能使身骨堅强，發育健全，凡為子女幸福計者，宜即採用，但須認明漁夫商標，庶免歧誤。
各大藥房 均有出售
中國總經理 英商十內門洋碱有限公司
請認明漁夫商標
司各脫
乳白
魚肝油

國聞週報

（第十四卷第十八期）民國廿六年五月十日出版

編輯者　國聞週報社　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

發行者　國聞週報社　電話　八二六二四

印刷者　上海大公報館　愛多亞路　一八一號

THE "KUO WEN WEEKLY"
181 Avenue Edward VII
Shanghai
China

分發行所

天津　法租界三十號路大公報館
南京　建康路大公報分館
南京　馬路街四號大公報辦事處
北平　西交民巷大公報公館
漢口　黃陂路五十一號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鄭州　大公報分館
南昌　大公報分館
成都　華陽書報社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無錫　茂記大房書報社
重慶　機房街二號建華公司圖書部

定價表

預定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國內日本	郵費 香港澳門	郵費 國外
零售	一冊	一角五	一分五厘	六分	一角五分
一季	十三	一元五	一角九分五厘	八角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	廿五	二元六	三角七分五厘	一元五角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	五十	五元	七角五分	三元	七元五角

寄欵以通用鈔幣爲限
郵票代價照九五折算

如須掛號每份另加九分
快郵每份一角三分
航空每份四角五分

廣告價目

等級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	七十元		
優等	底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三十元	
上等	封面底面內面及畫報前後正文前頁	四十元	二十二元	十二元
普通	正文中及正文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八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欲改用色紙或彩印者價目另議繪圖設計代製銅鋅版費用另加長期刊登酌量優待其辦法請向敝社廣告部接洽詳章函索即奉

本報投稿簡章

一、本報論文與文藝等各欄、均歡迎投稿○篇幅自四千字起、至一萬字左右爲限、投寄之稿、望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稿件如附有插圖時、請用黑墨繪成爲盼○

二、譯稿請附原本、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注明○

三、稿件本社有酌量删改權、如不願删改者、請先附帶聲明○

四、稿末務請注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揭載時之署名、由作者自便○文後如能附有作者簡明略歷、以便介紹尤佳○

五、稿件在四千字以下者、概不退還○長文如欲退還者、請附足郵資○稿件登載與否、不能預先奉復○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

六、稿件經揭載後、由本社酌奉薄酬○如登載一月後、尚未收到酬金、即希來函查詢○登載之稿件、如已在他處發表、概不致酬○特別稿件、酬資從豐○

七、本報徵求各地有新聞價值照片及風景寫眞、並徵求時人照片○（須附有歷略）名貴攝影假印後、亦可奉還○

八、投稿請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編輯部收、祈勿寄編者個人○

本報編輯部謹啓

讀者注意

如有詢問事件或改寄地址者通信時務將（一）定單號數（二）定戶姓名（三）在何處訂（四）原寄何處詳細寫明寄上海愛多亞路一八一號國聞週報發行部報費郵費請照定價表寄欵新訂續訂均須註明起期如遇重複定單開出概不負責